

教師日記

子愷自題



爸爸寫日記



新秋

萬光書局印行

教 師 日 記

豐 子 愷 著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教師日記

原序

吾素無日記。昔年常有人以日本製之皮脊金邊日記冊相贈者。吾惜其冊，勉強爲之，不旬日而中輟，諸冊皆殘廢。蓋故國閑居，生活平凡悠逸，既無可記，亦懶於握筆。勉強爲之，則虎頭而蛇尾也。廿六年冬，倭寇以迂迴戰突犯石門灣。吾倉卒辭緣緣堂，率親族十餘人徒手西行。轉輾遷徙，至廿七年夏而始得安居於桂林之兩江。在途已逾半載矣。此半載之中，生活誠不平凡。每於舟車旅舍之中，抽閒記錄，得五篇：曰辭緣緣堂，曰桐廬負暄，曰萍鄉聞耗，曰漢口慶捷，曰桂林講學。日記之習慣蓋自此養成。及抵兩江，安居而有定業，生活又成平凡。然蠻夷猾夏不已，神州喪亂日甚。吾身雖得安居敬業於山水之間，吾心豈能如故國平居時之悠逸哉？夫往而不返者時也，興而不息者感也。而况得虎口之餘生，覩蒼生之浩劫，吾今後豈得優遊卒歲，放懷於雲林泉石之間哉？於是立此日記，以續於前五記之後，雖無皮脊金邊之冊，亦將逐日爲之，而無中輟

之患矣。此不僅記事志感而已，亦將以勵恆心而習勤勞也。昔陶侃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吾逐日所記雖無足觀，聊勝於無情之甓耳。是爲序。民國廿七年十月廿三日夜，子愷記於桂林兩江圩泮塘嶺謝四嫂家。

付刊序

此教師日記，有一小部分曾登載於廿八九年間後方各雜誌上。大部分則未曾發表。自從此一小部分發表後，我數年間行蹤所至，遇見新朋舊友，必相問曰：「教師日記近在何處發表？」或提出日記中某一瑣事相詢。計所遇十人中，約有八九人讀過此日記。而未曾見面之讀者，遠道來函詢問或談論此日記者，尤爲不可勝數。此誠出我意外之事。早有友人勸我將日記結集付刊。我因奔走遷徙，人事業六，無暇校改，一直擱置。近得安居於沙坪小屋，心情稍定。得吾婿慕法及表姪璋圭二人相助，遂將日記付刊。寫完此付刊序，舉頭看見齋壁上掛着古人詩句：「花飛莫遣隨流水，怕看漁郎來問津。」心中不無悵悵。卅三年勞勩節子愷記於沙坪小屋。

教師日記

廿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起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校舍建築尙未成功，學校在斧斤影裏，杭育聲中先行開課，將來擇吉補行開校典禮。今天上午七時十分，行最初次的紀念週。全校學生一百三十餘人，教師十餘人，雍容一堂，行禮如儀。我脫離教師生活，十年於茲。今日參加此會，猶疑身爲來賓，不知自己已是此劇中的一角色了。

校長和教務主任講了誠懇無間的訓話之後，校長便拉我講演。我推辭。學生席中一陣鼓掌聲把我趕上臺去。許多臉孔仰望着我，我心中不免有些不自然。但立刻想起現在是角色登台，十年前當教師時曾經磨練過的那種演劇的本能就復活起來，簡短地講了一番話。大意如下：

「我與諸君行過相見禮，並且共唱黨歌。我們已由禮樂結合，成爲新相知了。古人云：「樂莫樂於新相知。」我今天覺得非常快樂！」

我們的新相知，實在是很難得的：前幾天，我曾在桂林城內監督你們入學攷試。那時我對着滿堂的投考者，曾經想道：不知這數百人中那里的幾位，是我們的學生，將與我共數晨夕？我看看數百隻臉孔，但臉孔上並沒有寫明，我不得而知。今天我才知道，原來與我有緣的就是你們這幾位！你們恐也有這樣的感想。當你們在考場中看見我時，也許有人真心想道：不知這鬍子是不是我將來的先生？但現在你們也知道了。投考者有數百人之多，其中大多數與這學校無緣，偏偏你們這幾位有緣。這不是很難得的麼？這是難得之一。

其次這裏的諸位先生，是由中華民國各省各地會集攏來的人。有河北人，江蘇人，浙江人，安徽人，湖北人，湖南人，彷彿是全國各省的代表！因了國難，東西南北地集合攏來，來作你們的導師教師。這是難得之二。

又次，桂林以山水著名於全國。我們這學校位於山水之間，風景特別美麗，青天白日特別鮮明！我們有這樣的好環境，是難得之三。

有這三重難得，我們的新相知特別快樂。希望諸君今後努力用功，不要辜負這難得的好機會！」

九時十分，我第一次上課，高師班的美術。點名後首先問：「剛才我在紀念週講話

，你們都能懂麼？倘有聽不懂的，請舉手。」沒有人舉手。我很高興，就對他們講美術的範圍和學習法。其言大體如下：

「美術，包含那幾種東西？自來界限模糊。中國古書中，曾把音樂也歸入美術範圍內。則美術彷彿就是藝術。但我主張，美術的範圍應限於視覺藝術，即所謂造形美術。藝術舊有八種，即文學，音樂，演劇，舞蹈，繪畫，彫刻，建築，工藝。近添照相電影二種。我主張在中國應再添書法金石二種，則共得十二種。這中演劇舞蹈，只除了文學和音樂與眼睛無關外，其餘的十種均用眼睛鑑賞。不過其，建，工，電影三種用眼睛之外又兼用耳，稱爲綜合藝術。其餘的七種，即畫，彫，照，書，金，則全用眼睛，爲純粹的視覺藝術，即造形美術。學校中學彫我所規定的美術，就是這七種。七種之中，繪畫實爲其中心。美術專倘能從繪畫刻建築工藝的人，必須先從繪畫練習入手。學金石，書法，照相的人練習入手，必易於學成。故繪畫可說是美術的基本。的創作鑑賞因此你們的美術科，就以繪畫學習爲主體。此外附帶學習其他各種美上課開始，我的常識。大略每星期二小時中，一小時學畫，一小時講述常識。今天們就這樣奠定修習的方案。」

關於學習繪畫，我今天先指示你們一個方針：繪畫必從寫生入手。人物是寫生的最好材料。這校舍正在建築中，各種工人來來往往，有各種服裝，各種姿勢。這都是我們的寫生範本。希望你們於課餘之暇，用小冊速寫各種人物的姿勢，當比教室中的上課得益更多。但速寫時須注意一事：將兩眼稍稍閉合，看取人物的大體姿勢，而刪去其細部。切勿注目於細目而不顧大體。今我在黑板上姑作數例。舉一反三，則在你們自己。』

十時的簡師圖畫課。僅講圖畫學習法，即上文的下半，但講得特別疏略。因為這班里的人聽不懂我的語言，舉手者竟過半數。我的話風大受阻礙了。

十時四十分下課後返寓，途遇章桂。持醫生信催我即刻赴桂。因吾妻力民在桂林醫院患子癩症，要我去決定辦法。匆匆於二時半到車站，擬乘三時開之三班車赴桂林。彬然從車站來，報道今天是除曆九月初二。照例，初二十六下午車停班。我近來慣於逃難，對於橫逆之來，心君泰然不動。只是勉盡人力，以聽天命。於是我說姑且上站一看。

到站，適有一小汽車滿載行客，將開桂林。我要求附搭，得其許可，但只能坐司機之椅背上，身體屈作S形，且須出車資桂鈔二元五角。三點三刻，我的身體又由S恢復I，站在省立醫院的產科主任鄭萬育的面前了。

鄭醫師說，臨產期尙距三星期。但一患子癩症，今天非生產不可。倘延遲則危險性增大。他決定四點鐘行手術。我到得正好。又說，或破肚，或人工生產，須再診後決定。又說，萬一不能大小兩全，則保大抑保小？我知道生產破肚並無危險，關於手術悉聽醫師決定。至於不能兩全，則當然保大。醫師卽出證書要我簽字蓋章。無印泥，用指蘸紅墨水抹印面而蓋章，結果意外地清楚。

我到醫院時，聯棠梓生魯彥丙潮諸君皆已在場，分我憂患，壯我胆量，心實萬分感激。此時我謝諸君，請其返家。梓翁獨留，相與坐手術室外走廊內燒香烟，談廣州失守武漢放棄事。娓娓兩小時，而新枚（此是我第七子，名字在胎中時預爲取定。）出世，大小平安。蓋鄭醫師不但手術高，醫德更高。其動作之周詳，態度之和藹，令人感佩。母子二人平安脫險，實是他的醫德的所賜。他是我的讀者，一見相契。看護士中亦有周女士，爲我昔日在上海時之學生。十餘年後五千里外患難中相遇，亦奇緣也。六時半出醫院，拉梓翁到秀林，飽餐一頓。夜宿崇德書店章桂床中。（章桂留鄉）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昨在汽車中屈曲一小時，晚上全身甚酸痛。疲極酣睡，今晨爽然復健。七時梓翁來

，同赴東環路送馬先生離桂赴宜山。吳敬生君亦在場，匆匆話別，卽到醫院。途中忽見桂林城中黯淡無光，城外山色亦無理唐突，顯然非甲天下者。蓋從此刻起，桂林已是無馬先生的桂林了。

力民病勢頗重，昏迷不省人事，賴葡萄糖針及強心針維持。新枚頗壯健，哭聲大於院中一切嬰孩。其脚先出世，經醫師拉扯，腿骨微有恙，但醫師云日後必可復原。是晚我與陳寶（我的長女）宿病室中。病室爲隔離第六室，院中人簡稱之爲「隔六」。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拂曉，力民忽蘇醒，且索食。自言自入院後卽失知覺，直達這時候方才醒悟，但覺全身疲乏，却並無痛苦。這樣說來，這回她雖然不是平產，却比平產更少苦痛，真是所謂「因禍得福」了。她不相信已生下一個孩子，更不相信孩子是男。陳寶特請護士抱來給她看，方始疑信參半。我也直到此時方知嬰孩是男。昨晨送別馬先生時，馬先生道賀後卽問我所生是男是女，我不能答，但說是一個「人」。聞者皆失笑。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5

鄭醫師說，臨產期尙距三星期。但一患子癩症，今天非生產不可。倘延遲則危險性增大。他決定四點鐘行手術。我到得正好。又說，或破肚，或人工生產，須再診後決定。又說，萬一不能大小兩全，則保大抑保小？我知道生產破肚並無危險，關於手術悉聽醫師決定。至於不能兩全，則當然保大。醫師卽出證書要我簽字蓋章。無印泥，用指蘸紅墨水抹印面而蓋章，結果意外地清楚。

我到醫院時，聯棠梓生魯彥丙潮諸君皆已在場，分我憂患，壯我胆量，心實萬分感激。此時我謝諸君，請其返家。梓翁獨留，相與坐手術室外走廊內燒香烟，談廣州失守武漢放棄事。娓娓兩小時，而新枚（此是我第七子，名字在胎中時預爲取定。）出世，大小平安。蓋鄭醫師不但手術高，醫德更高。其動作之周詳，態度之和藹，令人感佩。母子二人平安脫險，實是他的醫德的所賜。他是我的讀者，一見相契。看護士中亦有周女士，爲我昔日在上海時之學生。十餘年後五千里外患難中相遇，亦奇緣也。六時半出醫院，拉梓翁到秀林，飽餐一頓。夜宿崇德書店章桂床中。（章桂留鄉）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昨在汽車中屈曲一小時，晚上全身甚酸痛。疲極酣睡，今晨爽然復健。七時梓翁來

，同赴東環路送馬先生離桂赴宜山。吳敬生君亦在場，匆匆話別，即到醫院。途中忽見桂林城中黯淡無光，城外山色亦無理唐突，顯然非甲天下者。蓋從此刻起，桂林已是無馬先生的桂林了。

力民病勢頗重，昏迷不省人事，賴葡萄糖針及強心針維持。新枚頗壯健，哭聲大於院中一切嬰孩。其脚先出世，經醫師拉扯，腿骨微有恙，但醫師云日後必可復原。是晚我與陳寶（我的長女）宿病室中。病室爲隔離第六室，院中人簡稱之爲「隔六」。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拂曉，力民忽蘇醒，且索食。自言自入院後即失知覺，直達這時候方才醒悟，但覺全身疲乏，却並無痛苦。這樣說來，這回她雖然不是平產，却比平產更少苦痛，真是所謂「因禍得福」了。她不相信已生下一個孩子，更不相信孩子是男。陳寶特請護士抱來給她看，方始疑信參半。我也直到此時方知嬰孩是男。昨晨送別馬先生時，馬先生道賀後即問我所生是男是女，我不能答，但說是一個「人」。聞者皆失笑。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今日起醫生許產母食麥片。但葡萄糖針仍不止，且每次打一百cc。廣州失守後，藥物來源斷絕，剩貨皆增價，該針10%者每匣八元（桂幣下同）20%者十元，25%者十二元，50%者十六元。有藥可買，還是幸事。力民素無奶，新枚仰給於牛。昨已爲買到牛奶約二三月之糧。下午擬返鄉，同一吟（我的幼女）到桂益行，適是日無車，原因不明。唐現之，王魯彥，朱雯三君在站，即同赴西湖酒店吃茶。晚唐邀王朱及我在樂羣社便飯。歸院，力民已大好，索鷄湯。我赴附近飯店買一腿，屬陳寶於院中炭爐上煮湯，下麵給她吃。醫生不准她吃鷄，我們偷偷地給她吃了。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晨五時，與一吟離院赴桂益行，天方破曉。車直到七點半開，九點始到家。上午有課兩小時，已來不及去上。且日來奔走甚疲，今天要休息了。我赴桂之次日，恐岳母年老，聞力民在院難產，不勝其憂，故不惜來往車費（桂洋三元六毫）特派楊子才君下鄉報信。故家人早已安心。今我返家，備述詳情，皆大歡喜。諸兒更盼早見新弟。華瞻即於是日下午上桂林，以慰其母，視其弟。

牛棚（即我的書房）上漏，我書房遷彬然所曾居之西室。擬請上人修牛棚之漏，平

牛棚之地，留給新枚居住。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將來力大如牛，可以衝散敵陣，收復失地。至少能種田，救世間的餓人。即使其笨也如牛，並不要緊。中國之所以有今日，實因人太聰明，不肯用笨功的原故！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爲新枚誕生，請假已四天了。今日繼續授課。九點十分有課，八點一刻須動身。因爲我家離校是有五里之遙，我步行需三十五分鐘。若在平時，非坐黃包車不可。現在沒有代步的東西。況且環境中的人都苦幹，視步行五六里不但是應該，且是樂事，因爲他們是做苦工的。在桂林時，看見本地人皆勇于逃飛機，自己也不免胆小起來。現在看見本村人皆苦幹，自己也不覺耐苦起來。這在我實在是大有得益的。教務主任體卹教師，把我的時間一律排在上午九時十分至十時四十分。我早膳後從容地走三十五分鐘，上兩課後再從容地走卅五分鐘，於身體健康確有好處。聞此地冬日多晴，則行路不難，直可視爲每日的健身運動。記得昔年在綠緣堂時，醫生說我少運動，以致身體不健。我下一決心，每日與兒童在院中踢球一次，以代運動。但三天後即廢止。一則踢球無味，二則我口上生鬚，人視我爲老人。一老人與兒童踢球，見者大都好笑。被笑雖然不痛，但也難

受，因此廢止運動。現在上課要跑路，正是使我準時運動的好機會。即使校旁有好屋，我也不肯遷居了。

課二小時，皆簡師國文。教育廳規定用中華版師範國文讀本第一冊。其第二篇選的是我的隨筆——苦學經驗。這班學生有半數聽不懂我的話，所以今天先選我自己的文章，朗讀一遍，使他們聽我的口音。朗讀以前，先借粉筆之助，向他們說：

『我教你們國文，第一步先須使你們能聽懂我的話。我所說的，是浙江口音的普通話，難怪你們不懂。但我即使能說純粹的普通話，也不中用。因為你們是從廣西各縣來的人，而各持一說。』

現在我先朗讀我自己的文章，請你們仔細地聽，記牢了我的口音，以後能聽講。本來，我也應該學桂林話。一則我學會了桂林話你們也不會全懂，二則我們有年紀的人舌根較硬，不便改換方言，不如請你們年青的人聽我的方言，較為合理。況且，這於你們有很大的益處：這會來教你們課的先生，有中國各省的人，各省的方言你們都得聽到。言語對於文化有很大的關係。你們聽慣了中國各省的言語，胸襟和氣魄也會廣大起來，不限于廣西一省，而擴張于中華全國。這種訓練，在你們廣西人是很受用的。』

十月三十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乘車赴桂林。先到崇德書店看丙潮病，知爲發瘡，當無大事。卽赴醫院，見力民體腫已退，看似較瘦，而實乃恢復健康。據陳寶華瞻言，醫生已許吃雞湯，且謂只需休養，已無危險。華瞻正午卽乘車返鄉。我同陳寶在秀林吃飯，買葡萄糖針及什物。陳寶先返醫院。我則訪問吳彥久，張梓生，魯彥夫人等。彼等于我不在城時，常去醫院探訪，其好意當感謝也。夜又訪吳敬生兄，探詢馬先生消息，司機未返，尙未有音信。但料想必安抵宜山。

夜返醫院，聞陳寶言今日手術室有人割腿，其腿被瘋狗所咬，毒發不可留，故割去之。護士領她去看割下之腿，宛如轟炸後所見，但不覺可怕。此言甚有道理：同是斷腿，一因于仁，一因於不仁，給人印象當然不同。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五時起身赴桂益行乘車，返鄉已八時半。卽赴校上課。

今日二課，爲高師美術與簡師圖畫。令各作一能作的畫繳來，使我知道他們的美術

修養的程度，以便規定我的教法。且此種畫卷又可蒐集起來，歸我保存。將來他們畢業時，我可拿出來比較一下。畢音進步多少。並可留作初相見時的紀念品。五年十年之後，我們相見，拿出這冊子來看看，追懷既往，亦可勉勵來者。諸生聞我此話，默默地作畫了。不知他們作何感想。廣西人的臉孔上，表情不很顯明，我無從測知。我在教室中徘徊了兩小時。

十一月一日（星期二）

校中時鐘改早，與我的錶不對，我到校已脫簡師國文一課，約下午補授。第二課爲師訓班圖畫教材教法。上星期我請假，今天還是初次上這班的課。先請不懂我話的人舉手。結果大家不舉手，我很高興。爲講圖畫教材問題如下：

一 圖畫教材甚廣，凡宇宙間森羅萬象，無一不是圖畫教材。把各物的畫法一一教給你們，例如今教畫馬，明天教畫牛，後天教畫花，再後天教畫鳥……十年也教不完。且所教的限於各物的某一種狀態，死板而不能隨意應用。中國舊時的學畫法，便是犯這毛病：學畫者大都備芥子園畫譜一冊，依樣描葫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舉一而不能返三。因此多數的中國畫毫無創意，大都是在抄東襲西從各種畫譜

中所摹得的景物堆砌起來，成爲一幅。因此畫中景物拘泥於古代。例如人物，必作古裝；例如舟車，必作古制。二十世紀的畫家，對目前景物如同不見，而專寫古代狀況。這是何等不合理的事！他們的工作，實在不是作畫，只能稱是「湊畫」。你們學圖畫，切勿犯這毛病！要你們不犯這毛病，我不把各物的畫法教你們，而教你們一個「一通百通」的方法。這方法包括一切圖畫教材了。

所謂「一通百通」的方法，便是訓練你們的眼睛和手。我們的眼睛原來具有對形狀色彩的辨識力。人的臉貌，形狀色彩千差萬別，而普通人都不認錯他的親屬朋友和識者。不滿一歲的嬰孩，也能辨識母親或乳母的顏貌。這是證人的眼睛，對於形狀色彩原來具有辨別力。不過一般人沒有受過圖畫的訓練，對於形狀色彩的不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看到兩隻不同的臉孔時，辨別了他們的不同還不滿足，必須研究其所以不同的地方何在。對於山水樹木花鳥器什的形狀，亦復如是。堆積這種研究，能辨識各物形狀色彩的不同所在後，你的手便會與你的眼合作，而在紙上描出所見各物的特相。「得心應手」，即是「一通百通」。一通百通，則凡看得見的，都畫得出。無論到什麼地方，無論教何種學生，都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而

緒君在學的一年中，請努力訓練自己的眼睛，我則從旁加以指導』。

下課後，在校與學生一同吃午飯。這樣的飯，我有十多年不吃了。默默地吃，容易吃飽，我吃了一碗半就罷。下午在王傅二兄的房間中休息閒談。二時四十分，爲簡師補國文課。上次講我的「我的苦學經驗」，其主要目的是使他們習聽我的口音。至於自白我爲學的經驗，勉勵他們爲學，却是副目的。因爲我未諳他們的性格，尙不能決定教學的方針。今天我教他們讀廚川白村的 *Essays*。因爲我曾閱入學試驗的國文卷子，記得以「人生於世」開篇的卷子很多，料想廣西青年中犯此毛病者必有其人，故提倡 *Essays* 以調濟之。魯迅先生譯筆太過謹嚴，有幾處難怪學生看不懂。經我在黑板上改譯中國文式的，猶有人看不懂。懂的人亦似乎少有興味。事後我方知所選程度太深。下次當降低標準。

四時返家，牛棚地已由工人填平，漏尙未修。明日無課，原定赴桂林。自覺疲勞，派軟軟（我的三女）代去。

十一月二日（星期二）

軟軟早晨乘車赴桂林。今日我無課，在家休息。午餐飲茅苔酒，味甚美。此酒乃是吳敬生送馬先生，馬先生送王星賢，而王星賢送我的。王星賢送我時說，不吃不妨轉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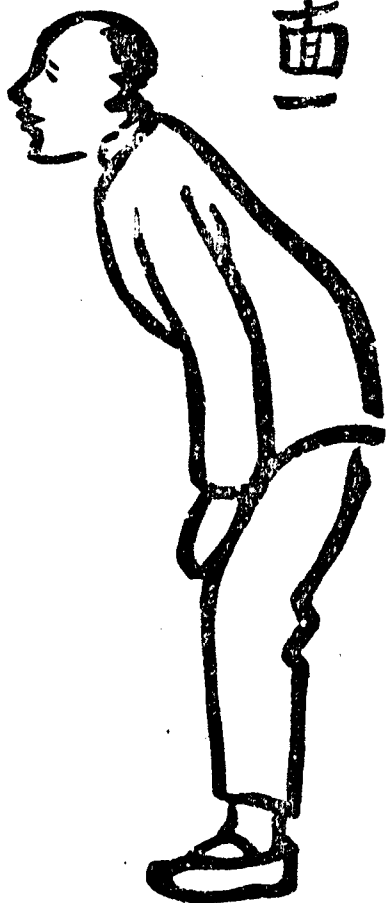
他人，但勿送吳敬生。我恐吳敬生亦是別人送的，還是由我把牠吃了，使牠免於輪迴。

下午同林先到圩上，買甘蔗及麥餅。麥餅七鏹十個，味可抵劣餅乾。

十一月三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三點鐘，三班同學會聯開成立大會，由學生召集各師長參加。我上午十一時十分下課後，不得返家，專等三點鐘參加集會。住家離校太遠，畢竟不方便。在校午膳後，無事，躺在彬然床中看牡丹亭。聽見門外有人喊「報告」。開門一看，原來是一個學生要進來向傅先生（彬然是他的導師）請假。他一進門，即向彬然鞠躬。鞠躬時頭

面



仍垂直，眼看導師。其身體成來曲形，好象某種機器的一部分。我聽了看了，覺得好笑。原來這種都是軍隊裏的禮貌，受過軍訓的學生都學會了的。我真是少見多怪！等他出去後，我私下學學他

的鞠躬看，覺得很吃力，真不容易！這姿勢難看！好像是某種動物所有的。

一點半才來開會，還是校長在院子裏囉囉來的。行禮如儀的時候，我才想起今天恐要我講話，悔不在看牡丹亭時先準備一下。於是在靜默三分鐘（其實不到一分鐘）中思索一下，決定了講話的大意。誰知校長第一個上台，所講的和我所要講的一部分相同。我只得另找話材。校長講畢，我就被拉上台。沒有充分準備，短短的講了這樣的一番話：

「今天你們三班同學會聯合起來開成立大會，我就拿你們這地方所常常聽見的一句話來送你們。這句話就是「三位一體」。你們雖然分爲三個級會。但這是爲了辦事手續上的方便而分。實際上你們這三班人還是一體的，大家是桂帥第一屆的學生。既是三位一體，你們必須排除「我們」「你們」「他們」的意見，而分工合作。萬萬不可固執小團體的界限而互相磨擦。一切團體事業（尤其是在中國）的失敗，皆由於此。你們人數雖然很小，但也是一個團體，大家必須養成以全體爲心的精神。只要胸襟放寬。這胸襟是可以養成的。譬如：你們同桂林各學校的學生，同是廣西學生；你們與全國各校的學生，同是中國學生。推廣一步，你們與全國一切人，同是中國人。再推廣一步你們與世界上一切國民，同是人。再推廣一步，你們與天地

間一切禽獸草木，同是天之生物。所以外國人受非人道待遇，我們要代爲憤慨。禽獸被虐待，我們也要發同情心。你們能把胸襟放寬，人我之見自會減弱，彼此之爭自會消滅。無人我之見，無彼此之爭，實爲團體生活最大的幸福。團體要像人的身體：五官四體，決不互相爭鬥。故我勸你們，要把世界當作一個身體看。退一步說，要把中國當作一個身體看。退幾百步說，至少要把桂林當作一個身體看。這就是說，我們要有「萬物一體」的大胸懷。「三位一體」還是最起碼的。以上是我的贈言。

連日陰雨，今天忽然放晴。這預兆你們前途光明。願你們努力自愛！」

十一月五日（星期六）

今天上午簡師國文兩小時，是作文。托彬然代爲督課，自赴桂林。因爲力民已漸復健，明天或可出院，今天我準備去接。一早赴車站，到了十點半鐘方才開車。爲的是等客等貨。桂益行的汽車，開車沒有定時，車中也沒有好好的坐位。只是兩旁裝兩條板，算是坐位。中央就堆貨。賣票也沒有限制。有時擠起來，貨上坐滿了人，後面（門開在後面）還是不斷的擠進來。車中的人竟像鱗鱗魚一樣，手足動彈不得。顛簸了一小時

，到得桂林，全身筋骨發痛。我初坐這車的時候，疑心牠是逃難汽車。問本地人，才知道通車多年，一向就是如此的。

到醫院，問過醫生，知道明天可以出院。我就去訪吳敬生兄，向他借用小汽車，約定明天下午一時到醫院來接。晚上訪王魯彥夫人，知道她要遷居江東。是晚宿崇德書店。

十一月六日（星期日）

上午張梓生兄來醫院訪問。一位讀者胡君也來醫院訪問。他說有汽車赴昆明，若我有行李要帶昆明，他願代辦。我沒有行李托他帶，但念馬先生的十箱書留存桂林，最好托他帶到宜山。將來托吳敬生同他接洽。

下午一時吳敬生來醫院相邀，同赴兩江。經過二我軒停車片刻，給新枚拍一張照。他降生才十三天。這會是他最初一張照片。這會是他最初次出門。途中我對吳敬生說，這小孩子最初出門就坐這麼好的小包車，將來衣食住行中恐有「行福」。

三刻鐘即到兩江。托圩上人於竹椅上縛槓竿，當作轎子，抬力民到家。彬然星賢二兄均在家，星賢兄家有酒及鷄，邀敬生一同去吃。我陪敬生參觀我的牛棚（已改作房間

已改作書房）去吃鷄酒。敬生親自送我回家，我本應招待，現在就借花獻佛了。王星賢夫人手製的鷄，爲馬先生所稱道。今天我在牛棚裏吃鷄，變色而作。這真是一幅漫畫的材料，敬生於五時坐汽車返。我拿兩隻竹籃，一個葫蘆送在他的汽車上，帶去作爲紀念。

十一月七日（星期一）

今天把遠近法之理教給諸生。畫中的遠近法，正好比文中的文法，論理觀念清楚的，不學文法也能作文。透視觀念清楚的，不學遠近法也能作畫。故我主張遠近法不必一一細說，只要把透視的道理講清楚，使學生悟得了「把立體看作平面」的觀照法，就一通百通。我想在一小時內做完這工作。提綱挈領地說了一小時，學生中有的似乎領會了，但大多數表示茫然。這恐是我的奢望了。十年不做教師，不會對付學生，把學生當作朋友或家裏的孩子看，想在短期時間內教會一種技法，分明是難得成功的。

十一月八日（星期二）

昨晚閱簡師的國文卷，發見沒有一個完全通順的。標點亂用，文法不通，是全班共

犯的毛病。錯字之多，尤不應該！這只能說是高小學生的文卷，却不配稱爲高中學生的文卷。今天上課，我把各卷中不通的文句列舉在黑板上，當場改給他們看。並且同他們約法三章：（一）以後作文暫時不許用文言，至文法通順而止。因爲他們中有些人用似通非通的文言來掩飾文法的錯誤。（二）以後作文，先念一遍給朋友聽。他聽得懂，才可繳卷。他聽不懂的，都要改去。（三）標點不准亂用，字不許潦草。潦草者不給改。我初次做國文教師，起初很胆小，怕教不出。現在大失所望。但仍怕教不出。這樣的文章要教他通來，我那裏來這股神力？

改了兩黑板文句，不勝其頭痛。快步回家，來看新生的孩子，藉以調濟心情。兩三日來，幾小時不見就要想着他。自笑「丈夫亦憐少子」。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五）

今天續講遠近法，並在黑板上畫「桂師」兩個立體字，以爲遠近法的實例。講畢，令學生把自己的姓名作立體字，務須注意消點的統一。這練習兼有兩種作用，一方面練習遠近法，一方面練習圖案。桂師圖案設備不周全，寫生畫難教。卽有相當設備，一星期兩小時也不夠用。還不如教他們這種小玩意兒，便當一些。有畫才的，自能由此獲益。

陸聯棠君來校，在傅先生房間午餐。彼因近來華南吃緊，桂林人心搖動，故來兩江探聽開柳州的船，預備必要時裝貨走柳州宜山。當日下午乘車返桂，未及來泮塘嶺參觀我的牛棚。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六）

今天是中山先生生日，例假。上午八時開會，校長托人來通知我，我不去。因爲關於中山先生，我沒有話可講；而到會是必須講話的。

午與彬然兄同赴桂林。正值華南反攻大勝，爲之一快。在桂林見新朋舊友甚多。談華南戰事及時局，不乏奇聞。有人謂此次廣州失守，乃因該處軍人團長皆因事他往，城中全不戒備。故敵軍長驅直入，毫無抵擋。又有人言，我軍撤退後二三日，敵軍始入城。其間有機械化部隊冒懸日本旗入城，羣漢奸皆出歡迎，盡被用機槍掃死，可稱快事！又有人言，日本國幣在安南已打三折，我國國幣則打對折。故知敵國內虛空，在國際已失信用，其不能長期侵略無疑。又有人言，敵急於求和，又加一好條件：賠償中國民衆一切損失。果真如此，日本人當還我緣緣堂來，我就不必住牛棚，聽炸彈了。然而……

夜與彬然共宿崇德書店。吳敬生朱雯來談，共飲老米酒，至十時始散。丙潮子才自睡書攤上，將兩榻讓我們睡，復代為買物，招待殊周。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日）

據秘密消息，蔣先生在桂林，住樂羣社。萬一漢奸放此消息，今日桂林有被轟炸之希望。幸而不然。上午同梓生訪范壽康夫人，王魯彥夫人，復獨赴大中華訪林憾廬君。後二人皆新近自長沙及廣州退桂林者。憾廬乃一老人，態度誠懇，甚可敬愛。已來開明訪我兩次。今晨我訪大中華不遇，返崇德，彼正坐待，遂得快晤。惜為時匆匆，十一時即相別，與彬然乘車返鄉。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

上午上圖畫科，與諸生約：每週第一小時講理論，由我主動，發講義或講話。第二小時實習，由諸生主動，各人隨意作畫（或寫生，或創意，或圖案）請我批改。今日為第一小時，發圖畫與人生講義。這是前年教育部請我在中央廣播電台播音講演的講稿。措辭甚長，本不須再講。但前日檢點一遍，覺得其中有許多地方，能再加補說最好。故

在教室從新播音一次。賴有黑板的幫助，講得更加詳細，諸生似乎都能懂得。

馬先生寄我一詩，題曰「贈豐子愷」。抄錄于下：「人間真相畫不得，眼前萬法空崢嶸。」真是良話！我的畫集人間相所描的實在是地獄相，非人間真相。明知驅刺乃小道。但生不逢辰，處此末劫，而根氣復劣，未能自拔於小道，愧恨如何！

贈豐子愷

昔有顧愷之人稱三絕才畫癡今有豐子愷漫畫高才驚四海但逢非汲歌者卿所至兒童識姓名人生真相貌不得（君自題其畫曰人間相）眼前萬法空崢嶸護生畫了畫無常（護生無常皆君畫集名）綠綠堂築禦兒鄉（君家崇德榜其居曰綠綠堂今燬于寇）吳楚名城一朝燼展轉流離來象郡誰言殺盡始安居（龐居士偈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此言殺者謂斷無明也）此是無常非歲運亂峯爲筆雲爲紙點染虛空如妙指晴陰昏且異風光萬物何心著憂喜每憶栖霞洞里遊僊靈魑魅話無休（在桂林時與君同遊是洞導遊者歷指洞中物象述成故事言皆謬口予因謂君世間歷史或亦類此）石頭何預三生業國史猶爭九世讎吾欲因之鏟疊嶂不見神堯天下喪書契結繩等膠漆鷄狗比鄰相譙讓琴臺漢上已成灰破壘焦原百事哀巴蛇吞象知無厭黃鶴西飛遂不回豪情壯思歸何處夢中勳

業風前絮豈如華子能操戈不信留候能借箸伏波山下酒初醒一別灘江入杳冥丹穴空桐
 堪送老白龍青鳥惜零丁（白龍洞青鳥峯並在宜山）若知緣起都無名始知名言離四病
 如江印月鳥飛空幻報何妨論依正畫師示現無邊身（華嚴偈云心如工畫師能出一切相
 予每謂君三界唯心亦即三界唯畫若問畫是色法無色界作護生畫答曰空處著筆）癡與
 無癡共一真騎得虎頭作龍猛會看地獄變大人（顧愷之小字虎頭龍樹菩薩玄奘譯名龍
 猛騎虎頭把虎尾禪師家恆言亦即龍猛真智也君嘗題其畫曰人間相其實今之人間殆與
 地獄不別予嘗謂君師之任在以理想之美改正實現之惡故欲其畫諸天妙莊嚴相以彼易
 此使大地衆生轉煩惱爲菩提則君之畫境必一受至道矣）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二）

近來發見一條到車站的近路：穿過松林，通過荒塚，不到一里路便是車站。然後走
 公路赴學校，約比從前走的路減短四分之一，緩步亦只需三十五分鐘。只是荒涼滿目，
 四顧無人。今日天陰風勁，倍覺淒涼。走在路上，我常想起陶淵明的詩：「荒草何茫茫
 ，白揚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嫌他不祥，把念頭拋開。但走了一回又
 想起了。環境逼得你想起這種詩。

今日簡師國文，講標點用法。他們大多數還沒有認識標點在文章中的有機性，大都看作舊時的句讀，寫完了文章然後附加上去。從今天起，我要他們隨寫隨加。養成習慣，標點的用法自會知道了。

讀葉夏合著文章講話，覺得有幾章給我的學生讀，還嫌太深。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四）

今日（舊歷九月廿六日）是我生日。年年此日必罷工一天，以資退省。今雖時值非常，此例亦不願廢止。早晨差嫂嫂（女工也）送信至教務處，請假一天。

喝了兩杯老米酒，閉目靜坐，對過去生涯作一次總回顧。這次回顧，所見與往年略有不同。往年走的都是平路，今年走的路很崎嶇。站在崎嶇的丘壑中回顧過去的康莊，覺得太過平坦，竟變成了平凡。再過四天，十一月廿一日，是我們的逃難周年紀念日。過去一年中，艱苦，焦灼，緊張，危險，已經備嘗。在他方面，僥倖，脫險，新鮮，快意的滋味也嘗過不少。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以比方我這一年間的生活，很是恰當。過去的生活，猶如一片大平原，長路漫漫，絕少變化，最多不過轉幾個彎，跳幾道溝，或是渡幾乘橋梁而已。這一年間的崎嶇之路，增加我不少的經驗，

給我不少的鍛鍊。然而我決不是讚美崎嶇之路而不樂康莊大道。誰不願在康莊大道上緩步徐行呢？但走崎嶇之路也有牠的辛勞的報酬，並非全然不幸，尤不必視爲畏途而叫苦連天。這一點精神，是我四十一歲生辰的退省中可以自慰自勉的一事。至少希望我的孩子們將來能接受我這筆遺產。

說起孩子們，想起還未滿月的新枚。十年不育，流亡中忽添了這一個嬰孩，打破了十年來家庭的岑寂，改動了十年來固定不易的家庭的章法，又可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個著例。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五）

兩天不到校，一到校就聽到緊張的消息：岳陽失守，長沙堅壁清野，自動毀滅全城。●因此桂林師範又起遷校之議。校長教務長都爲此進城去了。聽說擬遷龍勝；地在桂林北約百里之深山中；有數校相約偕行；萬一桂林失守，此等學校員生即改組爲遊擊隊，投筆舉槍，親手殺敵。

我對此說不敢贊成。我爲此新生之桂林師範惋惜。桂林師範在廣西各中學中，宗旨最爲遠大，希望最爲豐厚。我被邀初到桂林時，會見校長，即承告「以藝術興學」，「以

禮樂治校」之旨。此旨實比抗戰建國更爲高遠。我甚欽佩，全時又甚胆怯——怕自己不勝教師之任。最近我爲桂師譜校歌，其詞曰：

百年之計樹人。教育根本在心。

桂林師範仁爲訓，克已復禮泛愛羣。

洛水之濱，大嶺心村，

心地播耘，普雨悉皆萌。

以此歌爲校歌的學校，其宗旨何等遠大，希望何等豐富！況且廣西教育當局特撥鉅款，以供建築校舍，培養學生之用。其物質的基礎也可謂穩固。以此得天獨厚之桂師，改組爲游擊隊，我認爲可惜。游擊隊非不可貴，但不出抗戰建國之上。以彼易此，大蝕其本。此猶以杖作薪，圖得眼前一飽，不顧後來行路艱難。

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遲早必敗。我們將來抗戰勝利，從新建國的時候，就好比吾人大病初癒，百體疲乏，需要多量的牛奶來營養調理，方能恢復健康。桂師便是一種牛奶，應該把牠好好地保藏起來，留給將來，不要在病中當作白開水沖藥吃了。

但願桂林無恙，桂師不遷。萬一不幸而要實行這一步，我恕不奉陪。因爲我未學「軍旅之事」，不能參加游擊隊，只有「明日遂行」了。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

今日簡師作文。爲了下星期要出壁報，稿子難得，今天在作文班中出了七八個題目，令諸生任擇一題寫作。有可觀者，即取作壁報材料，省得另外審閱來稿。這也是教師偷懶的一個好法子。

午飯後召集各班宣傳股學術幹事，會議壁報事。我發見了廣西青年的一種強硬相。我主張漫畫不另立一欄，而分散在時事、評論、報告、文藝等欄中。因爲一切漫畫猶文章，不過表現工具不同（文章用言語，漫畫用形象），應與文章同樣分欄。二者，文畫相錯雜，報紙形式好看（有變化）。畫集中一處，則報之一部分變成畫報，且疎密不勻，形式不好看。有二學生再三反對，必欲使文畫分居。但所持理由皆不健全。蓋常識缺乏而主觀強硬之表現也。姑聽之。將來他們向我徵文時，我即拒絕，原因是爲了我的文中，有畫，不合你們的體例。同他們開個玩笑，使他們自悟頭腦的簡單。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日）

傳聞廣州收復，爲之一快。即取樂譜爲全縣國民中學製校歌。該校校長蔣奇芬，前

會來信屬托。信寫給我與現之二人。現之公忙推委，由我獨裁。其信並未申述學校情境教育宗旨等，但云經教務及軍訓聯合會議通過，由校函信我倆代製。此事甚難下手。手頭無廣西省志可查。查辭海，但記沿革名稱及地勢。即據來信，「教務軍訓聯合會議」一語，爲作歌如下：

勵勤樸兮貴勞謙，全縣國民體魄健。

崇信義兮尙仁愛，全縣國民道德全。

健健健，日日健；全全全，日日全。

精神物質本無偏，試看湘灘分流共一源。

樂譜取 *Ma Norman's* 加以改作，使與歌詞配合。取其輕快活潑，可以調濟廣西學生之樸野氣質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前晚學校中發生了不幸的事：高師一個學生病死了。近來學生患病者甚多。而學校沒有校醫，聽病者自生自死。這不幸可說是應得的。

我今天第一課是高師美術。開講之前，首先提及這件不幸之事，想表示一點抱歉，

惋惜、勉勵的意思。剛說了「最近我們很不幸，損失了一位同學」一句話，發見座中有人竊笑的，深以為怪！想要當場指斥他，又覺得太察察，結果恐反不好；但以目示意，嚴厲地講了一番「生死事大」的話。預備將來再懲誡。第二課簡師圖畫，我照例先誦這番話。座中又有人竊笑。我不復能耐，正想指斥，門口有人報告「敵機來了！」全堂學生鳥獸散。我也跟他們跑到了野外。我走到離校約數十步的樹陰下，與一木匠南京人共座閒談，即聞東方有轟炸之聲，繼續三四次。不知何處正在遭殃！約半小時，轟炸聲與機聲俱杳，乃返校。上課時間還有十分鐘。但教室中空空如也。蓋學生正從四野陸續返校，尙未畢至也。但見有一學生先返，正在門口質問事務主任：「警報電話線何日裝好？」事務主任正在搪塞應付。我想直到敵機來炸燬了校舍，掃殺了學生，警報線還沒有裝好呢。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昨天是我家離鄉逃難的週年紀念日。曾寫信約周丙潮來鄉聚會，以慰一年來流離顛沛之情。但汽車擁擠異常，（柳州汽車聽說已售票至明年二月，赴柳者皆來兩江坐船）他沒有來，今天也許會補來，上課時途經車站，見車已到，而無丙潮下車，大約又是買不到票。

到校，知昨日校長已邀一西醫來校為學生診病。學生中還有三人重病，得醫當可漸減。校長當夜又赴桂，聞將約廣州退出之某紅十字團來校常住。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這消息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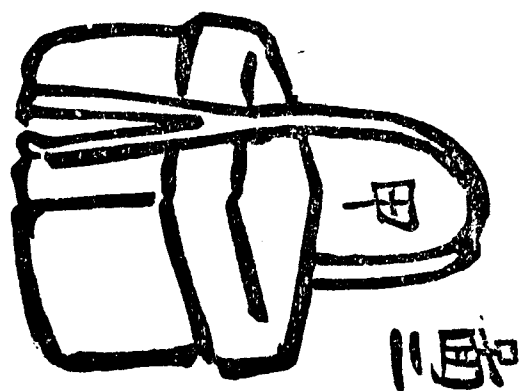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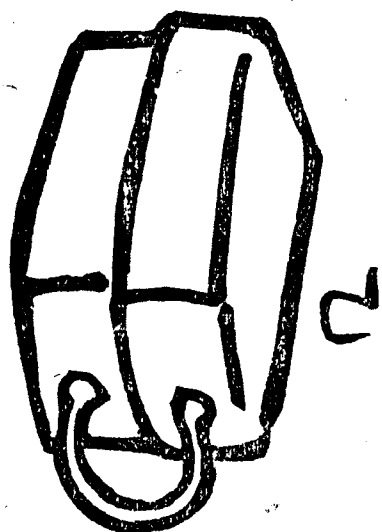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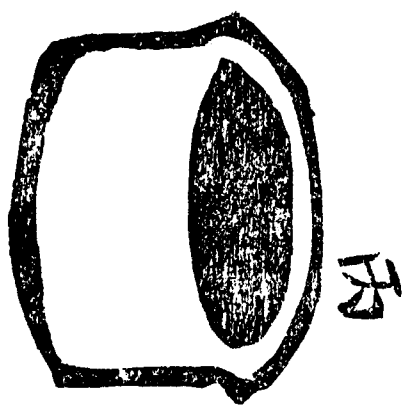
又聞昨日桂林受空襲，城區落二彈：一落省政府前馬路上，不傷人，但掘一坑，一落北門高等法院附近，燬屋一間，亦不傷人。敵機被我高射砲擊落一架。掘一坑，燬一屋，換得一架飛機。這筆生意很好。又是一個好消息。

連日傷風，牙痛。今日飲西洋參，稍癒。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今天沒有課，不上學校去。又因傷風，牙痛未癒，也不讀書寫作。在家閒坐，檢點目前的生活，雖離鄉五六千里，風俗多所乖異，然亦有可喜之處：譬如今天下午，日暖風和，閒步到兩江圩，遇見一副小糰子担。向他買生的，一毫子三十五個，二毫子得七十個。拿回家中，放在炭爐上一燒就熟。全家八個人分吃，（有兩人小病，不吃）每人吃八九個，恰到好處。糰子大如栗子，我以為里面是實心的，却有糖餡。粉亦細緻，大約是水磨的。糖是柳糖，味甚鮮。到廣西後，常嫌食物不合胃口，這糰子頗趕得上家

鄉滋味。統計起來，趕得上的不止這一種。還有大橘子、甘蔗，都是價廉物美的食物。大橘子形似吾鄉之香椽。我初見熟視之若無視，以為其必酸澀不可口也。有一次姑買一隻，價五大鏹（約合吾鄉銅元六枚），剖而食之，汁多而甜，大類廣橘。六銅板吃一廣橘，在吾鄉不辦。即向家人宣傳，以後每天必有人去買。然價漸昂，大者需八大鏹。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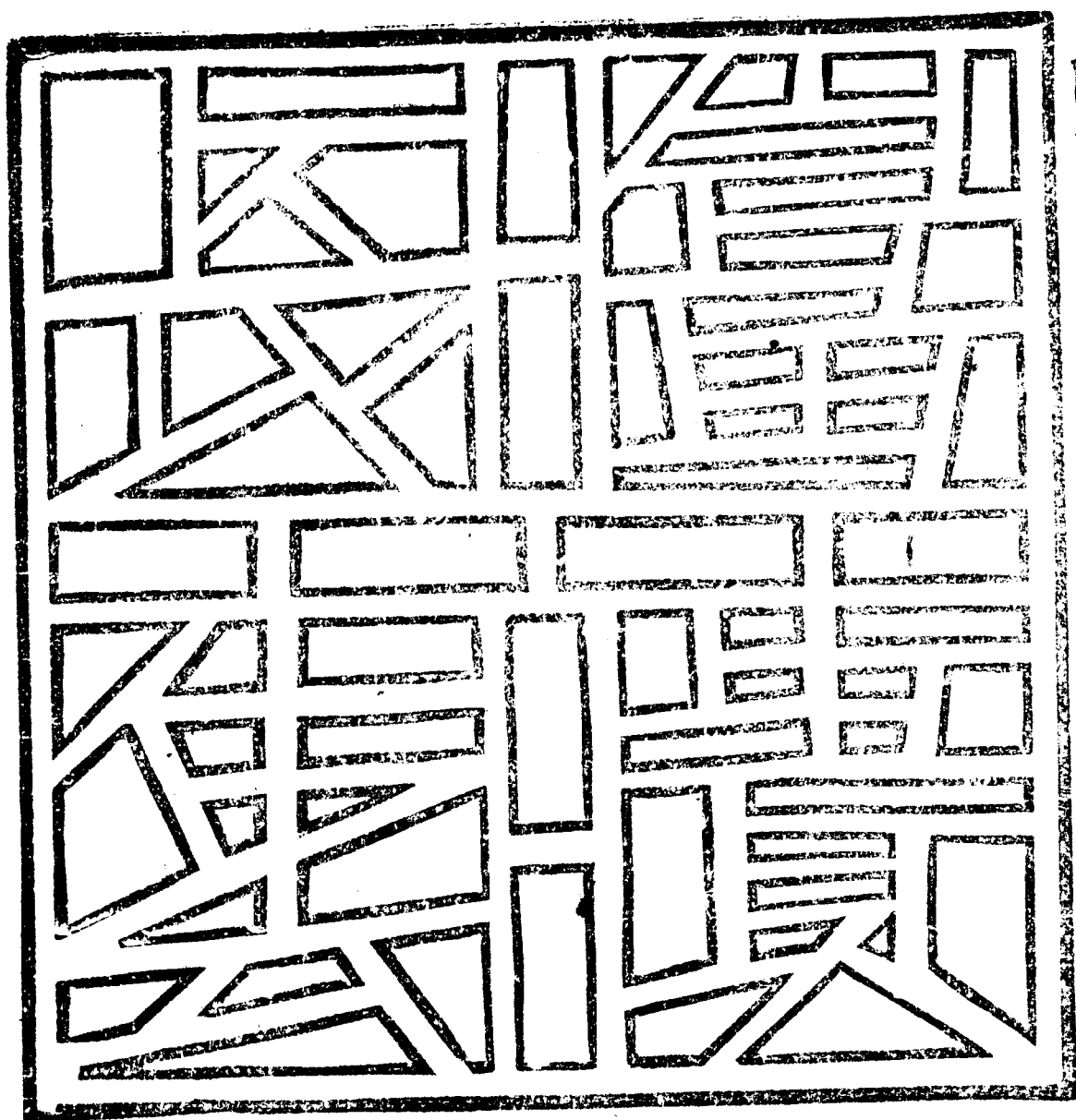


廣橘亦不貴也。甘蔗圩上最多，長近二丈，價僅四大鏹。我初見時亦不願買。後聞家中有人讚美，水多而鮮甜，且梢頭亦甜。顧愷之倘來吃，可以常得佳境，不必漸入了。

食物之外，器什中可喜的，唯箕竹籃竹匣與竹碗。竹籃如甲圖，有蓋，體約一尺立方，上有環，價三百文，即三十小鏹，即十五大鏹，即一毫子三大鏹，約合法幣大洋六分。雖輕巧，不甚耐久，然體方而有蓋，盛物甚宜，裝書籍亦無不可。用破一隻，只費

六分。若出法幣六元，可得百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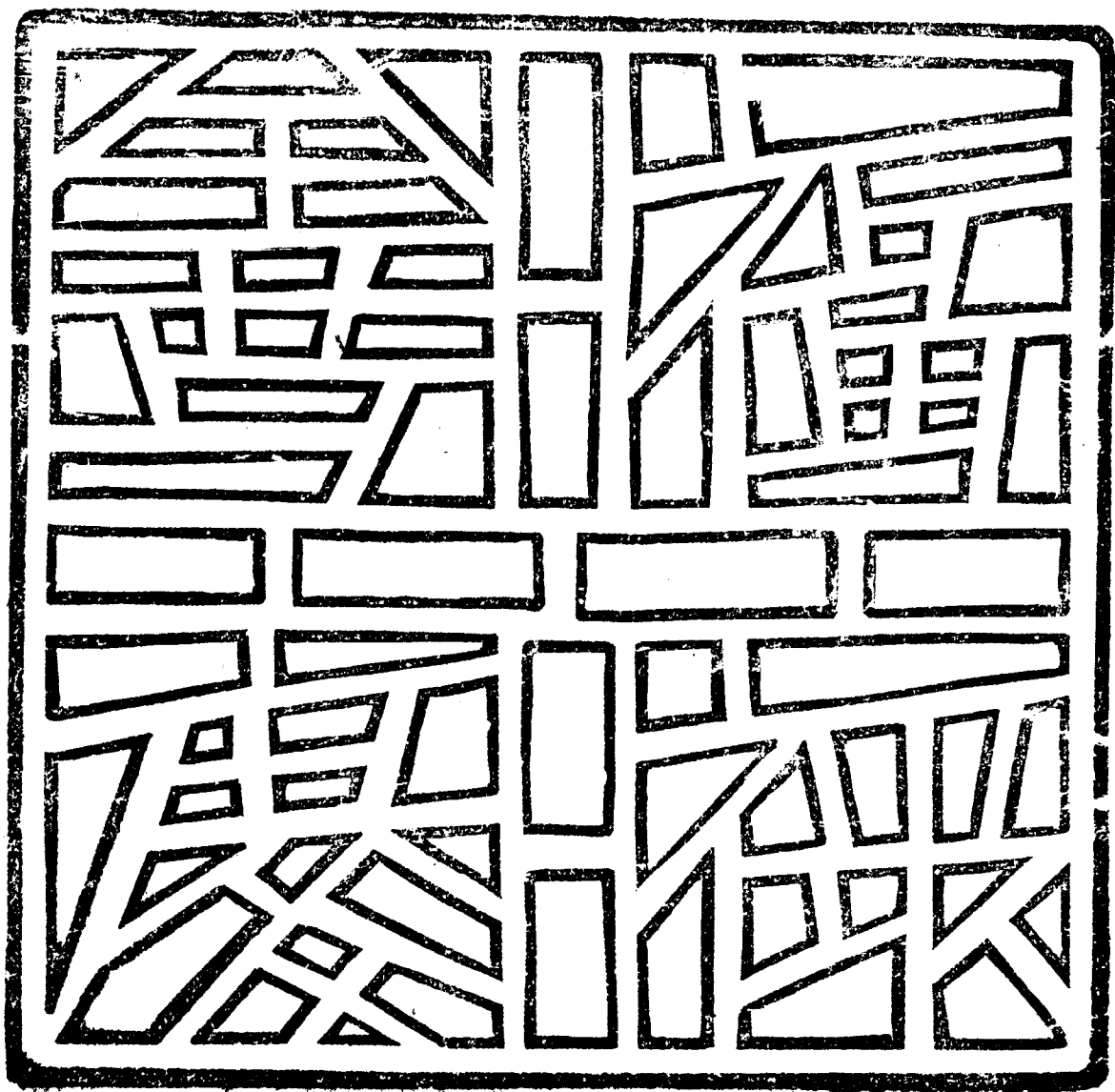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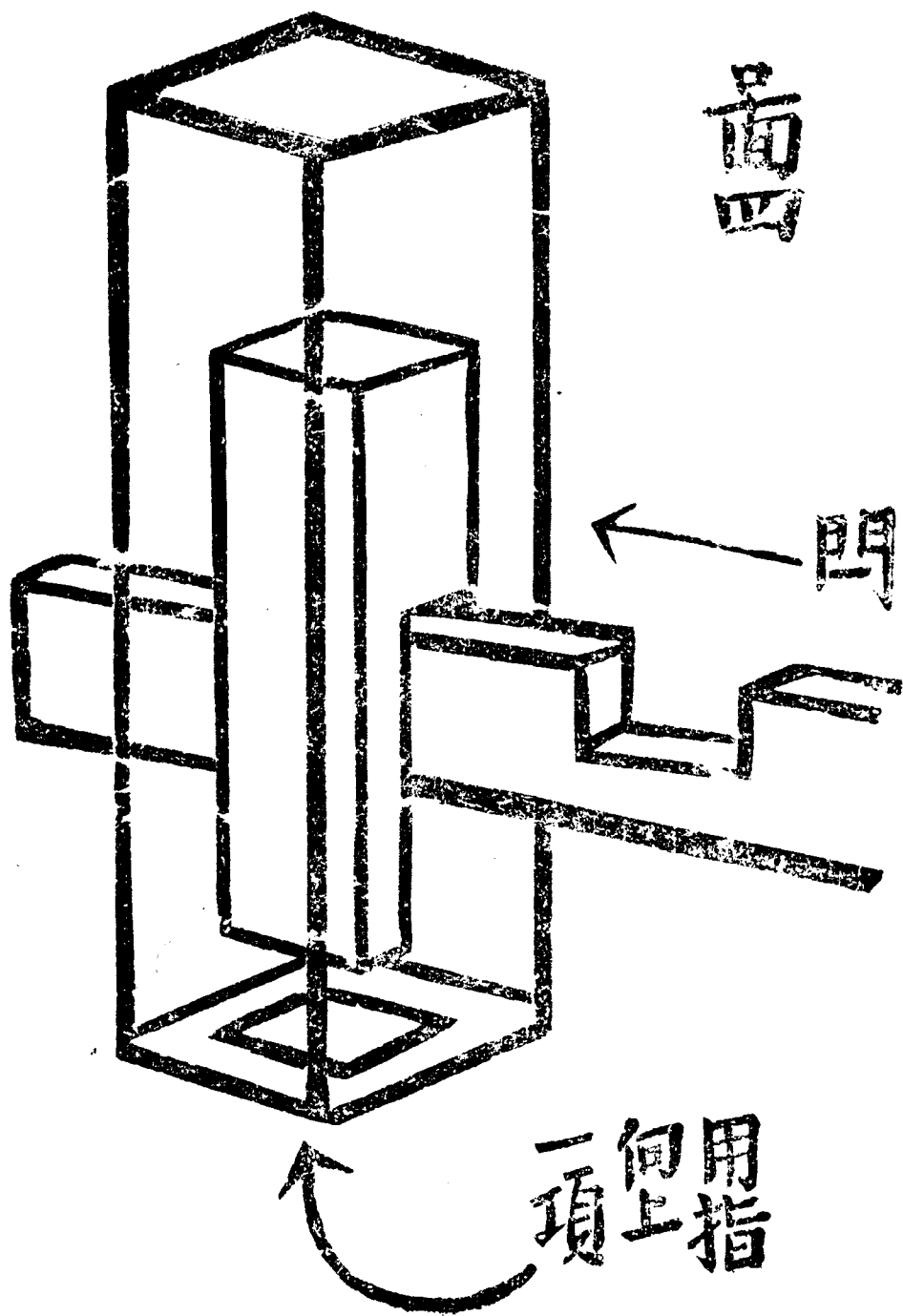
竹匣爲見所未見，形似小枕，蓋與底用竹絲連繫。吾初不知其作何用。後詢房東娘，知爲「飯包」，乃勞動者出門工作時所攜帶者。猶日本之「便當」也。便當匣似月餅匣，用後廢棄；此則用後保存，下次再用。價每毫兩隻。吾買七八隻，分送諸兒，使藏另外。自用一只，以藏普洱茶。前吳敬生來，我送他一只，他很樂受。價僅值大洋二分半，恐是世間最廉價的禮物了。

竹碗也是一毫兩個。利用因竹之節爲底，頗得自然之美。

這鄉間的木工，也有一種簡樸的巧。這房子雖然茅茨大塔，有兩種木工很值得注意。其一、是牛棚和灶間的窗上的花紋：牛棚——就是現在我家新生的小兒的臥室——的窗上，用木條構成「富貴常春」四個字，不是篆文，而是行楷體，布置比近來流行的圖案字好看得多。此木工能兼顧文字的形體與力學的條件，即兼顧美術與實用，使文字不失其神氣而用時又堅牢，甚多嘉許也。灶間的窗與之相對，其四字爲「福祿善慶」，構造亦佳。我叫孩子們抄錄下來，帖在這裏：



其二是大門上的暗門，裝置甚巧。我第一次竟沒奈何牠，研究了二三分鐘方才開得。原來機關在下端。用指一頂，門就拔得開了。想想這門的解剖圖，大概如下，也可謂簡樸的巧妙。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從來沒有醫生的校裏到了一位醫生，和四位看護。他們是廣州紅十字會裏的人員，失守前逃出來的，可以常住校中。這真是兩便的事。初到時聽說校中曾開歡迎會。空谷

足音，當然要歡迎了。

過去一年的逃難經驗告訴我：凡無醫藥之處不生病；有重任在身時不生病。此定理一年來日試不爽。最近亦然：校中無醫生時，我家無病；連產母和嬰孩也健康。校中醫一生一到，我家就有兩人生起病來：老太太病瀉，一吟病瘧。午後我陪了醫生來家為她們診治。吃了些藥，當夜就好一點。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在這沒有醫生的地方，病者易為藥。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胡愈之自桂林來信，說已到桂林，魯彥雲彬踪不明。蓋長沙自焚，第三廳也被燒在內，雲彬魯彥夜半徒步逃出，不知去向。愈之則於自焚前一日請假離長沙，得免於難，他希望我和彬然到桂林去相晤，或者他想到兩江來看我們。我和彬然準備明天上桂林去看他。

長沙自焚，實在太早。敵兵尚未犯汨羅，我們先自燬，而且不通知人民，以致慘斃甚衆。這真是作孽！今天報載，政府已將長沙警備司令及省公安局長於二十日槍斃。又積極辦理善後，以期復興長沙。報紙的新聞寫得很可憐：今日第一臨時市場成立，有肉

担兩付，菜担三付，以後可望漸漸恢復……。聞大火發於午夜，焚死者不計其數！此無數人中，誰無父母，誰不要命？而使之白白地慘死，誰任其咎？當局者直接任其咎，一切自暴自棄的中國人間接任其咎。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彬然早車赴桂林晤愈之。我不去，因汽車太擠，而我牙病未癒。但告彬然，多帶些消息來。

今天簡師國文，選讀孟子。講義是我自己抄的。因為校中只有老少兩書記，而老者在病，少者甚忙。還是自抄，免得索債似的向人要講義，且有「沒得」的危險。簡師學生國文程度太壞，作文竟有遠不如我家十一歲之元草者。今選孟子令學生熟讀，試看有無效果。我預定選二章：見牛及許子。孟子中此二章最長，且亦可見孟一的一斑。一年畢業的學生，只能讀此二章，無暇窺全豹也。今天講見牛章上半，講到「善推其所為」，「舉斯心加之彼」處，很是感動；現代社會一切亂子，都由人不能「推其所為」，不能「舉斯心加之彼」而來。治人者不知從內治本，而從外統制，故亂子愈出愈多，而治終不可。我把此理詳為學生講說。他們默默地聽，不知有否感動。

此理可爲我的藝術科教授法的左證。我教藝術科，主張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間接效果。不求學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畫，但求涵養其愛美之心。能用作畫一般的心來處理生活，對付人世，則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爲藝術的最大效用。學藝術科也要「舉斯心加之彼」，也要「善推其所爲」。故雖在非常時期，圖畫科也不必專重抗戰畫。今之所爲藝術教師，解此旨者，有幾人歟？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昨夜得鄭曉滄兄電報，云「浙大欲聘王星賢兄爲英文講師，元旦開學，當爲勸駕。」今晨王來，勸駕卽成。蓋浙大原有此意，最近由我教唆，早已得王同意也。我夏間荐王於桂師，今又教唆浙大聘王，何太好事？實有用忘：王久從馬湛翁先生游，猶孔門游夏之徒。我荐王於桂師，因湛翁居桂林也；我教唆浙大聘王，因湛翁居浙大也。王實難得之友人，我極盼與之共晨夕。但爲更大的意志——使湛翁師生相得益彰——不惜主動地送別他。相別當在一個月之內。此後校中唯彬然一舊友，餘皆新相知也。古語云：樂莫樂於新相知。俱又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吾於友人實無分新舊，但覺送別總不如相見之高興。「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讀讀也夠岑寂了，何況實行！但吾聞藝術的感

人，強於現實。讀詩如此岑寂，實行恐亦不過爾爾。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今日起，爲宣傳保衛大廣西事停課二星期。第一星期籌備宣傳，教師須到校指導。我與王星賢擔任壁報及漫畫指導。下午二時須到校。上午丙潮全陳瑜清來，陳擬在兩江租屋。我陪他去看磨豆腐人家之屋，付了定洋。卽同丙潮瑜清赴校參觀，並在校午餐。餐後瑜清返桂林，丙潮返我家，住一宵，將於明日返桂林。

學校會議決定，宣傳除派學生分組走近鄉外，復以石印印吾抗戰畫四幅，隨隊揭貼，又以轉送他校。學生亦須自製抗戰漫畫，由我指導。今天下午將壁報及漫畫徵稿事向該組學生宣布，限明日下午繳文稿畫稿，由王與我分別潤飾。要我自作四幅，趕快覓材。返家途中，查得四題，首曰歡送，末曰凱歸。中間二幅一正一反：正曰保國，寫男女老幼共捧國旗；反曰轟炸，寫敵機濫炸平民，炸彈片切去母親背上乳兒之頭。如此，有頭有尾，有正有反，成一系統。但石印請人重描，勢必走樣。欲保存吾筆跡，非辦汽水紙來由我自描不可。否則唯有照相落石，桂林恐難辦到耳。

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下午赴學校指導抗戰漫畫。學生繳卷者寥寥。有五六幅，皆不成章。看來只有由我全部改描，令學生依樣畫葫蘆也。文繳的不少，可用者亦多。今日再出文題，並徵畫稿，限明天再繳。預定後天起開始謄寫及描繪。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三）

昨夜學校又死一人，乃圖書室管理員。醫生言，此病者不肯服藥，恐是致死之一原因。校長不在校，其尸體由辦事人草草收殮，厝柩於校旁山地中。吾到校早已無事，唯彬然偶爲談及，始知有此事耳。開校以來，已死兩人。要是在江浙，必羣議譁然，至少亦得開追悼會，以示人命之重。但此間上下皆恬不爲怪，談及時亦藐不介意，直有「視死如歸」之概。此亦廣西作風之一歟？

因念路上罕見和尚，真是廣西作風之一。蓋廣西當局十年前曾闢佛毀廟。今校旁空地中尚有一無頭石神像危坐荒草中，想係當時成績。因此廣西喪家少作迷信事。故吾校

默默中死二人，在廣西人看來不足怪也。廣西少有爲喪家作迷信事之和尙，此風甚好。蓋作迷信事之和尙，非但與佛法無關，抑且魚目混珠，邪愿亂德，對佛法反多障礙。沒有此種和尙，正是社會好現像也。吾到廣西將半載，唯在月牙山見和尙數人。但此種和尙以燒素菜豆腐爲業，似不會作迷信事，更不望其能傳佛法矣。

十二月一日（星期四）

晨間到校，驚悉昨日桂林慘遭轟炸：自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敵機四十架更番來襲，於市區投燒夷彈多枚，省政府全毀，中北路中南路等處焚屋數百楹，死傷約二百餘人。諸熟悉友人所居，聞均未殃及，彬然星賢正馳出慰問。吾八點鐘有講演，題爲漫畫宣傳藝術。吾本有憤懣欲向學生發洩，今已不可復遏，上台卽嚴責一頓：

『昨日下午吾在簡師教室，將自作宣轉畫幅懸壁上，以示壁報漫畫組諸生，忽聞哄堂大笑。時吾與王星賢先生同在教室，皆甚驚奇，一時不知笑之來由。事後王先生告我，彼當日換一新衣，以爲諸生覩彼之新衣而笑也。我則迴首細檢壁報上畫幅，以爲恐有一幅倒懸，以致惹起此哄堂大笑也。但找求原因，了不可得。我問學生『笑什麼？』有人答曰『沒得頭』。原來四幅中，有一幅描寫敵機轟炸之慘狀者，

畫一母親背負一嬰兒逃向防空洞，嬰兒頭已被彈片切去，飛向天空，而母尚未之知，負着無頭嬰兒向防空洞狂奔。原來引起哄堂大笑者，卽此無頭之嬰兒也。諸生此舉遠出吾意料之外！此畫所寫，根據廣州事實，乃現在吾同胞間確有之慘狀，觸目驚心，莫甚於此。諸生不感動則已矣，那裏笑得出？更何來哄堂大笑？我想諸生之心腸必非木石，所以能哄堂大笑者，大約戰禍猶未切身，不到眼前，不能想像。報誌所報告，我所描寫，在諸生還以爲是水滸傳，封神榜，火燒紅蓮寺。說：白光一道，人頭落地，光景新鮮，正好欣賞，所以哄堂大笑，而無同情之感。我們的敵人頗能體諒你們這脾氣，爲要引起廣西全民抗戰，昨天已到桂林來將此種慘狀演給你們看了；昨天，昨天下午，你們那組人正在對着所畫的無頭嬰兒哄堂大笑的時候，七十里外的桂林城中，正在實演這種慘劇，也許比我所畫的更慘。四五里寬廣的小城市中，擠着十八萬住民。向這人烟稠密的城中投下無數炸彈和燒夷彈！城中的慘狀請你們去想像！現在在你們還能哄堂大笑麼？……今天要我來講漫畫宣傳技法。但我覺得對你們這種人，畫的技法還講不到，第一先要矯正人的態度。一切宣傳，不誠意不能動人。自己對抗戰尙無切身之感，如何能使別人感動？……（下略）

下午五時返家，家人至此始知桂林被禍之消息。正在相與歎息，湯子才率工人挑行

李一担。自桂林步行來此。言崇德開明均幸無恙。但恐敵人復來肆虐，故丙潮將不用之物收拾爲一担，着子才僱人挑來鄉間，以避免犧牲。聞子才言，彼等時避山洞中，遙望城區有大火五六處，以爲崇德亦在其內。幸而無恙。子才於災後巡行城中，未見尸體，大約死傷不多，略慰。

十二月二日（星期五）

昨日已指定五人依吾所起稿子仿作宣傳漫畫。共十種，每種同樣描四張。五人分任，每人担任八張。今日學生續作此事，不須指導。今日不到校。

上午作畫，其一應某軍官之屬，（崇德介紹，受潤十二元）其二贈別王星賢。正在作畫，聞東方炸彈聲甚響。出戶細聽，似在飛機場或李家村（軍校所在）。有人自山上觀察，言望見烟氣瀰漫，似乎又是桂林。在戶外空地上聽炸彈時，鄰人某（本村人）手抱一孩立我旁。他問我敵將犯廣西否？答曰「敵在千里外，不敢犯廣西。我們只須防他飛機轟炸。但鄉下決不會被轟炸。像這回，桂林城裏受難，你們鄉下就很好。」那人搖搖頭說：「要大家好才好！」說過，就抱了孩子回去。我目送他。此是仁者之言，我用尊敬的眼光送他回家。聞此人沒有進過小學。於此我忽感教育之無用。今我尸教師之位，慚

赧何如？

晚聞人言，今日敵機又一大批，來炸西門一帶，縣政府被毀。廣西抗戰首領住宅附近民房皆毀，而住宅無恙。環湖路榕樹樓旁落一彈。想開明同人必大受驚，深感同情。忽念鄰人言，自慚類似失弓之楚王。豈獨開明同人受驚，桂林同人皆受驚，無一不可使人深感同情也。贈王星賢畫，寫一人手攜行杖，經過道旁，迴頭注視道旁種子萌芽，作歡喜相。上有綠楊拂首。題曰「偶拋佳果種，喜見綠芽生。」款曰：「星賢兄赴宜山，臨別有感，作畫贈別。廿七年冬子愷居桂林師範。」星賢乃馬門入室弟子，身體聖賢之教。雖暫為桂師導師，對學生未必全無影響。只要廣西學生不是石田，則今日偶拋佳果種，他年當必有喜見綠芽生之一日也。畫中人面貌，偶然類似星賢之長子鈞亮。此子年未弱冠。意此萌芽之生尙須年月也。畫成立刻送去，王不在家，自放書架上而返。

十二月三日（星期六）

下午收集學生漫畫，得四十幅，單純明快，頗可用。得四十幅分爲四份，交學生明日赴鄉間張貼。中午會議，教師分班率領學生下鄉。星期一二赴山口，（十餘里）三四

赴蘇橋，（廿餘里）五六卽在兩江。我與李兩三被派在兩江，免得走路，且在星期五六，明日起當有五天閒暇。

下午四時正欲返家，校中得教育廳長祕函，謂蔣委員長明日來兩江謁李宗仁之老太太，道經桂師，或入參觀，屬校方預爲整理。並謂祕密勿宣，對學生但言廳長來視察可也。校長因公赴桂林。代理者卽集各教師會商，將廚房廁所教室寢室分別整潔。立刻召集學生派任工作，動手掃除。瞬息之間，大廣場中磚礫一空，楚楚可觀。廣西學生喜于服從，能埋頭工作，甚是可嘉。

十二月四日（星期日）

上午聞隣人李兩三話聲，推想其方從校歸，擬去探問消息，而界門門閉。從門隙中窺之，見李正在廊下劈柴，其夫人正在洗衣，二人相對工作，一面打京片子談話。此一對夫婦甚可愛，一口道地官話，不似廣西南方官話之扭捏，也不似吾江南藍青官話之柔膩，且二人皆擅長京戲，每晚飯後，引吭高歌，生旦一齊出場。我從隔壁聽戲，幾疑身在西湖歌舞之場。此家庭夫婦二人外尙有二孩，一家四口，不僱傭僕。自作自食，自得其樂。平日日間，李赴校教課，夫人在家操作。傍晚歸家，共辦晚飯，飽餐一頓，便專

心唱戲。此猶高歌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人也。今日我從門隙中窺見此景，更覺可愛，即回室取紙和筆，爲之寫生。夫婦二人並不知道，照舊工作。此爲最好之寫生題材。倘令知之，彼等必局促不安，或加以做作，而態度不自然矣。

寫生畢，視原稿頗能成幅，即取宣紙爲之放大，殷以彩色，題陶論「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兩句，持往相贈。近索畫者甚衆，積紙盈筐，每苦無力應屬，李君並不索吾畫，更不送紙來，而吾自動寫贈。故畫不可索，須作者自贈方佳。

上午萍鄉廖聲凱（豈凡）來托爲覓屋，介紹村西豆腐担隔壁之屋使居之。下午陳瑜清亦來覓屋，又介紹吾廬前面謝廣益炮作之屋使居之。兩家老幼皆十餘人，蓋爲桂林轟炸所驅，不得已而遷鄉者。人多未能留飯，買餅及甘蔗贈之。幸彼等草草布置，即能自理食事。皆是流離，同情殊深。

十二月五日（星期一）

陳瑜清返桂林，托其帶信與丙潮，言崇德書店不能遷動。只有將丙潮家眷送兩江，留丙潮子才二人守店。若敵機不再來炸，則日後尙可做生意。否則只有聽其燒毀，二人來兩江，另覓生活之路。所謂「民不聊生」，正今日之時也。後寫兩片交瑜清托丙潮代

去訪蔡定遠及魯彥夫人，問彼等若欲遷鄉，則我當代爲覓屋。自己頗想去桂林一次。但今決不走。一則去車雖有而來車甚難得。二則日間友人皆穴居野處，找訪不到。夜間月明如畫，又慮夜襲，反正與友人無補，便省了一次奔波。

送瑜清出門，返室閉目想像桂林，忽發奇想：夏間我初到桂林時，警報共只來過三次，其中一次在飛機場投彈，餘皆過境耳。但桂林人卽避居山洞中，過午方敢返城。又平日禁穿白色衣服，犯者由警察用墨水掃射。此種異常害怕之相，毋乃慘劫之前兆乎？

十二月六日（星期三）

趕集，路遇唐校長，知彼等方從山口宣傳歸校，明日又須赴蘇橋也。於集上買大紅棗二斤，每斤五毫。棗大如拇指。食棗，想起古人詩「神與棗兮如瓜」又想起陶詩「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

午金士雄君來，托覓屋，因開明將在此堆貨。卽介紹小學校之屋。此屋四面臨空，無災無憂。金當日返桂林。據云開明前面及左右皆落炸彈，幸未被難。且彼等皆不走山洞，避居門前防空壕中，亦皆受虛驚而已。

士雄帶來上海總店信，云去年六月前版稅可付；以後則尙未計算。又附毀書清單。

吾諸書中，音樂入門毀四千本，餘各書皆有毀損。此清單即用版稅賬單之紙，吾初啓書，猶以爲版稅清單也。

下午爲鄰人王亞農作畫，寫二人穿廣西鞋（有絆帶的鞋）對飲，題曰「故國雲千疊，清梅酒一杯」王南京人好飲，日飲青梅一斤云。

十二月七日（星期三）

今日乘閒，發心將抗戰以來所作畫稿選較可者描繪各一幅，蓋「緣緣堂毀後所蓄一印，以供自己保藏。緣緣堂原有自藏畫甚多，中有不少大幅已裱好，皆未帶走，盡付丙丁。現在從新來過，也許比第一次更進一步。現擬概用冊頁，不用大幅。一則吾畫宜于小幅，不宜大幅；二則流離之中，大幅攜帶不便，故決用冊頁也。取四尺玉版箋一開十二（三乘四），大小如洋琴譜，作畫恰到好處。今日開十大張，共得一百二十紙。用牛皮紙包裹，專供自藏冊頁之用。今日先選七幅，下午一氣描成。

於炭爐上自煮米麵，偶以右足踏炭爐門，爐傾側，鍋中米麵酒水盡復腳上。立刻脫襪，脚皮已有二處起泡，塗萬金油後，不能步行。諸兒正讀水滸，笑我形似發配時之林冲。賴有此痛，得坐定半天，完成冊頁七幅。否則下午恐得彷徨圩頭，買小糰子吃，不

復有作畫工夫矣。

傍晚丙潮夫人同傅農自桂林來。因恐桂林再三被炸，爲減輕丙潮負擔，我前日去信邀來者也。丙娘娘述桂林轟炸經過甚詳。

十二月八日（星期四）

一吟病，全身腫，顏面可怕。晨赴校請醫。足上燙傷未愈，不顧，緩步五里，亦不覺痛。醫生於下午三時來診，說是急性肝炎，然學校無藥，只要高枕眠及服淡，四星期後自愈。固請開方，托人赴桂林買藥。適王星賢傅彬然二兄自蘇橋宣傳返，言明日擬同赴桂林，即托其買藥。

柳州陳熾之君，（鍾敬文之岳丈也）來覆信，云柳州赴宜山有搭船，每人七元，平日費六天，冬旱約費十天。又云柳州旅館甚擠，將來我們經過時可在他家暫宿，然後覓船。此信意極誠懇，良可感謝。吾與此君兩三月前在桂林馬皇背寓中初見。鍾氏與吾對門居，陳君來視其女，因與吾相見也。臨別索字畫，前寫各一幅寄去。彼亦以柳侯祠荔子丹碑相報，今此碑尙懸吾室中。吾室四壁污穢而突厄，賴有此大幅碑代替壁衣掩其一面，眼目稍快。吾每閒坐着碑，即想起此君。因念逃難以後，所遇萍水之交，不可勝計

。其中頗有可敬可愛之人。大凡因可敬愛之人而來者，多可敬愛；因不足道之人而來者，多不足道。雖不盡然，可謂十九不爽。古人所謂「不知其人，觀其所與」？誠至理也。

吾函詢陳君柳宜水道，主爲星賢，附爲自己。星賢欲赴宜山，若汽車無法辦到，只有坐船。吾家人多，擬分爲兩部，一部托星賢帶往宜山，一部留兩江。然無勇氣決行。四日報載，「南方敵氣又起，敵在濶洲島登陸，」我擬實行此計劃。將來萬一桂林不可留，家庭人少，走動較易。兩江有船可通柳州，柳宜水路情形不知。今得陳君信，甚覺放心。彼乃柳州本地人，所知必確。星賢有路可走。我則尙需猶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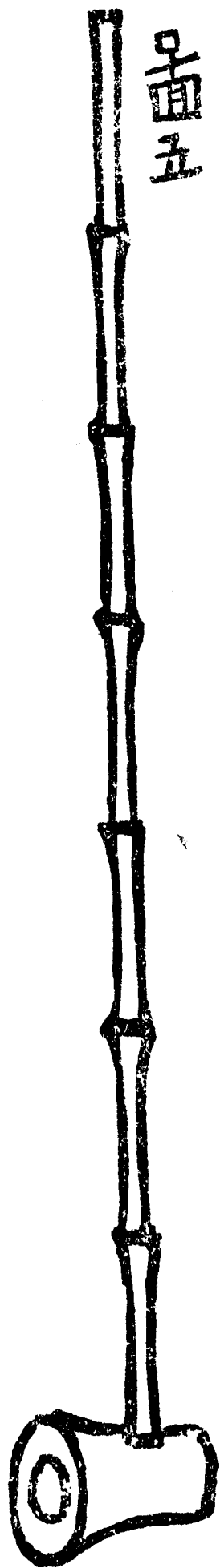
十二月九日（星期五）

今明二日，學生在兩江宣傳抗戰，同行教師爲我與李雨三。久不穿短衣矣，今穿中山裝赴校。足燙傷未愈，但緩行不覺痛。到校，聞須於十一時出發，卽與王傅閒談。忽蕭而化來。言四日敵曾在北海登陸，被我擊退。彼所任課南寧國民中學，離北海僅百餘里。外來教師皆請假歸，彼亦返桂，將在桂另覓工作，或返萍鄉。蕭君赴校僅三閱月耳，今又被迫歸來。敵之擾人，實甚于蚊蠅臭虫。我語蕭君：「我等生活不安定，在今日實是小事，決不可因此而懊喪或灰心。因懊喪與灰心無救于事，反而損失元氣，最下策

也。吾等尙不算流離失所。不過轉輾遷徙，多些麻煩。今日吾民族正當生死存亡關頭，多些麻煩，誠不算苦。吾等要自勵不屈不撓之精神，以爲國民表式。此亦一種教育，此亦一種抗戰。』蕭在星賢室中便午餐。我欲陪伴宣傳隊赴圩，卽與之相別。

我與雨三及蔣先生率隊到圩，正值鬧市。學生分班在街道宣傳，或貼漫畫，或講演。我卽返家。途中見漁人售大鯉魚，長近二尺。熟視之，魚已全死，無生命感，卽買一

五面五



尾，出桂鈔一元六角。旁有老嫗賣竹烟管者，其烟管以木爲斗，以細竹爲管，形似搔背用之木手。問其價，每支七大鏹。出一毫子請找，老嫗云「沒得鏹子。」繼又云：「一毫子拿兩根吧。」我卽拿兩根。以大魚掛烟斗上肩負之歸。途中設想自己之姿態：蓄長鬚，穿中山裝，肩長烟管，負大鯉魚，此我可入畫。惜自己不能欣賞耳。煙管一支送滿娘，一支自用。此爲有原始趣味，但不能過癮，觀玩而已。

圩上有戲園，可容數百人。吾今日始見之。因今夜學生借此場表演抗戰劇，我與雨

三去接洽也。夜無月，我不去看學生抗戰劇。但思他日有興，當去看一次桂戲。

十二月七日（星期六）

今日學生宣傳，仍歸我與雨三率領。我足病轉劇，步行爲難。况昨天我奉陪數小時，既不能叫口令，又不能助事務，實無用處，却費我許多時光。現今日不再奉陪，又得一日閒。作藏畫數幅。

夜王亞農邀吃酒。來客共八人，大半桂師同事。席上用大盆盛牛肉，豬肉、雞、魚。外有素菜兩種，乃專爲吾設。其一爲枸杞子，味甚鮮美。鷄魚亦佳，其餘於吾無份。酒用山花、青梅、氣味難當，吾僅以潤唇，未嘗下嚥。座上大半是酒徒，且善拇戰，咆哮聲可聞數里。肉量尤可驚佩，盤餐除素菜外幾乎皆空。想是，校中膳食太過清苦，故諸君今晚皆放量飽餐，以補平日之不足。此真乃『爲酒食而酒食』。

昨夜林先臉上羊鬚瘡復發，紅而腫，癢且痛。早晨赴圩，爲買外搽藥粉。此藥方乃鄰家一業醫之親戚所開。其人貌極古樸。其藥上次用過，頗有效。故今日再用之。前鄰人告我：「此醫生讀過這麼多書」。說時以手在桌上表示書之高度，大約一尺。

下午鄰人李雨三遷居學校，王星賢王亞農及我家諸人，一齊送別。此後留居此村者

，只我與王星賢，王亞農三家。但此三家村之壽命已有限。旬日之內，王星賢當遷宜山也。

天陰，加之生病，送別，今日空氣異常沉悶！下午等傅彬然自桂林返，又等不着。王星賢抱病來坐談，至上燈始散。幸有此病夫來顧，消磨了這個沉悶的傍晚。不然，瞋色使人發愁。

鄉村究竟太寂寥，太沉悶。我覺得鄉村不可不來遊或小住，但不可久居。今不得已也。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四）

今日下午，學生發起開會爲星賢送別。演詞之後，有茶點，諸人輪唱京劇爲餘興，一大盛會也。星賢臨別贈言，饒有意味。大約謂救國先須救己，彼此行實爲從馬先生修學，以救自己。諸生倘亦以此自勉，則天涯猶比鄰也。予亦擬致詞，但學生相邀不甚力。大約因時間不早，恐茶點會與晚餐相遇，故急欲散會也。茶點席上，校長強予作補白，乃講短話一篇：「你們備茶點送先生，我前天作畫送先生。畫一人正在行路，迴視路旁，七中有果實嫩芽正在萌動，面有喜色。爲什麼作此畫送別王先生？你們有所不知：原來

王先生的老先生——馬先生——歡喜吃果子，他家里統統是好的果子。王先生常常去吃。有時老先生送他吃，有時王先生偷來吃。他到兩江來的時候，帶了許多果子來。他曾把其中一個果子的核拋在這公路旁，就是我們這學校裏。將來冬盡春來，一切種子普雨悉皆萌，這種子也萌芽起來。於是王先生再經過我們這地方，眼看見牠已發芽，心裏很是歡喜。我的畫所指的正是這狀態。你們用茶點送別王先生，我也得吃茶點。我用這畫送別王先生，應把畫給你們看。但畫已收藏在王先生的行李中，不便拿出來，只好講給聽聽。這就算補白了。」五時半散會，同事復爲王餞飲，我不參加。返家已將上燈。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赴校爲王星賢代課。彬然言，舒羣君昨日來訪，與傅同榻，今晨返桂林。失之交臂，甚是可惜。舒羣君留函，言「桂林一旦有變，先生家族如何處置？請早爲之所。凡我所能，當盡力相助。」美意誠可感謝。擬即日赴桂林與之相晤。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上海一班無聊小文人，在報上攻擊我。起因是我寄表姪徐一颿信，中有句云：「此

次流離來桂林，雖道途勞頓，但一路飽覽名山大川，可謂因禍得福。」一颯以此信交文匯報發表，次日卽有某報攻擊我與葉堅陶。因葉聖陶有詩句云：「全家來看蜀中山，」亦曾在此報發表也。此事上月章雪村先生最早來信相告。但言之甚略。今日得文匯報高季琳君來信，附辯護文二篇。我讀該二文，始知其半。但攻擊之文，終未見及，不知說些甚麼。據該二文推測，其言一定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無聊之極，大約另有用意。或者，孤島人滿，生活困難；欲騙稿費，苦無材料，就拿我作本錢。如此則甚可憐。我惠而不費，做個善舉也罷。不然，則甚可悲觀：吾國有此種無賴青年如何抗戰？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得馬先生宜山浙大來信，云鄭曉滄兄托其轉言，浙大擬聘我爲藝術指導，辦法尙未商定，屬我對桂師下學期聘，勿加肯定，預留餘地，以便隨時離去。又云，近在城外覓得地一畝，茅屋三間，空地上尙可建屋二所，足供與王星賢及我三家結鄰。信中並附藝術至論及水調歌頭。美意殊深感謝。水調歌中有句云：「著我二間茆屋送老白雲邊。」使我想起桐廬湯莊。不知該茆屋四周亦有竹否？若無，他日我去結鄰時，當爲先生種竹。

秋間鄭曉滄兄過桂林，來我馬皇背寓中相訪時，亦曾表示浙大欲相聘之意。當時我

初受桂師聘，而未任事。唐校長意甚拳拳。即使鄭正式相邀，亦未便失信于朋友而去此就彼。後浙大聘王星賢，馬先生與王星賢信，附筆云，「曉滄又欲聘子愷云。」當時我告星賢，君可去，我代爲辭職。我則非有大故不便遽離桂師。今得馬先生信，料浙大相聘之事將成事實，對桂師忽感留戀。不知吾與此百數十質樸廣西學生，尚有幾許相聚之緣也。復馬先生，促其購地，並允隨時辭桂師應浙大。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今日上午走五里到校，上國文課二小時，下午代王星賢國文二小時，連講四小時，再走五里返家，頗感吃力。今後本擬住校，因前週校務會議，議決教職員皆須到紀念週，又教職員皆須值日。值日任務甚多：凡招待來賓，升旗降旗，早晚點呼，管理工人，檢查清潔，巡視全校，司發警報，慰問疾病，皆須親任。故非住校不可。但住校亦有種種困難，被頭用具，均需兩套；諸兒夜課必須減少；且吾家居之習慣甚久，十年來未嘗因職務而宿公共機關。今雖在流離之中，亦不欲輕易拂逆此趣。故決定不住校。今後當效陶侃運甓之精神，朝行五里到校，暮行五里返家，藉以習勞。桂師百餘學生，大都質樸過分，難能感動，頗有類于陶侃所運之百甓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今日桂師行成立典禮。下午一時開會，省主席教育廳長皆到。校長預屬我必須演說。卽上台略說短話，提出校長暑假中告我之「藝術辦學」，「禮樂治校」之誓願，使當局知此校宗旨之高遠，使教師學生知此校使命之重大。會場上須穿制服，天奇冷，吾坐二小時，全身發抖。禮畢與邱昌渭略談，卽披棉袍返家。

一八八師軍隊借住吾村，吾左右鄰有空屋，皆住兵。吾家人多屋少，無法供給住處，但以柴火茶水什用器什供給，以表慰勞之意。彼等皆本省人，從安徽湖北步行回來。其辛苦深可同情。紀律甚佳，借物必還。吾家天井中素不打掃，今日一兵士爲我打掃一淨。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昨在或立典禮中受寒，今晨頭暈，咳嗽，已患傷風。派女工到校請假一天。

吾以寓屋離校遠，趕不上紀念週，除第一次外，未嘗出席。前校務會議議決，凡教職員必須出席紀念週。今晨是奉命後第一次。但因頭暈，仍不能到。早餐後身體漸復，

上午之課本可去上。但因紀念週請假，則課亦只得請假。要我出席紀念週，反教我缺席教課。情勢所迫，非惡意也。十年不做教師，教師實在做不慣。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傷風，牙火升，請楊大夫診治，吃藥。傷風起於學校成立紀念會上，已六天矣。

近每晨弄襁褓，爲之喂乳，換尿布，唱歌，已成習慣。十五年前之「子煩惱」生活，今日重溫，並不生疏。非不生疏，一種親子之愛助牠一溫即熟也。

下午丙潮自桂林步行來此，云昨日桂林被空襲，崇德書店被燬，幸章桂楊子才等勇敢搶救，損失尙不大。但三人生活自今即成問題。此店于九月一日創設，我爲填本，設計，開明諸友亦幫不少忙。至今四個月，營業數爲二千數百元，並不算壞，至少，四人生活可以維持。我原爲救濟四人而作，可算能達目的。但今後又成問題。商量結果，決計結束。聞章桂楊子才攷別機關已被錄取，則丙潮夫婦容再設法，人的問題可以解決。餘款二百餘元，除還客賬外當歸同人，彼等每人按月十元之薪均未支足也。我之填本，即作爲資助，不求收回矣。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

上午到校與傅彬然談崇德被炸事。丙潮亦至。丙潮在校午餐後後即返桂辦結束。

下午返家，途中便急，入馬路裏面田角中大便。將帽子，圍巾、書籍、及白報祇一大捲（學生畫稿）置田邊草坡上，即就其旁登坑。事將半，遙見遠處有二男子手持竿棒，向我奔來，分明是來襲之勢。我想起前日兩江圩上一胖子晨間被盜刀傷劫財事，大懼，急起立，向馬路奔逃。回頭一看，二人者已立停不追，且作笑語。我亦停步，互相注視。旋聞其一遙語我曰：

「看錯了！難爲你了！」

至此我始放心，上前探問：「君等爲何攻我大便？」二人掩口葫蘆，久之始曰：「我等遠望，疑是一男一女，在此爲桑間濮上之事，故追攻耳！」語畢，皆大笑而散。蓋草坡上之物件，遠望形似另一人也。我倉皇起立奔逃時，香煙咀落地上，後竟忘記拾取。日後當去探尋之。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除日，細雨濛濛，意興甚爲闌珊。夜隔壁連長太太來約二女去看戲，謝絕之。因日間此女曾與滿娘言，欲爲二女作伐，嫁與其同事某連長。滿娘謝絕，彼心不死，故相邀看戲也。吾並不反對以連長爲婿。然二女一心向學，正以入大學已任，談不到婚事。則吾又安可以父母之命強迫之乎。故謝絕之。然此亦喜事。年終逢喜，乃來歲之好兆。明年抗戰必勝，吾家可返江南故鄉矣。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一月一日（星期日）

校中開聯歡會，同樂會。我均未參加。因天落雨，人傷風，又患脚疾，需家居休息也。隔壁連長太太今晨正式來訪，爲其同事某連長求婚。照舊決然謝絕之。此是今年第一件事。

此事發生後，二女不安於鄉，欲送往永福依其母。下午我與華瞻赴江邊覓船，不得。明日當再求之。浙大倘來聘，吾家勢必船行赴柳州，道經永福，可以同去，亦便路也。

一月二日（星期一）

今日起校中紀念週改定在上午第四時。我素不到，因其排在第一時，路遠不及到也。今日自然可到。

下午陪彬然到兩江圩做大衣。王星賢來信，述宜山生活甚詳。馬先生地已買就，一畝運茆屋三間，法幣二百元。

新枚牛奶僅有六日之糧。今下午於圩上買得一種新牌者（野鵝地球牌），尚可用。小聽三毫子，甚廉。

一月四日（星期三）

上午十一時，同陳寶寧馨坐轎赴永福。下午五時始到。路五十五里，轎每乘大洋五元。

此行爲隣居之兵所驅。今晨，有兵士以信投入窗中，上寫「豐女士啓」啓而讀之，則幼穉之情書也。然措辭尙不失禮，足見廣西軍紀之好。但二女不能安居，故卽整裝就道。新枚同去？

晨天雨，晝間幸半晴。得乾身抵永福。阿先病如舊。力民見新枚，喜出望外。我預定請假四天。

一月五日（星期四）

今天在永福新生館吃麵。其主人劉君告予：「我在湘桂路，月薪法幣八十元。開此飯館乃玩耍耳。非恃此生活也。」予贊美之。但覺菜價太貴。

一月十二日（星期四）

出門，鄰家之兵忽對我說：「原來你就是豐子愷先生，……」下面說了許多恭維的話。話中含有道歉之意。我認得此兵即是投幼穉情書之兵之友。二人初到時會同我閒談一黃昏。我並不以姓名相告。今此兵不知從何處得知。寫幼穉情書之兵幾日來不知何處去了，久不見矣。今見我，低頭急去。彬然欲集唐人詩爲我送別，其中有一句曰「天下何人不識君」。我戲謂彬然，此「人」字應改爲「兵」字。

將到校，與唐校長遇諸途。詢知彼昨夜宿校，未返家，則我所留辭職書尙未見及。卽在路上向之宣布。唐素抱「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觀，並無留難。但要求盡此

學期，於二月底離去，目前決勿以此消息告學生。此要求我應該接受。星賢已中途辭去，我又如此，學生及外人將疑此校長必有不可共事之處，使我二人皆不能善終也。唐在路上與我談話甚多：彼盛譽王星賢，云是「學貫中西」。稱頌傅彬然，引為與彼志同道合，且俱熱心腸，乃真可與共事者。我忝居介紹，聞此言甚是高興。彼言將來或可使桂師為浙大之臨時附屬師範，彼此攀親。此意甚好。他日見曉滄時當為談及之。可惜相隔太遠，恐難成事實。唐又要我以書面提出對校之批評；我遜謝；但言「來學期添招二班，李先生體操增多。勢難再廉音樂。故音樂最好專聘一人。此藝術有關羣衆精神及民氣，比美術更為重要，非專請一富有藝術修養之人掌教不可。」唐深然之。校長能如此集衆廣益，桂師有厚望焉。因此又談到今日中國藝術教育問題。唐謂抗戰建國之後，一切皆有改弦更張之望，藝術教育亦非改革不可。余亦深然之。予謂最近中國之藝術家，有許多已變成西洋人。他們學得西洋藝術之皮毛，欲硬把此皮毛種植於中土，而渾忘其為中國人，誠可笑也。藝術如此生吞活剝，藝術教育遂游離人生，而成為一種具文。普通中學校之圖畫，見者皆說「我們外行看不懂」。普通中學校之音樂，聞此皆說「我們外行聽不懂」。此是何等不合理不調和狀態！實非改革不可。我前日與彬然談最近擬草一文，題曰「改良中國藝術師範教育芻議」，亦是為此。乘此抗戰建國之期，我欲使中國

藝術教育開闢一新紀元：掃除從前一切幼稚，生硬，空虛，孤立等流弊，務使與中國人生活密切關聯，而在中國全般教育中爲一有機體。此希望何時實現雖未可知，但共鳴者至少已有傅彬然唐現之二人矣。

到校以路上談話告彬然。彬然勸我教家眷先隨開明貨船赴宜，日後獨自乘車西行。我未決定。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三時卽醒，四時卽起，寫長信寄宜山，與王星賢閒談。

近來晨間常早醒，一醒不能再睡。其原因在於床。我不慣硬床而喜軟床。抗戰前常用棕填床。逃難後常用帆布床。前日所用帆布床坍塌，不得已而用竹榻，遂影響於睡眠。用軟床時，半夜一醒，卽再睡；用硬床則一醒不能再睡，近來異常早起，卽爲此故。

自知此身不受壓迫。夏間在桂林時，曾出大洋六角買汗背心一件，服之就睡，以防傷風。不意夜夜驚夢，不能安枕。不久卽以背心贈人，永不再穿。而驚夢亦止。今用竹榻、蓆寐亦常不安。蓋竹榻亦有壓迫，從下而上，其力足抵半件汗背心也。汗衫，衛生衣，硬床，皆壓迫人，我所不喜者也。

派老李赴永福，晚七時持回音至。知阿先等皆健好，甚慰。

一月十五日（星期日）

午唐校長請駐兩江之李團長吃飯，全體教師奉陪。我亦到場。席上肉甚多，但有雞一碗又一盆。我勉強吃雞而已。李團長乃本地人，甚質樸，可敬愛。席二桌，我與校長陪團長居上席，一班酒徒共居下桌。下桌拇戰痛飲，聲聞數里，使吾等不能對話。此態稍失體統。但原因恐係平日教師與學生共飲，膳食太過清苦之故。蓋久不得酒肉，一旦得之，本能使之興奮，不暇顧及體統也。我十年前亦曾迷於酒，故對此等酒徒甚深同情。但今日喧賓奪主，失體統亦一憾事。客飯畢，衆主酣戰，方興未艾。校長與我陪客離席，赴辦公室飲茶。

夕唐校長來，談三件事。其一，前鄰兵向我家投情書。彼已將此事告廣西當局。我請勿再提，並堅不以投信人姓名相告。蓋此事並不犯法，况不知者更不足罪也。其二，唐請我荐人自代。我願荐吳夢非，但不知肯來否，否則暑期中等藝術教師訓練班中，有高材學員數名，可以托教育廳代拉。因檢出夏間記錄告之。其三，唐欲清丙潮爲繕寫，三四日後到任，月薪法幣十八元。我代允之。丙潮隨予逃難至此，過去歷任開明職員，

崇德老板，皆不合本人趣味，今得入學界，誠爲好事。蓋此人有書馱氣，不宜營商，而性近文墨也。但丙潮自己不甚願意。彼意欲隨我赴宜山，一則其妻二月後將生產，欲得幫助。二則彼恐桂林時局緊張，逃難無人可跟，而自己不能獨行也。我誠心告彼，第一事不成問題，此間亦有穩婆及熟人。（陳瑜清之岳母之母，擬與丙潮同居，彼此相助。）第二事則十分之九不會做到。萬一做到，你率眷（共大小四人）來宜山投奔我，我無不歡迎。至於道路行李之事，你應該練習，勿可專求依隨別人，而磨滅自己獨立之本領也。若常隨我，反而害他。故此次我決不許其相隨，俾得此機會練習獨立。君子不以姑息愛人。丙潮今日或許怨我，但日後必感謝我也。

一月十七日（星期二）

近教高師班國文，頗有興趣。因此班高材生多，比別班能理解我話。最近白居易詩十二首，復選授詞二十首，使知中國文學之一斑。後生真可憐，名爲高中程度，而讀過唐詩者甚少。知道「詞」這個名詞者亦寥若晨星。十年不教課矣，不知此是廣西學生特有之狀態，抑全國所有高中學生皆如此？若然，學生程度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國文化遺產若山陵，而中國青年不能承受。可惜可痛，莫甚於此。中國教育當局應加注意。

章桂自義寧返，雇船事失望。當地只有小船三四隻，且因除曆過年在卽，都不肯開。只得另向永福設法。

一月十六日（星期三）

授高師學生徐君寶妻所作滿江紅：「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講授時頗感動。此詞似爲今日中國描寫，使人讀之有切身之感。學生中亦有動容者。

連日和暖如春，今天下午忽發大風。廣西天氣甚異於吾江南。

一月十九日（星期四）

今日與一同事談國事，甚樂觀。因聞汪精衛放逐後，其黨羽在安南被殺；又本人亦有被刺之消息。遂汪而國內毫無異議反動，且競誅其黨羽，足見朝野一致擁護中央，萬衆決心抗戰到底。敵聞此消息，必爲落胆。敵自近衛退而濱沼上台後，已月餘，至今無

特別表示，只是盤據失地中，不死不活。可見其進退維谷，騎虎難下。最近英國對敵態度強硬，法美附英，將使敵更陷於困境。此一戰如何下場尙不可知，然我國自此上下團結自力更生，誠爲因禍得福。抗戰以前，我國百事頹唐，自伐太甚，有以招致此禍。今後一切必須澈底改革，以圖復興。我等側身文化教育界者，正宜及時努力，驅除過去一切弊端，必使一切事業本乎天理，合乎人情。凡本天理，未有不合人情者；凡合人情亦未有不成功者。蘇聯之能新興，要之亦不外乎根據天理人情以施政教耳。我們不必模倣蘇聯，但師天理人情，則無往而不成功。過去之教育，不合天理人情之處甚多。就藝術教育而言，過去之繪畫音樂教育，生吞活剝，刻劃模倣，游離人生。教育者徒以死工作相授受，而不知反本。此直可稱之爲「畫八股」，「樂八股」。今後非痛改不可。國內藝術界翩翩諸公，對此各無異言。不亦異乎！

章桂在兩江覓船不得，定明日隨我赴永福物色。雇轎索大洋六元。我欲省此六元，決定步行赴永福。聞鄰近兵士明晨開拔。則永福得船後，當接眷返兩江，小住二三星期後一同西行，免得兩地呼應不靈。

一月二十日（星期五）

天小雨。與章桂冒雨赴永福。途遇學生張銘瑾，及其親戚，四人同行。自上午十時發脚，至下午五時始到。步行七小時，亦不覺甚疲。蓋脚力已由鍛鍊而進步。但不及張銘瑾等遠甚。在途中時，彼等不要求休息，每次皆我提議。彼等休息時不坐，但屹立道旁而已。問之，則曰：「走路休息不宜下坐。下坐則走時愈感吃力。」此誠經驗之談。山鄉人抵抗自然之毅力，實可敬佩！吾等生長江南平原之地，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鎮，廿里一縣，車舟四通八達，初未夢見山鄉人之堅苦生活也。

永福已比前次繁盛。新生飯客之麵頗可口。又另有飯店新開，亦下江人主辦，有家鄉風味。林先病已愈而復發。但此次係正式之瘡疾，且今日已大愈。我等決定二三日內即返兩江。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天又雨，章桂覓船又不得。決定明天離此返兩江。雇轎二乘，令力民新枚坐其一，阿先坐其一。吾與寶軟同章桂步行。張銘瑾代為雇定，每乘法幣五元，挑工一人，法幣二元半。

整裝畢，冒雨赴市，見賣板鴨者，其鴨已成扁平塊，而未臘製。出法幣一元買一隻

歸。與病人食之。有章桂幫忙，食盡一鴨。永福離兩江僅五十五里，而物產大異。兩江少魚，鰕魚則絕無。永福多魚，而鰕魚常有。兩江少鴨，永福則板鴨甚多。永福尙有一種小小植物油燈，爲他處所未見。前軟軟於圩日買得一隻，價八個大錢，形似小杯，燃茶油可以達旦，光亦不減於火油燈。可謂單純明快。蓋全器僅土製之一小罐，罐底突出一中空之小圓柱，以紗帶插圓柱中，注以茶油，即可光明達旦。此乃可獎勵之一種工藝美術品。今後抗戰持久，外來貨物缺乏，此燈尤可提倡。蓋植物油隨地皆有，不憂缺乏。而燈形小巧，裝置簡單，攜帶便利，在抗戰時期更相宜也。明日逢圩，可惜即欲離去。倘來得及，擬買一打，分送好友。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雨甚。鄰人皆曰走不得。我等抱無抵抗主義，毅然上轎就道。向北行，風雨當面相襲。以傘作盾，埋頭而行。未數里，吾與寶軟三人衣服盡濕。十時發脚，至下午，腹甚饑，半途有一飯店。地名石門村，但村在遠處，公路旁僅見一店。所謂店，實一攤耳。



。吾等擬購白飯捏作團，且行且食。因菜蔬僅有肉煮豆腐乾一鍋，爲我等所不能食也。問之，店老闆言只餘飯半碗，不夠三人分吃。遂買花生三毫子，各儲衣袋中，以一手張傘，一手剝花生，且走且食。復走十餘里，又遇一飯店。此店比前更小，其屋大類一毛廁。中有中年婦人賣粽及炒米湯。我等入店，飲炒米湯各一碗，食粽各三四隻。再走，不覺疲倦，如生力軍。

天黑抬到泮塘嶺，二轎早到亦不過半小時，蓋轎夫在途中休息甚久也。換衣履，發炭一大盆，吃飯一頓，飲茶一壺，快適異常。今日視此泮塘嶺四十號的陋屋爲唯一之歸宿處，無上之安息所，勝於石門灣緣緣堂多矣。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莫一庸君辭職，明日赴教育廳任第二科長。下午學生開迎送會，一如送王星賢時。我照例參加。但會中空氣與送王時全然不同。王自言從馬學道而去，故其送別會有詩意。莫自言前爲服從命令來任教，今復爲服從命令而去做官，故其送別會嚴肅，凜乎其不可留也。五時閉會，微雨中全體師生合攝影而散。

吾參與此會後，頗有所感。吾今得見廣西教育精神之一面。莫先生乃桂林中學之前

校長，嫡派之廣西教育者也。今聽其言，觀其行，始知廣西教育之進步，全賴此種精神。廣西教育之異於吾浙江，亦全在此種精神上。此種教育宜于訓練民衆。廣西之所以名爲「模範省」，即由于此？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陸聯棠兄自桂林來，同章桂到圩雇船運貨。中午在學校午餐，晚宿吾家。宋雲彬兄來信，盼我赴桂林，因第三廳欲托爲作畫。吾廿六年冬去家逃難時，隨身攜帶抗戰後在家中所作，「日本侵華畫史」。草稿已成者約數十幅。後船經塘棲，聞鄰舟言，矮鬼子已在泖院。到拱宸橋，又聞鄰舟言，桐鄉正在屠殺。而杭州赴桐廬之船甚難覓得。深恐爲敵所追及，搜出該稿，禍及同舟，遂于是夜將稿投河流中。後到漢口，頗思重作。雪舟向武昌舊書攤買得原書（蔣堅忍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我在漢口亦煩忙，迄未續作。宋雲彬知其事。今張志讓任第三廳第六處長，雲彬與之共事，大約由雲彬提出，故來函相屬。此畫有人願刊印者，我隨時願續作。唯今身任校課，且不久又將遷地另任校事，深恐無長日月可供作畫。蓋全部甚長，約有二三百幅也。定明日與聯棠一同赴桂林，商談此事。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十時半同彬然，聯棠，力民，新枚上車，十二時半抵桂林。彬然聯棠赴開明，吾與妻子坐人力車二乘，逕赴省立醫院。南門內一帶，沿途但見頽垣斷壁，荒涼滿目，月餘不來桂林矣，今日重到，不堪回首。此月餘內，桂林被狂炸三四次。所投皆燒夷彈，城中燬屋約有三分之一。南門內乃遭劫最大之區也。

醫生須三時到院。吾等即赴附近「京蘇大餐」店中上餐。店主爲一無錫女人，善談。據云開店已一月餘，生意尙好。屋後有山洞，避難極便。其所作甚佳，完全江南風味。價亦不小，吾二人共食大洋二元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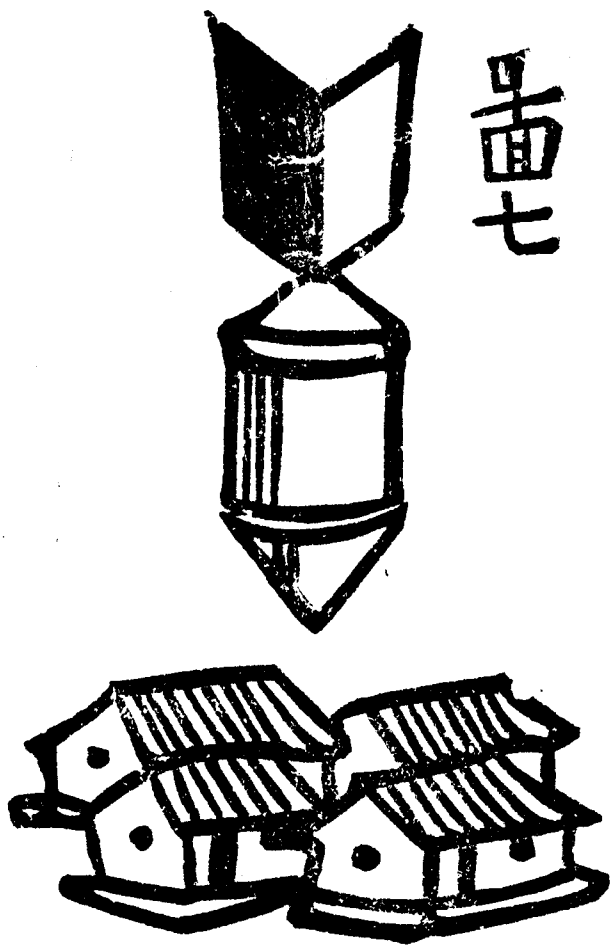
三時赴醫院，即請鄭醫生診治。檢查後，醫師言兩足相差僅一分，長大後想可復原。繼請骨科專醫用X光照驗，亦無恙，不需施手術。四時即出院。

訪蔡定遠畢，五時半到樂羣社，開103號房間，每日大洋二元四不貴。但床上無沙發填，甚硬。摩登椅上坐填亦皆拿去，大類農家打稻之木床，其狀益形唐突。夜訪張梓生，見巴金。訪王魯彥。宋雲彬不在家，未得見。定遠夫婦來談，五時去。吾與力民赴中南路某粵菜館吃夜飯。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原約彬然八時來樂羣社，共赴北門吳敬生家避空襲。天小雨，略放心。彬然因此至九時始到。小雨不絕，天甚低，層雲掩護桂林全城甚周密，料敵機無法來襲。遂與彬然在市上閒步，力民新枚同去。

中北路瓦礫場中，有斷垣矗立，上繪一圖，甚觸目：其畫上寫大炸彈一枚。正從天空下降。下寫民房數間承受之。民房之大不及炸彈十分之一，彈落其上，勢必粉碎。此畫觸目驚心，功效極大。可見對民衆之宣傳畫，不可拘泥于寫實。有時加以誇張，更能動人。此畫即其一好例。彬然代張尙讓宋雲彬來邀，今晚請吾在味腴聚餐，請教畫事。席上當以此事告之，以供參攷。



畫面七

午在水東街一寧波人所開菜館午餐，彬然請客，辭曰餞別。席上有鷄丁，魚塊，開

陽白菜。復有一操上海白之寧波摩登女僮官侍酒，似江南所常見。但房屋殊陋，背景甚不調和也。

下午力民抱新枚返樂羣社。吾與彬然訪吳敬生。不值，其夫人出馬先生最近信相示。得知馬先生已到重慶。又云將走水路赴樂山，卜居峨嵋山下。敬生屋乃農民銀行新建職員住宅，負鸚鵡山，避空襲甚便。屋亦精緻可愛。小坐辭去。路上與彬然談馬先生入川之事，咸以爲必有其他動力。因馬先生月前來信，尙言已在宜山郊外購得地皮及茅屋，許與王星賢及吾爲三家村，盼吾早赴宜山。今遽入川，必有其他更大之動力無疑。且必有信寄我，尙在途中也。（近來桂林宜山間快信半個月，平信一個月，電報亦十三天。）吾心甚喜：倘得馬先生爲國師，國家民族，前途幸甚。一薛居州，或可使長幼尊卑皆爲薛居州。

訪舒羣，以畫贈之。畫中寫一人除草，題曰「除蔓草，得大道」。此青年深沈而力強，吾所敬愛。故預作此畫攜贈，表示勉勵之意。舒羣住南門內火燒場中。其屋半燬，僅其室尙可蔽風雨，但玻璃窗亦已振破。其室四周皆斷垣頽壁及瓦礫場，荒涼滿目。倘深夜來此，必疑舒羣爲鬼物。舒羣自言，上月大轟炸時非常狼狽，九死一生，逃得此身，搶得此被褥。今每晨出門，將被褥放後門外地洞中。夜歸取出用之。防敵機再來炸

燬也。桂林冬季多雨，近日連綿十餘日不晴，地洞中被褥必受潮，得不令人生病？吾以此相詢，舒羣搖首曰，「顧不得了！」嗚呼，悠悠蒼天，彼何人哉！人生到此，天道寧論矣！

傍晚返樂羣社，新枚發熱，大哭不止。擬送省立醫院，又止。七時匆匆赴味腴應張志讓約。此菜飯異常嘈雜，不可一刻留。菜亦多肉，能下嚥者極少。催雲彬速談畫事，允在赴宜山前爲作畫若干幅。復略貢獻關於抗戰宣傳畫之意見。八時告辭，反樂羣社視新枚，幸已服鷓鴣菜而愈，已酣睡矣。與力民整行裝，定明晨七時離此，赴車站搭車赴兩江。十一時，腹甚饑。在味腴未嘗吃飯也。冒小雨出門窺探，見斜對面有飲食店未停業。力民因新枚病，亦未進晚餐。遂抱新枚，以大圍巾蒙其頭，同到此店吃宵夜。餛飩，水餃，醬鴨，蛋炒飯。復飲山花六兩。歸就寢已十二時半矣。

久不用抽水馬桶，且常在野外大便。今在樂羣社用抽水馬桶二天，反覺不及野外之舒暢。

一月三十日（星期一）

晨七時即赴車站。所謂車站，實則一瓦礫場也。彬然聯棠已先到，舒羣繼至。買票

不得。聯黨舒羣費九牛二虎之力，買得一票，送力民抱新枚先走。吾與彬然只得限至二班車再走。幸此車開後，二班車即賣票，聯黨努力買得二紙。彬然急取藏諸懷中，如獲至寶。下午一時當來搭車。

天欲晴，慮有空襲，與彬然散步駟馬山附近，以消此上午。途中有小新坟，前有石桌及二石凳。吾二人坐憇焉。墓碑上鑄「愛女吳順寶之墓」。考其時日，乃半年前所新築，死者僅四歲耳。料想墓中人必為從杭州流亡而來之小難民，客死于此，其父母痛不能已，故闢此黃土，築此青塚，聊以慰情者也。吾久居杭州，亦為流亡緣，不禁生弔慰之心，為之脫帽。復為之默祝曰：「禽獸逼人，黃帝子孫無不震怒而奮勉者。墓中之小女娃若不夭殤，將來亦將效木蘭之精神，捍衛祖國。今不幸短命，不得盡其神聖之天責，不得親見最後之勝利，而客死他鄉，葬身異地，是誠千古之遺恨也！然今日全國萬眾一心，後方之民不懈于內，前線之士忘身于外。長此以往，抗戰不憂不勝，建國不愁不成。青天白日之下，到處為鄉。小女娃且安心于青塚之下，不久當有凱歌迎爾歸葬於西湖之旁也。」

離小女娃墓，向上午十時，距開車足有三小時。遂偕彬然信步上山，對坐山頂石上，信口漫談。談及現世科學之發展，與戰爭之慘烈，吾仰天而歎曰：「造物者作此世界

，不知究竟用意何在？是直惡作劇耳。」吾每念及此，那輕視世間一切政治之紛爭，主義之擾攘，而傾心於宗教。唯宗教中有人生最後之歸宿，與世間無上之真理也。」彬然正色而告曰：「非也！彼困于凍餒者，日唯衣食爲憂，奚暇治宗教哉？」予愕然。心念此彬然之所以爲彬然也。吾二人人生觀之相異，恐卽在于此。談至十二時，緩步入城。二時始搭車，返兩江已旁晚矣。桂林之行已畢，心頭放下一事。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得鮑慧和自上海來信，言嘉興失陷後其家族在失地中轉輾遷徙，不勝其苦。曾在滬禾間販貨，圖衣食，反耗百餘金。曾與黃涵秋共應某廣告畫社招請，幾被騙。該社乃騙子所設也。末言「今將重返嘉興失地中，賦閒，每日『看太陽出，看太陽沒而已。』最後一語幽默而沉痛。」

二月二日（星期四）

下午請圩上新開之聯華照相館來家攝合家歡。流亡時一行十人。在敵機肆虐下飄泊十四月，而老者益健，壯者益康，幼者益長，且添一可愛之嬰兒，成十一人。此亦今世

不易多得之事，不可不有以紀錄之。故攝此影，分寄故鄉親友，以慰相思；亦以明砲火之無可如何於吾家也。

聯華原在漢口，後退桂林，近遷來此圩上。其主人告我曰：「吾等在漢口時即聞先生大名，不意今日在此爲先生攝影。」馬先生贈詩曰「到處兒童識姓名」，非虛語也。

圩上近新開一店，賣香烟醬蘿蔔，主人對客甚殷勤。予問其來由，知爲九江人，原在九江大商店，子入高中，女入初中，小康之家也。九江失守後狼狽逃出，輾轉至桂林，以餘資開雜貨店，最近又爲敵機所燬。於是來此圩上，設此殘局，以維持一家數口之生活。主人言下不勝戚戚。吾觀其家人，雖風塵僕僕，然皆有健康之色；其父老而矍鑠，其妻一面攘臂洗衣，一面向予訴述，悲憤慷慨，不屈不撓之精神溢于言詞。其子方自桂林批貨歸，釋肩上重負，卽爲其父談桂林商情，精明強幹，爲一家之健將。其女正在洗鍋發灶，獨任炊事。詢之卽前之高中生及初中生也。吾觀此情景，益信中國之因禍得福，益喜中國前途有望。蓋暴敵之蹂躪吾民族，除死者正待復仇外，生者皆因奮鬥磨練而增益其所不能。逃難雖曰損失，所損失者財物耳，因奮鬥磨練而增益者，超過所損失者甚遠。雖曰流離，遷地而已；因遷地而增廣見聞，加多閱歷，其所得儘足以償流離之苦。設使九江不陷，此家庭不逃難，其人亦不過爾爾；其子弟或且習於驕奢，陷於淫

逸，不得爲國民健全之分子，亦未可知也。孟子所謂「生於患難，死於安樂」，誠千古不易之論。故吾謂此次抗戰，中國人皆因禍得福，中國亦因禍得福。

二月三日（星期五）

今日改作文，甚有興味。因學生中有十餘人描寫僛民生活者。我前赴永福，曾於圩上見僛民，頭戴方冠，肩披珠串，衣上繡花。其貌則與漢人無異。與之交談，亦能作桂林語。但未悉其生活如何。今見學生所述，摘集之如下：但不知是否符實耳。

僛民爲盤古氏之後裔。盤古氏有暴敵。下令國人，誰能殺敵者，以女妻之。一犬銜敵首級來獻，遂以女妻犬，僛民卽犬之子孫也。故其人自認爲異種，與漢人不通婚姻。有漢人求婚，則提出條件曰：須能用籐糠作繩長三丈；須覓得一竹，長三丈而無節。皆拒絕之詞也。其祖先渡南海入廣西時，遭颶風，舟幾覆。許愿盤王，始得脫險。故今日僛民區域內，處處皆有盤王神像，香火不絕。其人居深山之顛，編木爲屋，室中設一榻，男女老幼共臥。山中無米，所食小米，芋薯，芭蕉根，豬，蚱虫，及蛇。有上客至，則出所醃製蚯蚓請客。巨富之家，則家有藏米少許，乃向漢人買得者，亦以供上客。其視米與蚯蚓，猶吾儕之視山珍海味也。其女子以多嫁爲榮。每嫁一夫，耳上佩一大環。

吾在永福見女子佩數環者，卽表明其已嫁數夫也。妻年大都長於丈夫，取其能操作也。婚嫁筵席甚盛。富者每次須供酒六七百桌，酒千餘斤。往往有子女太多，因婚嫁而破產負債者。其俗喜搶親。有美貌者將嫁，人預探其期，於半途行劫。劫時大肆械鬥，往往死數人。女被劫去，其父母聽之，不復追究。婦女之髮終年以臘燙封。每年梳一次，於爐上行之。梳時不令男子窺見。若有男子見婦梳髮，則大不祥，非卽赴神前祈禱不可。人死，則以布纏尸，陳室中數日，然後棄之山谷。僑人入漢人市，喜被呼爲「老同」。商人若以此稱呼，則僑人甚喜，樂與交易。僑人每年沐浴一次。見漢人每天洗足，甚以爲奇。蹙然問曰：「得不傷膚乎？」

二月五日（星期日）

天大晴。上午陽光入吾室。以手拍衣，灰塵飛揚滿室中，如大霧瀰漫。村居灰塵甚多。吾等已同化於其中，久不感覺灰塵之可惡。今於陽光中見其詳，不勝驚駭。四個月來，吾人時時呼吸於此種灰塵中，肺得不爲垃圾箱乎？此灰塵平日無時不有。無陽光照映，目不能見，心卽安然。世事類此者甚多。此事發吾深省。

午彬然內潮聯袂而來，章桂爲廚司，辦菜尙豐。吾多飲而醉，日暮客去猶未醒。唱

「日暮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之句，恍如身值太平盛世，渾不知戰事之爲何物也。傍晚金士雄，陸劍秋，張阿康來，即日將偕章桂乘船押貨赴柳州宜山。金等在吾家晚餐，晚宿開明貨棧中。

二月六日（星期一）

天晴。上午步行到校，風和日暖，絕不覺道路之遠。唯有一事，甚不自然：校中近設門警，每日立大門口，專向進出之教職員行敬禮。然教職員僅十數人，且半住校內，難得進出。進出者僅數人耳。故此校警之職甚閒。吾每到校，離校半里之遙，即見校警徜徉門口，百無聊賴之狀。見吾將至，即預先準備，如臨大敵。吾行行將近校門，則校警早已肅立門內，躍躍欲試。迨吾入內，則彼用盡平生之力，向吾行舉手禮。一若其半日之職務，盡在此一舉者。吾自遙見校警，至此始透一口大氣。猜想彼亦如此。在此一片大自然中，吾與校警二人共演此劇，甚是可笑。因此吾每到校，常以此事之不自然爲苦。因此入校之後，非萬不得已不敢進出。前彬然曾提議廢除此舉，校長以爲不可。

二月七日（星期二）

章桂陸劍秋張阿康三君今午開船押貨赴鹿寨。吾托帶網籃竹凳去。

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軍郵視察員二人來校，云有軍郵五十萬件待發，欲借學生數十人赴桂林代爲整理。因向教務主任蔣先生商談。

其一人姓張，嘉興人，經蔣先生介紹與吾相見，即稱「久仰」，出紀念冊索題。吾即用教務處筆爲題大樹詩一首。張君爲吾言嘉興平湖乍浦松江安吉一帶姦淫之慘。彼自言每與敵人相距數十里始他遷，且曾入失地，故知之甚詳。據云平湖婦女二三百人，被迫作裸體體操。又某地婦女，被監禁一室中，有被而無衣，隨時聽召喚。又云松江女中於失守前若干日遷天馬山，後忽然失守，學生二百餘人不及遷避，匿天主堂中，自以爲托庇，不料盡被敵軍牽去。吾十年前曾任此校教師，聞之憤慨特甚。

二月九日（星期四）

掃蕩報載二月五日宜山被炸詳情，謂是日宜山四門均受彈，城外浙江大學校舍，受彈八十餘枚，幾乎全燬。幸爲星期日，學生皆出外，僅一學生受傷。同時接王星賢二月一日所發書，謂馬先生尙未離宜，浙大正在挽留。又云鄭言吾課三月中開始，故遲到不妨。又希望我作馬先生所購茅屋之主人，以其離城遠，離彼寓僅一里也。

吾本定三月初動身。今浙大校舍既全燬，恐將遷地，亦未可知。且待彼方來信再定。

聞某人言：「今後學校商店等一切機關，宜取動物式，不宜取植物式。」意謂不可在城市中固定地點，如植物之生根於地；宜取擺攤式，隨時移動，如動物之來去自由也。此言極有理，亟言宣傳。蓋敵計窮力盡！今後唯有向我後方城市濫施轟炸，以洩其淫威。故我非用徹底安全之防空法不可。開明書店正在宜山柳州租屋開張，不是辦法。亟宜改設「開明書攤」。

二月十日（星期五）

通信兵百餘人，來吾村投宿。雨夜敲門，屬爲代辦米、菜、柴，以供明日晨炊。彼等明日即開行也。吾家今日新買米七八十斤，即以轉讓。復托房東及鄰婦代辦菜及柴，照市價售之。兵多湖南人，浙人亦不少，皆甚客氣。浙人見吾尤相親。可見今日之中國，軍民合作，萬衆一心，真好現象也。安得不謂之「因禍得福」？

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過去一星期，患眼疾，不能寫日記。即使能寫，終日枯坐，亦無事可記也。今日霍然，略爲補記：此眼病爲紅眼。由陳寶傳染而來。初右目紅腫，每晨封眼。後左目繼之，晨起兩目全盲。凡三四日。此三四日中，鎮日枯坐，沈悶萬狀，始知眼之功德無量。昔在緣緣堂，患眼疾時，有風琴，有蓄音機，可由耳吸收精神的食糧。今在流離之中，百事草草，連口琴而無之。唯有鄰婦南蠻鴉舌之音時來聒耳耳。此數日中唯一之慰樂，爲吃瓜子。廣西瓜子形小而腴，誘惑力極大。不吃則已，一吃則黏纏到底，欲罷不能。昔年我曾爲文，斥瓜子爲盜時之賊，論瓜子之可以亡國，（曾載宇宙風）近日則視此爲唯一的慰藉者。蓋病中時間過剩，唯恐其不來盜也。今日病愈，見之立刻心生嫌惡，只覺此物有頹廢之氣，不可響邇。擬再作廣西瓜子論以斥之。姑念數日來相慰之情，作罷。

二月十八日（星期六）

今日爲古曆除夕。校中籌備同樂會，停課一天。吾居家，天雨，未去參加。爲房東娘娘寫門聯。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抗戰必勝，婦孺皆知」。此房東僅有母子二人也。

去年今日，流亡才兩月，居萍鄉彭家橋蕭祠中，環境荒寂，行物蕭條，另丁孤苦，莫甚於此時。今年則大不然：打年糕，吃年夜飯，席上更添一初歲嬌兒，笑語滿座。融怡之樂，且過於綠綠堂中，念此可浮一大白！但推想鉄蹄蹂躪之下，必有家破人亡之同胞，飲恨吞聲而度此除夕者，則又感系之。

二月十九日（星期日）

今日爲廿八年古元旦。上午作畫八幅，題皆用古人句：

「嚴霜烈日皆經過，

次第春風到草廬。」

而各幅形式不同。自留一幅，懸對座，餘者以贈桂師同事之索畫者。同事中多顛沛流離而來者，得此畫可資振作。

二月二十日（星期一）

讀蕭石君澤 Marshae 美學原理。溫故雖未能知新，亦可以憶舊。譯筆用文言，尙

達意。續讀其他數冊白話直譯者，甚吃力，半途而廢。其譯者尙未了解原文，逐句硬譯

耳。

得王星賢信，知湛師已於二月七日入川。得鄭曉滄自桂林來信，云因公赴浙，將在浙辦分校，西來否似未定。王信則謂其悉室以行，恐不再來廣西。鄭函並云浙大會有人提議將校遷回浙江者，家人聞此消息，皆馨香禱祝。吾念及紹興酒，亦殊憧憬。王信則未言及此。吾願此議不通過。寇未退，海邊究不可安居。紹興酒宜留待將來痛飲。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上午到校，見賈祖璋兄及彬然之子又信已在房中。蓋昨日抵桂，當日即來兩江也。他鄉遇故知，樂不可言。祖兄曾久居失地中，爲述屢次避敵之經過，令人咋舌，繼以指髮。且喜無恙，今日得在五千里外再見也。祖璋下學期繼予國文課今即與彬然同居一室。我自今日起漸居客位。雖尙有一星期之教課，而根已漸漸鬆動矣。

力民同陳寶來校，請楊大夫爲陳寶醫眼疾。下午一同返家。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正月初四夜，此間飛螢滿庭，冬行夏令。

吾鄉今夜，家家接財神，全市放夜，爲新年中最歡喜之一夜。桂林則無此風俗，家家早睡，黃昏庭院寂寂，但見飛螢來去而已。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午丙潮家邀吃年酒。彬然祖璋同席。五千里外之荒村中，有此一桌浙江菜與浙江人，殊屬難得。

夏丐尊先生來信，言弘一法師已閉關，信由彼轉。又言李榮祥居士有出塵之思，前日忽失蹤。又言彼一月起已辭開明職，並函聖陶早爲其女滿子完姻，以了大事，行將賦歸去來。上海陶亢德寄來衆生月刊數冊，代爲拉稿。翻閱之，見中有夏先生作「懷晚晴老人」一文，述抗戰後老人言行之鎮靜。滿子雖未完姻，已隨夫入川，受舅姑保護，無異嫁了。今復以此爲念，足見夏先生處世審慎，步驟穩健，故若是其多慮也。吾有子女七人，均未成立。但以一雙空手，糊口四方。而漠然泰然，自得其樂。在夏先生視之，直挺而走險者也。設使夏先生與吾易地，則夏先生必積憂成疾，而將羽化登仙矣。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月珠內姐自上海來信，殷勤爲問，並寄其新生之孫之照片。信末有云：「昨天看見無錫報載子愷兄在亂山叢林之中步行萬里，到達長沙。一掬長鬚，剃個乾淨。不知確實否？」閱信，全家大笑。抗戰以來，江浙報紙屢載我之行止，而大都荒唐可笑。前浙江某報，曾標題曰「豐子愷割鬚抗戰」。又有一報，云記者親在開化見我「長鬚已去」。實則我並未到過開化。上海某小報則曰「一根不留」。今無錫報又言「剃個乾淨」。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我之鬚鬚承蒙國人如此關心，實出意料之外。近日新枚在吾懷中，常以小手弄鬚，時或拔去數根。今後當勿許再弄。此乃報紙之題材，國人所屬目，小兒豈可亂弄亂拔？日內擬請聯華攝一影，以白巾襯鬚，使之特別顯明。多印幾張，寄與各地索稿之報誌，請其製版刊布，以明前此各報之傳訛，並以答其關心之誠。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金士雄君昨日來取貨，宿吾室中。今日即提貨返桂林。午邀祖璋彬然及彬然之子又信來家吃年酒。彬然近得唐校長電，托其爲吾留行，故殷誠勸阻，亦半出於老友惜別之情。然吾主意已決。唯婉謝耳。今晨同士雄赴新圩雇舟。代雇者黎君，乃學生張銘瑾之戚，爲言近日春水大漲，船行至鹿寨僅一日，至柳州亦不過三五天。並約一星期左右代

爲物色一大船。前章桂來信，言途中山水甚奇。吾今已得舟，正喜不自勝。對彬然之勸，感激而不能從也。抗戰以前，吾嘗深居簡出，好靜惡動。今則反動甚烈，每思遍遊天下，到處爲家。彬然見吾率眷老幼十一人行數千里，贊曰「偉大的旅行」。吾將使成爲「更偉大的旅行」。但有旅行，決不吝惜。與其積鈔票於篋，不如積閱歷於身。

夜授諸兒 Bacon · Essay of Studies 一篇。十七世紀之英國小品文，簡勁可喜。限諸兒三天後背誦。

今日正月初七，人日也。照故鄉例須稱人。四嫂有大秤，遂借用之。吾得九十九斤，比抗戰前輕一斤，乃南方冬暖，衣服少穿之故。若論淨重，超過抗戰前當不止五斤也。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到圩上買瓜子，一毫子二兩，七毫子一斤。爲貪便宜，我買一斤。實則反而吃虧。何以言之？此物本吾所惡。抗戰前曾寫一篇瓜子亡國論登宇宙風。今所以買一斤者，蓋因陳寶患眼疾，將藉此消遣。健康人常吃瓜子可以亡國，病人常吃瓜子可以解悶。凡事固不可無權變也。誰知買一斤回家，家人因其便宜而多也，羣起而吃之，不終日即

盡一斤。此所以要便宜及吃虧也。蓋嘗論之：世之要便宜者，皆有類于是，但不若是之顯著耳。譬如買物，論斤論兩，錙銖計較，費口舌，費往返，費時間，所失決不能抵償所得。所得者只是「我便宜了」之一點安慰而已。故世所謂便宜，皆非「實利」，但「心利」耳。人皆知金錢之難得，故每逢出手，必拚命掙節。獨不知掙節所耗之無形之金錢，往往遠過於掙節所得之有形之金錢。此所謂「貪小失大」，「逐末忘本」。世間多庸人，此亦其一因也。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明日學期告終，今日高師簡師美術爲最後一課。吾上課時向學生正式宣布下學期離校之消息，並囑諸生在此一小時內以關於美術上之問題相問，以爲結束。諸生有惜別之情，吾以「天涯若比鄰」慰之。所發問題，大都關於畫法及教法者，吾一一作答後，復作鄭重之聲明曰：「吾教美術一學期，所授多理論而少實技。此乃吾不勝任於實技之故，非正當教法。吾之所以辭退者卽爲此。今後繼吾者，吾希望其重實技而輕理論，以便調劑。諸生皆當明此理，切勿因後來之先生不授理論而非難之。」因聞今之圖畫先生大都重實技而不重理論，或不能授理論，故特先爲清道，以免阻礙其進行。但私心希望繼吾

任者，能授理論，至少略懂藝術教育，而不爲純粹之技術家或畫匠。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今日爲吾在桂林師範任課之最後一天。上午赴校，先入松林中對吾之野外廁所作最後之會晤。此野外廁所在離校約二三百步之公路旁。松樹矮而密，身入其中，如入帷幕。林之深處，有一最矮之小松，幹上多折枝，如衣鉤，樹旁有一小窪，內生豐草叢棘。此卽吾之廁所。吾發見此廁所已久。每晨赴校，行至此處，必一造訪。先將圍巾帽子掛衣鉤上，然後如廁。糞落豐草叢棘中，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有以抽水馬桶然。今日最後一次造訪，不忍遽去。

下午高中國文最得一課，特編講義，題曰「國文解話」，述詩詞趣事。吾爲此講，有兩種意義：一則高尙之古代詩詞趣話，足以引起研究興味，對於堅苦質樸之廣西青年尤有調劑感情之效。二則自 Dauder 作最後一課後，最後一課便帶不祥之氣。今吾國正在積極抗戰，最從勝利可操左券。故吾之最後一課必多歡笑，方可解除不祥也。

下午三時學校爲吾開歡送會，繼以茶點會，繼以宴會。此乃老套。王星賢開其始，莫一庸繼其後，我今爲第三次。會中又請我訓辭一次。照前二人例，此辭體裁先去因

次述訓話。吾亦照例；但措辭甚苦。蓋王星賢爲追隨馬先生而去，莫一庸爲「服從命令」而去，我則既不爲追隨何人，亦非爲服衆命令，實無堂皇之理由可言。王星賢以「救國先救己」爲訓話，莫一庸以「小處著手」爲訓話，均簡明易曉，而切對時下青年之結症；我則再三思維，終不得簡明而對症之訓話可以遺贈此一羣廣西青年。不得已，姑妄談之。其辭略謂：「吾之去有三因；一者吾擬利用此流離，以從事遊歷。在我多歷地方，可以增長見聞，在諸君多得師傅，亦可以集衆廣益。此利己利人之事也。二者吾鄉失陷，吾浙已非完土，吾心常有隱痛。浙江大學乃吾之鄉學，對吾有諸君不能想像之誘惑力。此乃吾去此就彼之主觀方面之原因。三者，吾在此雖蒙學校當局優遇，學生諸君愛戴，然吾於美術不能教實技，貽誤諸君前程。不早告辭，罪將愈重，故不可不去也。至于訓話，平日課內所言皆是，今日實難特標一語。欲勉爲臨別贈言，亦只得概括平日課內所述，作一結論。總之，藝術不是孤獨的，必須與人生相關聯。美不是形式的，必須與真善相鼎立。至于求學之法，吾以爲必須眼明手快，方可有廣大真實之成就。眼明者，用明淨之眼光，從人生根本着眼之謂也。手快者，用敏捷之手腕，對各學科作切實之攢研之謂也。故眼明乃革命精神之母，手快乃真才實學之源。諸君若能以此法求學，則善此去，于心甚感。吾十年不教課矣。抗戰後，始在此再執教鞭。西人有言曰：Life

Begins at Forty。我今正值四十之初，在此執教，可說是吾之真正生活之開始。故此校猶如吾之母校。今後遠遊他方，念及此校，當有老家之感。甚望諸君及時努力，將來各有廣大真實之成就也。記得吾與諸君初相見時，久雨方晴，青天白日，特別豐富。今吾與諸君相別，又值天雨方晴，陽光滿堂。此足為諸君前途之光明，祈各勉旃。」

宴畢已六時。唐校長送我返家，校工文嵩攜燈引路。此情此景，今後永不能忘。

三月三日（星期五）

此次離桂林，同事教師及桂林友人囑畫者二十二人，桂師學生囑畫者五十三人。雪泥鴻爪，翰墨因緣，本是風雅之事。况情屬同事與師生，豈可推却。但事實上無法應付。即使每天作畫十張，亦須七八天可了。但行色匆匆，豈有每天作畫十幅之可能？躊躇者再。決計先作二十二幅，暫緩五十三幅。到宜山後，特製有教育意味之畫，付諸石印，題學生名款，寄桂師應學生之囑。亦有規模之留紀念也。

今日開始作畫。題材取人物及楊柳燕子，題字用「春光先到野人家。」日得十餘幅，題字同而畫材異。乃取巧之法。

三月四日（星期六）

晨丙潮來言，下午開明有車來兩江載書，傅賈二先生囑我同搭便車赴桂林，因明日

拜年之歷年



次愷

開明請教廳莫科長吃飯，要我們奉陪。下午三時到車站，四時車至，而貨多不能載人，只載莫科長一人及其行李去。吾等索然返家，約明日乘客車到桂林。

得上海文匯報高柯靈信。贈邊鼓集一冊，索稿，並言上海申報時有署名「次愷」者投畫稿，字畫均酷肖吾筆。特剪一幅見寄。吾初見畫，亦疑爲自己所作。難得此君如此恪慕，復以歉懷署名「次」愷。不知是何許人。他日有緣，當圖一見。

三月五日（星期日）

與彬然祖障約，九時到站乘車同赴桂林。途中於郵局得二信。其一鮑慧和所寄，內言前日自申來桂，住三十一集團軍辦事處，盼望相晤。其二上海夏先生寄來，內附弘一法師信，言已在樟州閉關，有信由夏先生轉，因與寺僧約，只收夏先生信，他信一概退回也。又附李圓淨與夏先生信，云卽日出家修行，弘一法師提議重寫護生畫集，彼未能担任刊印之事，並將弘一法師提議重寫護生畫集之書寄夏先生，夏先生復以轉寄與我，

途中讀信甚欣。曹聚仁在漢口揚言欲燒燬之護生畫集，其原稿——弘一法師所書我所繪——已在上海佛教居士林中被倭寇所燒燬。弘一法師閉關之後，猶發心重寫，是誠衆生之福音。吾擬卽覆書，請其卽日着手重寫，寫成後卽由吾依文字重製繪畫，設法付刊。李居士雖不在申，刊印之事吾自當負全責成就之。鮑慧和月前來信，云「將返失地老家，每日看太陽出，看太陽沒」。今何以不待太陽之沒，卽來桂林，是亦喜出望外之事。今日到桂林，當可圖晤。

同乘車者有桂師諸同事，及許君夫婦。許昨日到校，曾在車站相見。今在車站重見，卽索畫，許之。此君多鬚，老而彌健。聞抗戰後從浙步行到贛，舉辦難民救濟之事，

甚是熱心。夫婦皆健談。吾等在車站候車久不至，蔣同事即邀赴隔壁飯店吃飯，向火。直至下午二時半，始得上車。

到桂林已將五時。當晚邀莫一庸，唐現之，莫寶堅，蔣增漢等在秀峯宴會。夜宿林半覺金石家處。林昨日到兩江，以白鐫石章三方相贈，今下午同車到桂，留吾去宿，許再鐫「緣緣堂」印相贈。吾十時至其宿處，彼正鐫印，歉然請正。遂于邊款刊「子愷先生督刻」字樣。餘三方一曰「石門豐氏」，一曰「豐」，一曰「子愷」。當夜吾即在其寓作畫數幅相報。

三月六日（星期一）

破曉即起，訪鮑慧和，得見其戚三十一集團軍辦事處副處長錢縉（可人）君。小坐，即伴慧和出門，至東江路約傅賈共遊七星岩。途中鮑為談別後陷失地情況，娓娓不盡。

據云，自嘉興緊張後，彼即奉母攜妻子逃往烏鎮鄉下，舉目無親，幸得一屋。居數日，寇警迫近，又遷他鄉，如是者數四。直至杭嘉湖盡失，各地維持會成立，始返嘉興鄉下。入城探看，北門大街一帶盡成瓦礫場。寇入城後數天，姦殺特甚。沿杭善公路一帶，逢人便殺，一無倖免者。維持會成，虐稍止，然苛斂殊甚。居民歸家，寇與漢奸常

來搜索，見有女人，則巡遶不去。居民不歸家，則迫令出房屋保管費，倍於租金。鮑之屋則被寇軍佔住，後退出，屋中門窗盡毀。收租一石，寇抽捐七元。鮑有田百畝，只收一石。餘皆被放棄。然寇之活動範圍，只限於城內，一二人不敢出城門一步。且常放謠言，謂吾國求和，彼等將得返國。足見其騎虎之苦。

今日重遊七星岩，走大洞，所見殊勝。所聞亦殊勝：持炬火導游之士人，逐步說明洞中勝蹟，昔日所言皆荒誕惡俗，不可入耳。今則已由五路軍總部改編訓練，修改其荒誕，去其惡俗，而加以抗戰宣傳之標語。忠誠熱烈之誓文，出之於導游之士人之口，足見吾國誓死抗敵之決心，已遍澈全民族。悲壯之美，動人極深。午約慧和傅賈在江東某常州人開之小店中吃飯。下午買物訪友。夜慧和在大中南請吃飯。張梓生宋雲彬皆到。錢可人及其同僚汪毓靈亦至。錢約明晚仍在此處爲吾設宴。宋約明午在皇城飯店聚餐。苦辭不得。夜仍宿林半覺處。

三月七日（星期二）

昨夜在林寓，聞蔣增漢言，桂林有郵局車可搭赴宜山。但須率眷來桂林候車。晨慧和同汪毓靈來開明相訪，即托其問三十一集團軍借一汽車，明晨送吾返兩江，後來載吾

眷屬來桂林，小住等車。議及住處，汪君謂三十一集團軍曾於七星岩築山洞，並在山洞旁園背村租屋，皆不果用，可以相讓。若住山洞中，彼可派同志二人來保護。若住村屋中，則派一勤務兵來助吾工作。其厚意誠可感謝。上午即隨汪鮑到七星岩看山洞及屋。洞中有水，決定用村屋。汪君爲交涉並計劃，招待之誠，筆不能述。午約汪鮑同至皇城飯店赴宋雲彬王魯彥約。下午與傅賈開大中華 100 號房屋間休息。夜赴大中南錢可人約。錢設宴甚盛。並言車已備，明晨由鮑押車到開明迎我。

是夜聞郵局張君言，郵車日期不定，且多人恐難搭乘。彼雖言當爲我盡力設法，但吾聞此言，即變計劃，決仍從兩江坐船赴宜山。恐此車不可靠，吾移眷桂林，徒勞跋涉。又恐即有機會，亦是嗟來之車，吾不願也。祖璋亦云然。是夜宿大中華。林半覺十時來邀，吾已就睡。其至誠可感謝。

三月十一日（星期六）

霪雨連綿兩月有餘，近日稍稍放晴，閒步門外，但見羣山青翠，佳木葱蘢。雖無鵝黃楊柳，亦自成春色。村舍牆上抗戰標語鮮明觸目。在昔承平之時，吾曾咀咒牆上廣告大字，如「仁丹」，「骨痛精」，「金鼠牌香煙」等，爲其色彩奪目，打破自然之美，大煞風

景，乃商業資本主義蹂躪美感之行爲。今牆上之抗戰標語，形式亦猶仁丹，骨痛精，金鼠牌香烟也，然吾讚歎，爲其出於愛國熱情，表示吾民族好仁惡暴之精神，不但無妨於自然美，且喜春景增色，大地增光。美固不限於形式，精神之美更增於形式之美也。然現行抗戰標語，吾見其有修改之必要。第一缺點，爲內容失之空泛。譬如吾家前面牆上之橫書大字，文曰「大家武裝起來保衛我們的家鄉」。前日吾家小兒見之，率然問曰：「外婆（七十二歲）也要武裝起來麼？新枚（半歲）也要武裝起來麼？」吾一時難於置答。此雖小兒之見，然標語本身太泛而不切實，自是缺點。蓋太泛往往成爲空文，僅作裝飾，難收實效。况民衆之中，見識類小兒者實多。故標語內容，務求切切實實，使婦孺皆能信受奉行。又如車站一帶牆上所見：「愛護傷兵就是愛護自己」。此種含有文學趣味之語句，亦不宜作標語。因「愛護傷兵」與「愛護自己」之間，不能直接加等號，必須用三段論法，或推求因果，方才相等。故民衆一見，勢必心生疑問，要求解釋。但誰能終日立牆下，執塗人而一一爲之講解三段論法與因果律哉？故吾謂標語內容，務求切實。如「擁護領袖，抗戰到底」，「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斯可矣。第二缺點，文句失之太長。長句內容必然複雜。複雜則民衆難於理解。譬如車站背後牆上所書：「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宣布廢除中日間一切屈辱協定」。此句共二十一字，內有三動詞。轉折太多，難於

理解。第三缺點，文句常有語病。例如兩江至永福間某處路旁，牆上大書「拿出良心，國家服務」。此文句中，一個來字千萬省不得，省了將變反宣傳，至可笑也。

總之，標語內容忌空泛，形式忌長句及語病。必須以切實，簡明，通暢爲三要素。想今日各宣傳部隊，必有注意及此，而與吾共鳴者。

三月十一日（星期日）

吾家將徙宜山，此消息已遍傳全村。蓋自二月底起即準備啓行，但舟車難得，遷移再三，行色已見半月有餘，故村中遠近皆知也。昨日某鄰人不知因何誤會，到學校放一謠言，曰吾家明日離去。彬然父子及祖璋以爲真，午後特來送別。實則桂林三十一集團軍爲吾謀車尙無回音，此間雇船亦暫從緩，何日可走，尙不得而知也。坐談片時，送三人到圩，正值市日，見有賣鉄樹者，每株一角。吾即買一株。將手植於租屋之空地中，以留紀念。他日抗戰勝利，吾率眷返杭州，道經桂林，必來此一訪舊居，此樹當欣然待我之來訪也。路遇數相識者，皆不解此意，訝我正欲遠徙而反買樹。我之所爲，彼所謂「無益之事」也。古人云：「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三月十二日（星期一）

得三十一集團軍電話，汽車辦不到。決計船行。上午赴新圩托黎君向蘇橋拉船，約十六日回音。尙有三天可以徜徉。

一 選宋人詩教諸兒。內有一詩云：「青山不識我姓氏，我亦不識青山名。飛來白鳥似相識，對我對山三兩聲。」此詩用以教人藝術的觀照，最有效用。能於理智與實利的世界以外另闢一眼界，則世間萬法常新，處處皆美的世界。近世美學雖有新學說及新藝術論，然藝術意味之深長，無過於有恬化者也。

三月十四日（星期二）

上午赴圩請黃醫生爲華瞻牙疾開方。此醫生乃由藥店主兼任。此藥店只此一人。診目、開方、配藥、算賬、收錢，皆一人任之。店前懸一招牌，上書「新病舊疾，來店求診，只取藥資，不收診金」。吾初見其店陳設，在全圩爲最整潔，故去請教。所售藥、價甚廉，每服不過二三毫，而服之屢有良驗。因此一再求診，今日乃第三次。牙痛藥二服，連敷藥一包，價只七毫。因念今後恐無第四次請教之機會。得藥後特赴菜場買肉一

方，持贈以表感謝。黃醫生堅辭不受，強而後可。凡此皆足見其業雖簡陋，其人醫德甚高。君子曰：何陋之有。

三月十五日（星期三）

今上午赴新圩黎君處問船，大失所望。緣前日開到航空會修理廠大批飛機另件，需大船一百五十隻，裝運柳州。附近蘇橋等處所有船隻，均被拉雇，民間萬難得一。吾到橋邊找修理廠當局，向之商借，其人皆廣東產，言語不通。最後一湖南人告我，廠長已赴柳州，限彼等趕速裝運機件，故船隻未便分借。語甚誠懇。吾遂絕望。老杜云：「天下尙未寧，健兒勝腐儒」，今日飛機自比講師重要，理應讓彼等優先權，吾無憾矣。惟行期愈限愈遲，心焦殊甚耳。即赴學校，托學生蘇元章，李錫範二員代為向江邊搜求義寧同鄉船。若不得，托其專走義寧向鄉親借船。義寧地近江源，兵士拉船所不到處，必有希望。大船只要一隻，小船則需兩隻。愈早愈好，價格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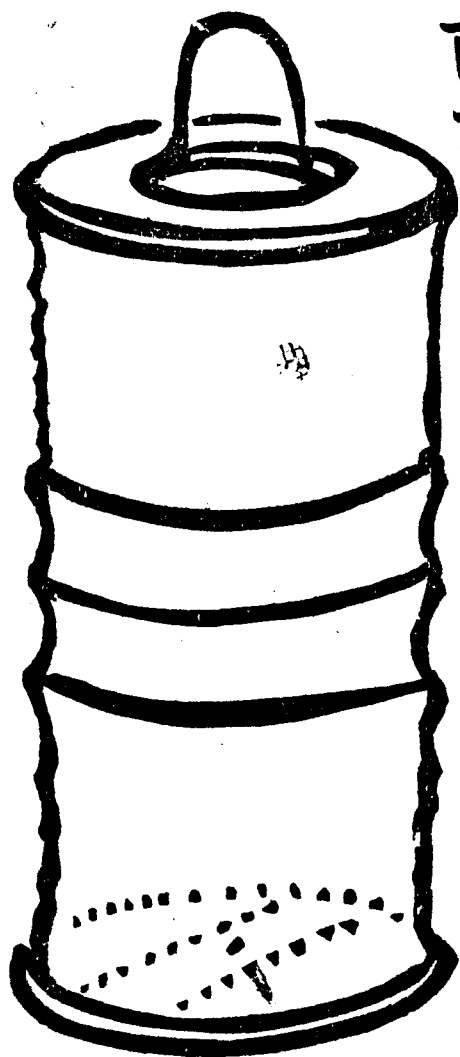
三月十六日（星期四）

欲行不行，今日已不知是第幾次。半月以來，天天準備走，而天天不走。初則懊惱

，繼以忍耐，今則成爲習慣，無所動心。似覺走也好，不走也好；家不異船，船不異家；兩江猶宜山也，宜山猶兩江也。不但吾個人爲然，兒女亦皆如此。友人謂吾等皆有修養工夫。戲答之曰：「吾曾讀數行佛經，諸兒近讀一篇養生主，故克有此工夫。在廣西，非有此修養不可。」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

閒行圩上，見店中有摺燈，每隻連蠟燭一毫子。買兩隻歸。製法甚簡單，形式頗不惡。若加以精工，可抵日本紙燈，勝如北京宮燈。持燈歸家，心忽生疑，不敢出以示人。緣昨日一吟從林中採一種枝條歸，被房東娘娘所阻止，迫令投出門外。一吟捨不得。遂哭。吾等詰房東娘娘何故迫令拋棄，始知此種枝條乃專作哭喪棒用，入門不祥。况昨日起村上打平安醮，故此物更觸忌諱也。今吾手中之燈，形式簡陋，顏色樸素，毋乃亦屬不祥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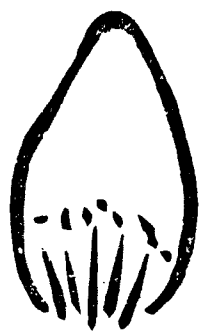


。緣昨日一吟從林中採一種枝條歸，被房東娘娘所阻止，迫令投出門外。一吟捨不得。遂哭。吾等詰房東娘娘何故迫令拋棄，始知此種枝條乃專作哭喪棒用，入門不祥。况昨日起村上打平安醮，故此物更觸忌諱也。今吾手中之燈，形式簡陋，顏色樸素，毋乃亦屬不祥之物

，而又觸房東娘娘之忌諱？於暫藏燈於室，先問房東娘娘摺燈之用，知非不祥，始出而用之。燈周用黃油紙，頗光明。將來船中可以懸掛。

元草等採桃花歸，阿仙以空墨水瓶養之，供諸窗緣之上。吾對此暫入晝夢，夢見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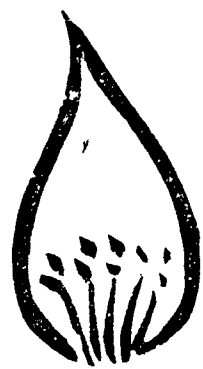
苗十



廣西
桃花瓣

南清明景色。又想起綠綠堂樓上窗口所懸自書小條幅。幅中書皇甫松小詞云：「樓上寢，殘月下簾櫳。夢見秣陵惆悵事，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鬢坐吹笙。」此幅久已成爲砲火下之灰燼，而形容猶歷歷在吾目前也。

廣西桃花異於江南：花瓣之輪廓線率直簡單，而見優美。花色亦近於深紅，而不鮮麗。



江西
桃花瓣

三月十九日（星期日）

蘇李二生自義寧返。舟已雇定二艘，舟主兄弟二人，名石大天及石禾禾。價桂鈔一百三十元，送到鹿寨。約二十一日開到兩江。浙大廿七開課。倘舟如期來到，廿二啓行，到鹿寨即乘車，則開課前或可趕到。然此權操諸石大天兄弟二人之手，吾惟有聽「天」

由「石」而已。

作廣西小品八幅。最有特色者爲十歲兒童背嬰孩放爆竹圖，及全家圍繞火爐上圓桌面吃飯圖。前者嬰孩之頭向後傾掛，似將脫落者。後者桌低於膝，菜僅一鍋，肉，菜，蒜，辣，雜置其中。二圖皆有原始生活相。

三月二十日（星期一）

天雨，恐船不能如期開到，沉悶之極，飲酒至醉。丙潮來。桂師本學期以星期一爲休息日。蘇李二生來，告船隻詳情，以慰盼待，並買餅及酒送行，好意可感。

夜授諸兒英譯論語「冠者五六人」一章。譯者可謂已盡能事。但給中國人看而已，西洋人讀之未必能懂。即使能懂，所懂得者必遠不如吾人讀莎氏比亞所懂得者之多。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天又雨，船不至。焦灼之極，反變安定。前日因候舟不至，爲免焦急，卽利用時間，重作漫畫阿Q正傳，已成三分之一。今日焦急之極，又變安定，遂續作該畫。駕輕就熟，一朝而獲十幅。此畫共計五十四幅，若船遲遲不至，則畫或可在此完成，然後啓程

此畫今日已是第三次重作。第一次作於廿六年春，時閒居杭州田家園，茶餘酒後，取阿Q正傳逐一描現，懸之床頭，以爲友朋談笑之助。時張生逸心同居杭州，出資自印吾所作西湖十二景將成，即要求再印漫畫阿Q正傳。許之，夏間鋅版五十四塊已成，付上海南市城隍廟附近某印刷廠印行。正在印刷中。八一三事起，南市成爲火海，此阿Q漫畫之鋅版及原稿皆成灰燼。不久我即離鄉逃難，轉輾流離。途中常念及此稿，自念此身若再得安居，誓必重作此畫，以竟吾志。廿七年春抵漢口，錢君匉預知此事，從廣州來信，爲文叢索此稿。吾許爲重作，在文叢連載。即先寄二幅。續寄六幅。二幅後果刊出，六幅寄出後，正值廣州大轟炸，君匉逃避九龍，旋即返滬，郵件遂查無着落。不久吾離漢，赴桂林，任桂林師範課。而文叢復刊，李采臣來函請續作；錢君匉則在滬辦文藝新潮，屢以航快及電報索此稿。吾對兩方皆不允，因一則第三次重畫，少有勇氣，二則身任師範教師，無復有描寫阿Q之餘暇與餘興；三則兩誌並要此稿，使吾左右爲難，索兩皆不允。並非奇貨可居，實爲避免糾紛。君匉函電紛繁，並在誌上預告，復將文叢會載之二幅再製鋅版，刊于文藝新潮之上。吾知其不得已也，但吾之不應屬，亦非得已。遂另作他畫二幅寄贈之，並許以後再寄他畫。至於阿Q漫畫則決不刊載任何雜誌。此

亦可以對君甸矣。今者，桂師已辭，浙大未就，無職身輕，畫興又作。一朝而獲十，則預計五六天即可完成。倘舟車再遲五六天不至，則吾可在此完成此業，逕寄上海開明印單行本，然後動身赴宜山。此亦意外之收穫也。

下午唐現之君來，贈羊毛筆一支，桃源石一方。石印請其轉請林半覺君鑄「緣緣堂主」四字，有便送宜山。半覺有金鋼鑽，能刻桃源石，並許爲再刻，故托之。唐君以歉懷求教校事，吾愧無以貢獻。但勸其留意物色音樂教師，多買風琴，造成注重音樂之校風，則其所抱「藝術辦學，禮樂治校」之宗旨，庶幾可以達得。蓋化民成俗，莫善於音樂。不必求證於古，即吾所親歷，亦有二著例：一者，幼時求學於浙江第一師範，李叔同先生教音樂甚嚴。全校置備大洋琴二，小風琴數十。吾輩午飯後十二時一刻，或夜飯後六時一刻，常爲教習彈琴之時間。吾至今吃飯快速，不消十分鐘，蓋於此時養成習慣。浙一師後雖遷，然曾受李先生教化之畢業生中，不乏志士仁人或社會之有力分子。吾確信其爲音樂藝術之效果。二者，去歲馬一浮先生居開化，第八路軍暫駐其村，與馬先生爲鄰。聞馬先生言，八路軍紀律更好於五路軍，五路軍駐在時，軍官曾來叮囑，請將火腿等食物收藏內室，以免不良兵士見可欲而行非禮。八路軍到則不須軍官鎮壓，天然秋毫無犯。唯勤於唱歌。每日除操練外，盡是唱歌時間。蓋唱歌可以統御感情，調劑生活

力之過剩。兵士之心身皆得適度之發洩而調和圓滿，自無作惡爲非之餘暇矣。然此猶音樂之小用耳。吾以此二例告唐君，勸其注重音樂。此外則愧無善言可以奉贈。唐君虛懷樂受，必不河海斯言。吾將拭目以待桂林師範之禮樂化也。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上午又作阿Q正傳漫畫十幅。下午一時義寧船二艘開到。蘇元章君陪我同華瞻到江邊看船，約三點鐘放過浮橋，先將一部行李裝船。吾謝蘇君，偕華瞻急急返家，以爲將盡半日之長以治行裝也。途遇元草呼號而至。問其所以，則曰：「傅賈二先生來我家，說舒羣在桂林打電話來，謂浙大有電報來，云日內派校車來迎。故請勿雇船。」吾聞訊，不敢遽信。吾煞費苦心，始得此舟。得舟才數十分鐘，又將捨去。天公太惡作劇，世間似無此事。故未敢遽信也。及返家，見傅賈二兄，始知其詳。不久唐現之君派人持紙條來，亦言接舒羣君電如此。吾不悉此電浙大何人所發？何以由舒羣君打電話？不敢確信，卽托傅賈轉囑蘇元章君吩咐舟人，說我有事明日不能成行，行李暫緩裝船。且待車至，然後謝舟，津貼定錢若干可也。

欲行不行。感情驀地緊張，驀地寬弛，略覺異常。吾聞聽善養生者，心意泰然：不

爲外物所動。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而况區區舟車之事，豈足以動吾心哉？是晚續作阿Q正傳漫畫如故。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諸兒皆好動。每次欲行，必上圩買食物——如麥餅花生榨菜等——預儲行囊，以爲餓糧。每次欲行不行，則出而食之。如此是再三矣。今聞有車可乘，復上圩買物，以爲車日內卽至也，據諸兒說，自到廣西後，買物付錢，商人往往多找。無論在桂林，在兩江，所遇均不止數次。因商人多不善算。若買物種類稍多，或稍零碎，卽不易算出售價。仰天良久，始得總數。然其總數往往錯誤，非多算，卽少算。兒童皆善算，故多算必加辨正，決不讓其便宜。少算則視商人而對付；若爲貧苦小販，則糾正之，使之感謝。若爲大商店則聽其錯出，樂得儻來之物。歸家相告，以爲笑樂。吾夏間在桂林時亦曾逢到一次：某菜館算賬，吾以五元票請找，所找甚少。吾訝其太貴，檢點賬單，原來多算一元。請其重算，彼卽自認算錯，卽添補找頭。吾見其添補，以爲此次必無誤矣。卽將賬單和找頭并作一卷，塞入衣袋中。歸家檢點，原來多找大洋六角。天暑路遠，吾懶惰無心學老成，恕不奉還。是日歸途買汗背心一件，出洋六角，此汗背心卽等於儻來之物

。據兒輩說，在杭州上海時，絕少此種儻來之物。留心勿被商人錯去之不暇，豈敢妄想錯商人之錢？足見廣西一般商人不長於數學。其錯進全屬無心，應加原諒。其錯出由於疏忽，甚是可憐。因徧誠諸兒，以後務須代爲算賬，公正交易。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上午派兩男兒到校探詢有否關於汽車之電話。午間歸，車子毫無續聞，却帶來居林才君逝世消息。此君與吾同事才數月。即患吐血，歸永福養病。去冬吾到永福，曾蒙其代爲覓屋。後病重遷兩江校旁村中，到今才一二月。前日吾在江邊覓船，遇其夫人，猶言病須久養，並謝吾所贈藥。不意今即逝世。天壽同歸於盡，不足深惜；但身後有孤兒寡婦，來日當大難耳。吾即赴校，偕彬然往弔。其夫人穿白衣裳，見吾等即宛轉悲啼。吾等無言可以相慰。默坐久之，又覺不成體統。吾勉作空套語相勸，即出預藏唁儀十元，以代香楮。即匆匆辭歸。居君所用臥床，乃我所贈一竹榻。此竹榻去年夏間初到桂林時所置。後決定遷宜山，器具難帶，故自用校具而以此榻奉贈。不料此即爲其死所也。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昨夜陸聯棠君言友人今晨赴柳州，吾托其從柳拍一電報到宜山浙大催車。

上午同張梓生訪胡愈之。遇之於生活書店棧房中。愈之所欲與吾談者，乃一大計劃：彼擬廣約朋友，編製抗戰宣傳文畫一大套，令全國五百家以上鄉村各置一份，名曰「抗戰建國室」。此種文畫之讀者爲民衆。故必須極端大衆化，且多用圖畫。圖畫方面，彼意約我相助。我甚佩其計劃，允爲襄助。吾意大衆閱讀之圖畫，以「肖似」爲原則。構圖宜「明快」，用筆宜「工整」君必欲吾相助者，吾當改革畫風，或借用他人之手，以表自己之心。愈之以爲然。其第一步須接洽主辦機關。此全國之事，非有雄厚基金不辦。則私人團體恐難勝任，宜請政府担任。若果實行，此事業比教書更有意義，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愈之贈吾福建茶二罐。憶昔緣緣堂初成時，有閩僧贈我此茶。今復得此，使我回憶往昔。

午訪吳敬生，謝其汽車。卽在其家午飯。席上有蠶豆，吾今年第一次吃。兩江未見，桂林聞已上市半月矣。下午同吳訪詹允明君。取回星賢兄所抄湛翁詩文十冊。此抄本詹極保重，未嘗須臾離身。曾欲擇一可繼續三四天之雨天，掛號付郵還星賢兄，而終未

擇得。(雨繼續三四天，則自付郵至送到，可免轟炸。)今得吾便，喜不自勝。然吾今後多一担負。幸攜有布袋。納之袋中，掛手腕上，須臾不離。

於愈之處見一月份牌，乃上海所流行，設計頗佳。該月份牌中畫麻雀一桌。王寵惠，張伯倫，板垣，及達拉第四人共叉。王背後站蔣介石林森二人。張背後站羅斯福。板垣背後站墨梭里尼，希特勒。達拉第背後有史太林。窗外復有多人張望，吾不知其名。桌上麻雀，王寵惠已和倒，清筒子，九聽教。板垣南風一對與張伯倫對殺；白板一對，與達拉第對殺。各人視線集中於王寵惠之清筒子。此畫借中國社會中堅分子所榮心醉魄之麻雀而說明國際形勢，設想可謂巧妙。上海租界中只知麻雀而不知世事之女太太們，亦得因此而知國際形勢。此畫之宣傳力可謂廣矣。

下午電兩江傅彬然，請其明晨來桂林，共商中學生復刊事。蓋此次若不復興，後恐不再有機會，直須到太平後復刊。昔曾子居師賓之位，尚有人譏其寇至先去，寇退則返。况中學生一冊雜誌，豈可於患難中逃之杳杳，而亂平後再來做生意哉？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晨蔡定遠來訪，共吃早點。上午買另星物件。午彬然至，愈之約赴大華吃西菜，張

志讓君同座。

晚章雪山兄宴客於美麗川菜館。彬然被推戴爲中學生主編。列聖陶爲社長，聯棠爲發行人。吾亦列名爲編輯委員。固辭不得。一年半以來，青年學生以此相詢者甚多，呈每答以「不久終當復刊」，故今日竭力玉成之，使吾對詢者可以踐言耳。編輯之事，只能掛名。稿則自當隨時寫投也。

晚開明開來賓旅館，館彬然與吾二人。窗臨西湖，奇峯羅列窗前，形似犬齒。所謂桂林山水甲天下者，其此之謂歟。

此旅館乃新開張者，其茶房廣西本地人，且似是新執此業者。其人忠實可笑：上午吾入室，見門口懸二牌，上書「傅彬然」及「豐子愷」。吾指第一牌，謂茶房，應加「先生」二字，不應直書姓名。茶房唯之，卽去改寫。晚歸室，見其一已改爲「傅先生」，其二仍是「豐子愷」。此人不能「舉一反二」，只能「話一是一」。忠實至於此極，真意想不到。

將就睡，有客叩戶。迎而視之，面貌依稀髣髴，而不能憶其姓名。及其自言，始知爲沈平波，二十年前吾任教春暉中學，每半月赴寧波七塔寺育德小學教課一次。沈君卽育德之音樂教師。當日曾與吾共晨夕。一翩翩少年也。今其面貌特點如故，而蒼老深黑。猶似瓶花陳設太久，雖仍是此花，而枯縮憔悴，舊貌不可復識矣，彼之視我，當更甚

於我之視彼。吾抗戰前兩鬢已霜，今則霜將成雪。鬢亦漸迴黃轉白。昨夜在開明，看細字信甚吃力，怪油燈之太黯。雪山以老花眼鏡相借。吾取而戴之，頓覺字劃清晰。始知非關油燈。實乃視力已衰。今晨已買一百五十度之花眼鏡矣。韓文公年未四十，而髮蒼蒼，而視茫茫。吾今四十有二，視始茫茫。較之韓文公，尙不算早衰也。

三月三十日（星期四）

校車杳無消息，沉悶之至。在桂林聞聯棠言，浙大將遷校雲南建水，教師中多有不贊同者，校車不至，恐因此故。遂打疊煩惱，準備在兩江閒居一學期，以完成吾之逃難六記。不復作赴浙大之想矣。

阿Q正傳漫畫早已完成。前攜赴桂林，請教於張梓生，章雪山兩紹興人。承彼等指示，改正數處。雪山兄善畫，親寫一烏篷船相示，遠近法頗正確。因憶其子章士釗昔在立達求學，長於圖畫，蓋有家學淵源也。今日再出阿Q正傳漫畫全部校改一遍，寫一序冠其首，於是全稿完成矣。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本想將阿Q正傳漫畫航寄上海開明，托爲刊印。前在桂林，聞上海近有日本人搜括書店，並拉捉人。深恐再遭損失，令阿仙用薄紙及鉛筆，將逐幅印摹一套，保留副稿。萬一此稿有損失，可在鉛筆副稿塗墨，再畫出版。無論如何，此畫冊必須刊出。非爲畫冊，乃欲堅持百折不撓之精神。以明炮火之不足畏。

四月三日（星期一）

天晴。隨諸兒至野外放紙鳶。兒時歡樂，今日猶可體感，自知童心未盡失也。

四月四日（星期二）

去年此日，吾家居長沙。吾正率寶仙二女乘車赴漢口求學。匆匆一年，戰事演變，一至於此。言念往事，嘆息彌襟。

四月五日（星期三）

上午十時，吾正作書與馬湛翁先生及章雪村兄，而聯棠來，入門高呼「校車來了。」校役同來，以總務長函呈閱，使知上次校車於廿四開到，誤聞人言吾已動身，遂即開回

宜山。得電報，始再放來。以故遲至今日。真是冤哉枉也。約校役停車四小時，下午二時啓行。此四小時內，收拾行物，手忙脚亂。幸有舒羣同來相助，唐校長亦親來幫忙。舖蓋四個，皆舒唐二君代爲結束。他日亂平，回憶此事，正是一段佳話。彬然，祖璋，又信，丙潮皆來送行，張新虞君亦到車旁相送。舒羣有友人一男一女，皆朝鮮人，欲搭吾車赴修仁參觀僑民生活。故同來兩江。聯棠復有書九十包，已裝車中。吾家行李及十人一人一齊上車，而車已擠滿。二時開車，遂與兩江告別。家具均不得帶走。此等家具共值不過大洋五十元，乃去夏初到桂林時所置。當時準備拋棄，故極度簡陋。今日果然。計竹榻三個，竹桌四個，竹櫈七八個。一部分送房東，另一部分托彬然分送友人。吾與彼等相處半年矣。今日臨別，不勝依依。非爲區區之財，實爲彼等本身。情與無情，元共一體也。

下午五時抵陽朔。浙大辦事處陳君出來招待，並爲看定旅館。久仰「陽朔山水甲桂林」。今於夕陽中相見，果然玲瓏。縣城四周，犬齒山環列，山間有樹，有屋有亭，參差羅列。提神於太虛而俯矚之，宛如上海城隍廟所售假山盆景。所謂「甲天下」者，其在是乎？散步城內，見喪家甚多。門前各懸白布，上書「當大事」二字。此亦一特點。塗遇梁寒松君，此人暑中曾在桂林藝術訓練班聽吾講，近執教於該地國民中學者。承其指示

介紹，得一飯館，全家於此晚飯。力民入汽車檢點行李，發見有三箱二包一籃未曾上車。乃挑婦誤走別路，找不到汽車；而吾等人衆物多，匆匆未及檢點之故。然挑婦皆四嫂（房東）之本家，決不吃沒。即走飯店隔壁長塗電話局，打一電話與聯棠，托其轉電彬然，代爲查詢，擇便送宜山。此次旅行，準備欠有規律。以致遺落行李。下次行李必須編號，上下舟車，必須檢點。

四月六日（星期四）

上午八時開車離陽朔。九時許到修江，舒羣及二朝鮮人下車。十時許車忽拋錨，司機修理約半小時，宣告絕望。準備下午搭車赴柳，明日另開校車來拖。於是只得下車。幸公路旁有小村，名曰三江街，有小客棧，遂借宿其樓上。火食須自備。其廚房甚寬廣。於是買米買菜，自炊自食。附近有蠶豆，甚新鮮。棧主有酒，味亦可可。其人亦和藹。與之閒談。因知此街地近僑民區，僑民來貿易者甚多。明日爲市，可以一看。查篋中日歷，知今日是陰曆二月十七日，正清明也。回憶承平之年，此日此時，正當插柳栽花，踏青掃墓。不意今日流離，至於此極！真可謂「路上行人欲斷魂」也。

夜有兵一隊，來宿吾房門外地上。紀律尙好。黃昏聞兵士中有細語聲。從板縫中窺

之，見羣兵圍一洋燭，正在賭紙牌。語聲甚細，動作甚謹，似偷兒然。吾不覺失笑。卽此亦可見廣西紀律尙佳。

四月七日（星期五）

上午赴市，見僑民甚多，皆戴尖頂帽，衣繡花衣。言語頗可聽。面貌人情亦與常人無別。不知緣何規定此種人爲僑民，而屏絕之於化外。吾深致同情焉。然「化外」生活，或比「化內」自由幸福，亦未可知。今日所謂「化」者，果何物耶？市中有火刀火石及石絨。專售與僑民者。吾髫年時曾見故鄉老農用此物。吾家則早用紅頭火柴。吾長後卽用安全火柴，後改用打火燈。抗戰前又用美國最新發明之吸火器。（形似香水管。紙烟塞入管中，一吸卽着。）今日重見此物，殊覺新鮮。卽買一具。賣者謂「此物僑民所用，你用不着，」堅不肯賣。其意甚佳。吾婉爲說明，始賣一個。價四毫子。吾取而用之，費力甚多，而火不易得。較之吸火器，巧拙之差，不啻天壤，物質文明，誠可寶貴。然火刀時代，殺人工具亦拙，人禍遠不如今日之烈。吸火器雖巧，然與轟炸機毒瓦斯俱來，殺人工具比取火工具更巧。功不補患，得不償失。物質文明片面發達，實人世之大禍也。

。陶詩云：「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下午三時另一校車自柳州來，吾等即改乘此車，拖病車而行。至榴江，放下病車，獨放柳州。抵柳已晚九時。浙大辦事處在樂羣社，其執事陸君出迎，即托其在樂羣社開三房間，攜老幼入憩。以電話通知柳州開明。十時會宗岱偕章桂來。共赴市中晚餐。宗岱客氣，爲付鈔四元餘。吾帶來開明貨八包，即交其帶去，

黃昏遙望柳州城市，想見其相當繁盛。明日頗思逗留一天以資遊覽，但攜老幼十人，深怕警報，不如早發。韓文公柳侯廟碑首兩句曰：「荔子丹兮焦黃，雜餽以進侯之堂。」想見南國風光，必有可觀者。今吾於深夜默默經過，曾不一瞻柳侯之廟貌，誠憾事也。

四月八日（星期六）

晨八時開車，宗岱桂榮來送別。一時半抵宜山，甫抵西門口，警察攔阻，云有緊急警報。司機急回車，開出三四公里而後止。吾等下車，於公路旁草地上坐憩。遙望宜山城，雖小而屋宇稠密，正臥山脚下，靜待敵機之來襲，髣髴赤子仰臥地上，靜待虎狼之來食者。人間何世，有此景象？念之怒發冲冠。草地之旁有小流水。妻女乘此機會爲新枚洗尿布。待警報解除，而尿布十餘塊已全乾。皆大歡喜，收拾登車。車抵西門口，吾

偕華瞻先入城，約開明金君來助理進屋事。入西門，見一飯店，樓上可坐。吾囑華瞻折回，要家人來此吃飯。吾獨赴開明訪金君，來此聚會。吾獨行將及十字街，忽見羣衆擁擠而來，知是警報又作。卽隨衆出北門，渡浮橋，至對河岩石間坐憩。時已五點半，晨在柳吃麵一小碗，至此飢腸轆轤。及連吸紙烟，用以代飯。旁江浙口音之長衫人物，正談遷校建水之事，定是浙大之人。據云建水地方極好，四時皆春，遷校時取道安南，由鎮南關坐火車可以直達。而由此至鎮南關之路，校方已有汽車可借，每人路費不消五十元也。吾未見學校當局，而先在此岩石間聞知校訊，亦奇遇也。

六時半解除警報。急赴開明，約金君同到西門外，知星賢兄父子已導引老太太及新枚等入龍崗園租屋中。乃打發挑婦，將行李押送龍崗園，然後偕滿哥及諸兒入城求食。不意是日自上午十時至此，警報連發三次。市民皆枵腹，飯店擠擁，絕無坐位。於是入開明，托店員代煩。九時始得一飽。店員越釗同王公子鈞亮另送飯兩客至龍崗園，與老太太及力民。食事始畢。十時返龍崗園。見三室各僅方丈，有二床。十一人居之，殊無辦法。幸開明有貨堆存，卽與諸兒共抬貨包，平鋪地上，作一大床，十一人始各得其所。開明二樓上三樓，有明窗靜室，乃吾所租定。內有大床二，亦吾所購置。但爲警報，曠安室而勿居，而十一人擁擠於三方丈中。但不視爲屋而視如船，如則艤艦區艦，何窄

之有？

四月九日（星期日）

晨起，見此間屋雖小牆壁甚潔白。室外有假山亭臺，又有山徑高下曲折，岩石崢嶸突兀。可以遊目騁懷，亦以避炸彈。屋租桂鈔三十五元，以屋而論，太貴；以環境而論，並不貴也。

王星賢夫婦送粥來，復購小菜及米相贈。令人深感。顛沛流離之中，幸有好友，賜以精神的慰安及物質的幫助。不然，茫茫人海，吾區區一家毫無存在之意義矣。因星賢兄知前日以電報告吾放車來接之王駕吾兄之夫人，於昨晨病逝。星賢兄與彼同居燕山村馬湛師之茆屋中，昨日上午忙於幫辦喪事，下午復忙於招待吾家。真是送往迎來，忙不可當。今晨復來送粥，吾心甚歉。駕吾夫人之病發於泰和，抱病遷宜山，終於昨日長逝。吾於駕吾，心儀已久，不意於其悼亡中初相見也。遂托鈞亮入市購香燭，隨星賢兄赴弔。「着我三椽茆屋送老白雲邊」者，今日始得見之。原來如此。

下午整理三方丈，復入城訪昌羣兄。又見王季梁，梅迪生，竺可楨，胡剛復諸君。始知遷校正在開會，大半可成事實。吾初至即聞欲行，殊不願意。心中自忖，吾決不隨

校「五月萬里雲南行」。既至宜山，就作宜山人可也。

四月十五日（星期六）

上午續講藝術教育，聽者驟增，共約百餘人，後排無坐位，均站立，如看戲然。吾猶演獨腳戲，頗感周章。下課後聞學生言，其中有許多人逃他課而來聽吾講。此大可不。必。但亦無法阻止。不知彼等何爲而來？爲好奇乎？爲藝術乎？爲教育乎？抑另有所爲乎？

夜與四兒請其先生周君在江南餐室吃西菜。菜殊簡陋，聊表敬師之意耳。

四月十六日（星期日）

上午駕吾夫人出殯，吾往送之。見竺可楨校長亦來送殯，其黃色制服之褲，腎部有兩破洞，大如手掌。吾幾失笑。於此可知竺校長之節儉。儉以養廉。廉以勵節。廉儉與節，今日中國之對症良藥也。竺校長有此藥，可以博施濟衆矣。

晚教育系學生來要吾參加其學會，謝之，又派二女生來。固辭不獲，遂令華瞻照電筒，赴文廟參加。會員三四十人，皆同系。會上並無教育討論，但討論慰問某教授太夫

人之喪。甲日以電報，乙日以快信，丁又以航空信。紛紛提議。舉手表決。費時甚久。討論畢，即繼以餘興。要吾參加，謝之，但以數言相贈，盼其以後多多準備關於教育之問題，共相討論，然後繼以餘興可也。

四月十九日（星期三）

下午到文廟上藝術欣賞課，教室僅容二三十人，而聽者有百餘人，皆溢出門外，嗷嗷待坐。急赴註冊課，托為設法。因暫用飯廳為講堂。飯廳者，一大茅棚也。吾入門時，衆已歷亂就坐，而桌檯東坍西倒，橫陳地上，狀似初遷家者。幸有黑板，可以將就開講。因念如此講藝術欣賞，恐為古今所未有。他日亂平返杭州，回憶今日之情形，乃真可欣賞也。

欣賞二字，似有未妥。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先正名。所謂欣賞，實即對藝術品之看與聽之事也。總稱此事之語有二：即欣賞與鑑賞。前者有歡樂之意，不宜於悲劇哀詩。後者注重鑑別，含有批判之意，適於古畫古玩等，而不宜於一般藝術品。今吾所以默認「藝術欣賞」之名目而從事開講者，即因想不出更妥之第三名，而權用「欣賞」。古人用欣賞二字者，如陶詩「奇文共欣賞」。然欣字不限歡欣之意，亦可當作「滿意」「稱心」

之義，如「悅」字然。滕文公從孟子學喪禮，定三年之喪，齊衰之服，而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恪盡先王之制。故「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此「悅」字若訓爲歡樂之意，則不近人情。應是「悅服」，卽「心誠悅服」之意。卽「滿意」「稱心」之意也。今「欣」字亦可訓爲「欣願」。故不妨用於一切藝術觀照。觀悲劇者，出錢買淚也。流淚有快美之感，乃人所欣願。故悲劇哀詩，亦可用「欣賞」二字。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弘一法師從漳州寄來書法六件。賜吾一小聯，文曰「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乃緣緣堂西室琴上所懸者，已爲砲火所毀，前吾去函請再賜書，今日如願矣。餘小立幅五件，一代星賢求，一代彬然求，一代現之求，一代彬然友人糾咎求，一代居林才求，而居已逝世。吾得代爲保存，待其子成人後倘有要求，然後歸之。並擬作書焚化，將此意告林才之靈。

賜彬然立幅，文句最宜於勉今日之人。文曰：「華嚴經云：應發能堪耐心，救惡衆生。」今世惡衆生多如狗毛。非發能堪耐心，不屑救渡。遯世之士，高則高矣。但乏能堪耐心，故非廣大慈悲之行。彬然忠於利人，得此訓當更加策勵。吾願與彬然共勉之。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天晴。上午上課，十時半返寓。查日曆，知今日乃陰曆上巳。「三月三日天氣晴，長安水邊多麗人」今日烽烟滿神州，不知何處是長安。

昌兄自途中寄信與星兄及吾。附口占一絕：「山城曉角動輕寒，欲去回頭頓繚看。萬里烟雲歸夢短，幾行清淚落花殘。」星兄欲和，嫌末句不詳，擬用「未應殘」以破之。吾擬於其詩中覓畫材，作畫相報。

午三學生來訪，胡慶鈞，王樹椒，江西人。侯俊吉，江灣人。皆雅好文學，以²⁸⁷體制相詢。吾以前雖常寫小品文，然初不自知此體爲「小品文」與吾之作畫而不自知其爲「漫畫」相同。（十餘年前吾初作畫，揭於壁。鄭振鐸兄見而持去製版，刊之於文學週報，人稱之曰「漫畫」，吾則人云亦云耳。）故對於文體，看得很輕。凡出於自然者，雖前無其例，亦又自成一體也。故對於三生之問，愧未能詳答。又有一史地系學生，劉操南，無錫人，問吾佛經應讀何書。詢其經驗，云曾讀金剛經，彌陀經等。吾告以可先讀大乘起信論。此地難買。吾有此書，下星期當從鄉下取來相借。今人競尙科學工業，罔國家之急需。然置藝術宗教於高閣，實文明墮落之由。此生能在此環境中發心

學佛，實爲難得。陶詩云：「人之所寶，尙或未珍。不有同好，云何以親」吾當竭綿力爲此生之助。

下午返龍崗園，取所有詩本。擬選護生詩寄弘一法師，請其複選，書寫。然後寄來，由吾按詩補畫，交開明刊印。護生畫集原稿已在上海居士林被燬。吾誓當使之復活。弘師許爲重寫，則復活必比原狀更有光輝。五天不見新枚矣。今日返家，見其默坐竹坐車中。見吾入門，則瞠目而視，久不轉睛。古人詩云：「初歲嬌兒不識爺，」正是此種情景。

晚與雪山星賢二兄共酌。宜山有金橘酒，比三花緩和。雖比不上紹興，但不若三花之有臭氣。三人盡一斤，吾已銘酌。枕上憶昌羣贈詩，率和一絕：「瘴鄉三月乍溫寒，千里詩來畫節看。却羨知章歸計早，到家應未見春殘。」又得畫題曰「移蘭圖」擬繪松下兩小兒將盆中蘭花移植於大地中。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晨送雪山兄上車返柳州。歸寓爲昌兄作移蘭圖。復爲軍校章振中君作凱旋圖。章君之兄振聲在漢口與吾及二女鄰居。振聲紹興人本色！親切可愛。其弟酷如兄。且多能。

今晚林仙元草來此同住。振中爲吾等製炸豆腐，味極佳，爲之加餐。

下午隨星賢兄散步於江北第二公園。所謂公園，僅有一馬櫪，三五老馬奄仰其中，似有千里之計者。途遇詩人汪君，已穿軍裝，驟見不可識。諦視其胸章上姓氏，始認識之。吾與此君今日第三次會見。第一次在十餘年前，見之於上海五路電車中，由錢君匄介紹。彼時此君風度瀟灑，翩翩然一青衫詩人也。第二次在去春，見之於漢口師竹友梅館曹勝之處，風塵滿面，已現蒼老之相。然衣冠楚楚，尙有昔年面影。今日第三次相見，已是一半老軍人，全無昔日瀟灑之風矣。昔拜崙爲哀希臘，親自參加希臘獨立戰爭。吾疑此君亦似伏櫪之老馬，胸中有千里之志也。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上午陳寶，寧馨，華瞻來上數學課。華瞻年十六，穿吾之廣西裝，不須改小，已能纏身。吾審其姿，驚年華之易逝，嘆無常之迅速。吾舊作漫畫集中，有一幅題曰「穿了爸爸的衣服」者卽以華瞻爲模特兒。彼時此子年方三歲，穿吾之洋裝背心，其長過膝。扶床學步，其狀可笑。吾卽取之入畫。匆匆十三年後，今日再穿爸爸的衣服，已成平常之事，毫無可笑味；更無人畫之資格矣。古人詩云：「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

零。」今日誦之，似是吾自己所作。

夜十雄請客。振中及新生書店陳君二人自爲廚司，作素菜葷菜均可口。吾飲金橘酒至醉。

下午陳寶寧馨抱新枚種痘。王星賢夫人抱其幼子同來。彼等在西門外寬省立醫院不得，故入城。幸浙大辦事處有痘苗，卽偕赴辦事處種痘。王家小弟弟不哭，新枚則大哭。種後抱到開明門口，哭猶不止。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得陶亢德信，附寄稿費十三元。又剪中美日報「次愷白白」一節見示。始知次愷君乃一青年，受護生畫集感化而學吾畫者。午飯時與星賢兄談護生，彼謂儒家不素食原因有二：一則儒家重祭祠，必備犧牲；二則儒家重孝，七十非肉不飽。故不尙素食。吾謂但避殘忍，保惻隱之心，則事可不必拘泥。今之反對食三淨肉者，或謂自己食肉而以殺罪貽人，或謂多一人消費，卽多一份供給，故買已死動物，乃間接殺生。此皆拘泥於事而忘其理，不事內省而務外求者，能素食最佳。不能素食，則食三淨肉，亦屬無傷。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天比昨天更晴。又逢市日，城中甚鬧。恐有空襲，出城擁擠，準備再花半天，九時半即返鄉。下午三時入城，城中又安然如故。此半天將來一併向侵略者算賬。

下午四時到標營上藝術欣賞課。在休息室坐憩，聞窗外學生趨集教室，皆呼「欣賞藝術去！」不禁失笑。此課名曰「藝術欣賞」，似有未妥，且近滑稽。既無實技，又無設備，但憑吾三寸不爛之舌，在蘆菲棚中黑板前信口開河，說食不飽，而各曰「藝術欣賞」，誠屬可笑。吾在此担任此可笑之課，不亦異乎？

上午托慶遠中學梁兆洵君，代聘家庭教師，晚梁君偕一邱女士來，謂邱能代覓友人担任；拜托而別。

得章雪琛先生來信，謂丐師已於寧波封鎖前返滬，甚慰。又言弘一法師今年六十，廣結書緣，彼已求得不少。吾聞此訊，將續求之。吾離兩江時航空寄發之漫畫阿Q正傳，已安抵上海開明。調孚兄附信，謂五月中可以出版。此稿二次為炮火所燬，今竟能出世，誠快事也。調孚兄又附關於次愷之剪報。友人關念，千里剪寄，至可感謝。

五月一日（星期一）

戴葆瑩夫人顧娛春女士從上海寄來洋書兩冊 *How to draw caricatures and cartoons* 及 *Students book of life drawing*，裝璜極佳，在物質精神貧乏之廣西宜山視之，更覺精美絕倫。與最近在桂林印刷之「泰和會語」比較。精粗之差不啻天壤。而翻閱其內容，則貧乏亦絕倫；與「泰和會語」比較，高下之差且不止天壤。

世間之反比例，未有強於此者。吾去年暑假中因廣西中學藝術教師訓練班學員之要求，擬編漫畫描法一冊，曾托戴君代為向歐美購求新刊之此類書籍。今日寄到者，皆最近版。開卷誠有快感：裝訂精確，封面美觀。封面內有襯紙二重，堅白而細緻，厚如呢布。每章前有空白紙，亦復如是。每卷前有 *Frontispiece*，用紙更厚。而所印者，乃諂媚資本主義之淺薄可笑之廣告畫。蓋以此為現代 *Cartoon* 之傑作而示例也。每頁文字，左右留空甚多，天地頭亦甚廣。各頁形如一高貴之藝術品。計其字數，實甚寥寥。行數既少，每行之字數更少。一二寸長之洋字，兩三個即佔據一行。吾以此洋字所說，必為名言至理也。取而讀之，則尋常談話耳。既無確切之畫法示人，更無真實之畫理導人。吾購此書，無異僅購厚紙及裝璜也。早知如此，吾不願於萬里外托友購寄。吾自問所能

編之漫畫描法，內容之充實，指導之誠懇，至少當遠勝於此類洋書。由此可知一般文化之低落，不特中國如此，天下皆然。歐美之Students只配讀此種書籍，其程度亦甚可憐。且如此淺薄之書，作如此之精裝而行世，實甚滑稽。顯然是精神文明衰落而物質文明畸形發達之怪現象。洋鬼子不怕難為情。

雖然，對於葆塗娛春二君之盛意，吾甚感謝。彼等常以書物見贈。此次托買之書，深恐其亦不肯受金。上海寄至此間，郵費亦需一元七角餘。吾當托上海開明代為璧還書價及郵費。若不肯受，必以他法報償之。

五月二日（星期二）

浙大師院王院長送來教育部令：附初高中課程時間擬修訂表，及六年一貫制中學課程時間擬訂表，屬就藝術科審閱，並發表意見。今日整日從事於此。對後者表示一意見：音樂一小時宜改為二小時，始終不減。理由云：「音樂親和力最大，最善於統制羣衆感情，團結民族精神。抗戰建國之時，尤不可忽。故宜增為始終二小時，且在事實上，較長較深之樂曲，一小時不能教完。若半途停止，過一星期再教，則學生都已忘却，重溫頗為費力。一星期二次則易於教成。蓋此課與體育相似，必須團體練習，不宜個別自修，

故宜照體育例始終二小時也。」對於前者，除音樂宜改始終二小時外，對於廿五年所頒課程標準，指摘應修正之處共十五點。此課程標準不知教育、當日如何擬定，如何頒布？內容失當姑且不講，文字上亦多不妥，甚至不通。例如初中女子勞作科教學目標第一項說：「使學生對於家庭之組織與功用，獲有正確之認識及良好之習慣」之類，不知所云。其他內容失當之處，不勝枚舉。吾昔日早已發見。因無言責，遂不顧問。今既來徵求意見，不得不竭誠指示，故就必不可免者指摘十五點，交土院長轉覆。盡吾忠告而已。

五月三日（星期二）

晚赴合陞樓，同席皆數理學者，吾所識者，僅一人，其餘皆初面。但數理者之態度，大都爽直痛快，故不覺生疎。彼此交情雖淺，只要理之所在，不妨直說或爭論。此是此種人之好處。文藝方面之人，往往言語曲折，態度拘謹，或神經過敏，探求言外之言，觀察行外之行。若是初處，甚難暢敘。與之同桌吃飯，其苦不可名狀。今日晚餐席上之各位數理家所談，直諒可喜，為浮大白。飯後談及孔子，有人論孔子不如老農老圃，其常識並不豐富。有人論孔子不知太陽日中近人，抑朝晚近人，其物理知識太淺。皆可隨酒。

酒後與友人漫談：今之科學者及「應登梓匠輪輿」。非經視科學者，事實如此。梓匠輪輿是物質文明之使徒，爲仁義者是精神文明之使徒。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必須提攜並進，方能爲人類造福。故梓匠輪輿應與爲仁義者並重，方爲合理。彭更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孟子非之。今世尊應登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多，且更甚於彭更。惜乎孟子甚少，且更不好辯。

五月五日（星期五）

下午上藝術欣賞課，講遠近法。此週講題爲中國畫與西洋畫之區別。遠近法之有無，實爲西畫與國畫之主要異點。故言之較詳。學生如有造形之先天才能，聽此講當可頓悟。不然，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有數職員亦在聽講。歸途與其中某君同行，續論此事。其人曰：「先生云西洋畫皆用遠近法。但吾觀西洋之山水似無遠近法者。」答曰：「西洋畫無不有之。特山水非直線形，其法不顯耳。」聽其言，知其非富有造形先天之人，只能見顯相，而不能見隱相，故發此問。途中復竭誠爲之講釋，無異又上半小時課。夜駕兄宴合陞樓。同席者有二醫生，二女生，及星賢兄等友，共八九人。駕吾悼亡，喪葬已畢。今日之宴，似爲謝賓。念此，酒興頓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念此，葷菜難於下嚥。合陞樓乃宜山最高之酒館，然房屋之陋，不及吾杭州小巷口之飯店。吾等宴坐之小樓，即在爐灶之上。天熱，火烈，室如蒸籠。再蒸數小時，豬皆將成烤豬，而可爲席上珍矣。

五月六日（星期六）（立夏）

上午十時下課後。卽有連續三天之空間。歸途入某書舖，見有石印白香詞譜箋，索價法幣一元二角，終以一元購得之。憶承平時，諸兒買此書課外閱讀，但費五六角耳。歸寓翻閱！如見故人。錯字雖多，然因熟習，見魯豕知其爲魯亥，亦無妨也。今日在此，讀黃庭堅詞，感慨特甚。山谷晚年以史事謫宜州，卽此地也。箋中述老學庵筆記所載：「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餽。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狹。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蘭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爲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此城樓恐是吾寓鄰近之南門城樓。因該城樓特別寬大，壁上有「宜山修志局」字跡。想見其可居人也。其兄黃元明送別青玉案詞云：「千峯百嶂宜州路……。」魯直和云：「烟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歸鴻去。第四陽關雲不度，山胡新囀，子規言語，正在人愁處。」

。憂能損性休朝暮，憶我當筵醉時句。渡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軒南浦，同擁西山雨。」曰「千峯百嶂」，曰「渡水穿雲」，又曰「烟中一線來時路」，此路自非今日之公路，想見當日行旅之苦。然魯直天性曠達，逆來順受，處險若夷，故曰「憂能損性休朝暮，憶我當筵醉時句」。醉時句者，「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雨替人愁」二句是也。不爲無病呻吟，不作兒女態，誠是大丈夫相！今日因流離而消沉頹唐之人，讀此可以興起。魯直知命，不憂不慎，故其漁父詞有句曰：「人間欲避波儉，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其「欲平地起風波」，吾却羨其「視風波爲平地」。

晚文書課孫君來訪，以浙大教師學生一覽相贈，並附本年二月五日敵機在標營（卽浙大校舍）所投炸彈之詳圖一紙。圖乃炸後測量統計而繪製者，計共投彈一百十八個，皆二百磅之爆炸彈或燒夷彈，落彈範圍不出一方里。可見敵機是日投彈，乃以浙大爲目標。然僅燬一草屋，輕傷二人，（乃炸後救火而燙傷）可謂大幸。是日爲星期日，但大部學生並不離校，皆倒臥在溝壑中。彈落身旁，而竟不傷人。且有一學生患神經病，臥調養室中，爲炸彈聲所嚇，其病霍然而愈。墨索里尼言「大炮響於一切」，實未必然。吾謂「炸彈勝於校醫」，則已有實證。

五月八日（星期一）

昨夜醉後同林仙元草散步市中，買宜興窰水盂一只而歸。今日晨起見之。忘其來歷。久之，始依稀記得。因痛悔昨夜之飲。淵明「且進杯中物」，詩中語耳，非記實也。吾昨夜奉陪友人，而照詩實行，以茅台酒金橘酒傾杯中，而大進特進，以致醉而忘其所爲，愚戇之極！淵明倘有知，必在地下竊笑。

下午同星賢兄陪女先生到燕山村安排課目，準備明天開課。此女先生姓丘，宜山本地人，經梁兆洵君介紹而來。舉止端詳，似可爲燕山村茅屋中羣兒之導師。到茅屋安排畢，順路返家。新枚驟見不相識，抱之則哭。是日天熱，吾穿白襯衣，且不戴眼鏡，故嬰兒不能識也。戴眼鏡抱之，卽不哭。開明派工人三十餘，來將寄存之書三十餘包盡行挑去。丈室忽然寬廠。

夜覺民來談。知明日五九，學生參加市民大會，上午停課，但教職員亦須參加大會。吾有一課，可得免上。大會擬去參加。

五月九日（星期二）

得國命旬刊一冊，內載竺可楨校長宜山開學式講稿一篇，讀之，見其中有良話，摘錄于此：「我們今日雖認大學生自有其更大的任務，但亦不阻止智識份子之從戎殺敵。至於力學盡瘁，甚至捨身為國的精神，更是國家所迫切期望於大學生的。須知在這樣危急的時代求學，除出準備貢獻國家為將來抗敵興國之一個大目標外，更有何理由可說？有人統計，世界上戰爭之年，遠過於和平。就是一百年中沒有國與國的戰爭之年，（內戰不計）只有十五年。今後國際組織不能即有根本改變，至少在我輩身上，看不到世界大同。只有富有實力準備，足以禦侮之國家，纔能免於被侵略，纔有資格享受和平。對日抗戰，實在是極艱鉅的工作；不但最後勝利有待於更大的努力，並且日本始終還是一個大敵，我們殊不能武斷，以為這次抗戰結束，就可一勞永逸。諸君此時正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學問和技術，尤其要打定主意將這種學問技術，出而對國家作最大的貢獻。大學教育的目標，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會，轉移國運的人才。……」

今日五九，天又晴，逆料必有敵機過境。與星賢兄賭東道。而警報竟不來。晚間遂買酒肴請客。暢飲盡歡。近來不願無端飲酒，必有理由。名正言順，始能暢飲。醉翁之意不在酒。吾等賭東道，則意即在酒。

林仙請醫補牙齒，今日起，每日下午必去點藥，一星期完成，工料法幣四元。

五月十日（星期二）

宜山合作金庫開幕，其主任王正夫君邀客。吾與星賢兄擬送對聯一副助喜。昨夜走遍宜山城市，竟無對聯可買。擬改買鏡框，亦不可得。宜州貧乏，一至於此；不得已，作畫一幅，寫農民生活之狀，由星賢題「若時雨降」四字，托鈞亮持贈，並說明其菲薄之故。語云「秀才人情紙半張」吾等二秀才，人情紙一張。

五月十二日（星期六）

上午下課，卽有繼續三天之空閒。小立窗前，看路上行人，忽起時代錯誤之感。往來於宜山城中之浙大教師家族，姿態服飾皆秀麗，一望而知爲江南人物。而其背景則爲唐突之岩石，陳舊之建物，以及面目粗俗，衣裳朴陋之本地人民，且其中有不少大頭顱，更顯示野蠻相，使人想像原始時代之初民社會。此等二十世紀之江南人物，何爲乎來哉？吾在窗口眺望此景，覺得很不調和。但此正是使國家調和統一，使民族均等發展之機會。原來江浙人與廣西人隔遠，偏文偏質，各自成習。抗戰以後，因流離而雜處，正

好互相影響，互相調濟。此亦「因禍得福」之一例也。

夜思飲。赴街買酒菜。見鄰近有店，門前陳列皮蛋一筐。久未食此物，即前去問價。店主母搖手答曰：「此物做得不好，請勿買。過幾天有好的做成，再來買。」又見櫃上玻璃瓶中有胡桃，問價，主母又搖頭答曰：「此物甚貴，每個要毫半，（合法幣七分半）犯不着吃。」吾唯唯而退。此主母不爲自己生意，全爲顧客打算，而出此忠告，其用心誠善！但如此之商人，在浙江恐絕無其例。

五月十四日（星期日）

上午訪諸葛麒兄，及陳大慈君。諸葛之九齡女患大頭頸。吾視之。頸中有物大如雞蛋。此乃宜山人之通病。據調查，于女人尤易傳染。全宜山女人中，有百分之二十爲大頭頸。浙大人員中已有五人染此，諸葛姑娘即其一，餘四人爲女生。原因，據說是飲未開之水之故。治法宜食含碘之物，例如紫菜，海苔，鯊，及鹽之類。或直接服稀薄之碘液亦可。又有人云，離開宜山，其病即愈。諸葛姑娘正在服碘，效力如何，尙不可知。諸葛十年前與吾在松江女中爲同事。當時彼正結婚，吾曾送畫賀喜，後即相別，至今始又共事。而其夫人已生子女六人，腹又便便，不久將得七人矣。可謂「昔別君初婚，兒

女忽成行」也。

得校長函知，六月廿六日開始大考。但未教完之課，得于考後續授至七月廿四止。吾所授藝術教育與欣賞，本無前例，亦無課程標準，一切新創，則長短不計，無所謂結束與否。再講六個星期，於六月廿四結束可也。

五月二十日（星期六）

今日病大減，起坐步行，皆自然。讀托爾斯泰藝術論，頗有感興。此翁大胆，欲徹頭徹尾改革藝術。其言雖難於實行，其心誠善：，處處爲全人類平等幸福着想，大有「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之概。世所謂高深之藝術，在托翁視之，皆 *Pervert*。世之所謂大藝術家，乃彼所謂「被催眠者」。此又有莊子「塞師曠之耳，而天下人含其聰矣，膠離朱之目，而天下人含其明矣」之思想。但莊子之理想，欲改革人類文化之全部；托翁之理想，單言改革藝術，較之莊子，爲不徹底。此其所以難于實行也。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晨，發見半尺長大蜈蚣一條，從星賢兄室中來，直訪吾室。途中被鈞用扁担打死。

與星賢兄飯後漫談，彼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中，最後一項最難。誠然。吾幼時讀張中丞傳：「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答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取不死？」視爲小說中說。今日始感此語之輕重，而確信實有此事。抗戰正未有艾，吾輩如何死法，不得而知。死實難事，非準備不可。吾倘作非命死，擬效謝枋得絕食之法。因此法較爲緩和而自然。下午扶病赴文廟上課。歸而足疾稍愈，大腿上核亦稍退。若請假，病或將轉重。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天雨。上午赴標營上課，講護生，未盡所欲言。

病全愈。晚與周家驥君飲酒。醉後三學生來訪。內有湖南倪君，以人生苦爲問。乘醉竭力慰勉之。十餘年前，吾亦患此苦，故深感同情。然醉後放言，恐欠誠摯，未能宣效耳。

遺落於桂林之箱子三只，擱置陽朔一個半月，今日由校車運到。林仙爲吾買美麗牌香煙一匣，閉置箱中。今日出以孝敬。吸之烟味盡走矣。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上午赴標營大禮堂講演。天大熱，茅棚下站立數百人。紀念週畢，吾講演約二十分鐘，題曰「中國文化之優越」。一開講，後排學生就開始潛逃，終於逃走約三分之一。前面三分之二，因在校長教師監視之下，故不敢逃。不然，恐已全部逃走。我見此頗感不快，悔不拒絕講演。然事已如此，我只有恪恭將事，盡我責任，聽與不聽，在所不計。惟因此而使浙大學生表演此醜劇，甚覺抱歉耳。下午將講演，稿親自校勘。免得印出時錯誤百出。

六月二日（星期五）

爲中學生寫文一篇，題曰「讀愛國詩選」。汪靜之君前日送我此書，吾讀之，頗有所感。因摘錄其中愛國女英雄之故事及詩詞，以告青年，鼓勵其節氣。並以反襯汪精衛之無恥。聞某作家最近於講演中罵汪，開頭就說「汪精衛是什麼精？狐狸精！賣國精！」氣誠激昂，語太粗鄙！欲從名字上罵汪精衛，甚容易。此名字早已暗示此人之將賣國。

●「精衛者，海邊小鳥也。啣西山之石以填海。」彼欲填平東海，使中日連成一片，故其

賣國乃必然之事。狐狸精豈能賣國？

六月五日（星期一）

聞人言，昨夜敵機四十餘架襲南寧，損失如何未悉。擬退租返鄉，商諸星賢兄，彼意尙擬留連，吾亦不動。離城返鄉，我二人各有不便：在彼，因家居燕山村，離城五六里，每日上課，路途太遠。在我則龍崗園僅三方丈，十一人居之，且當夏日，實屬難堪。此外，尙有一事使吾等逡巡不忍分離。卽吾等同居城中，每晚飯後必漫談。海闊天空，無所不語。雖是閒話，而交換思想，互述見聞，在我勝讀十年書。故雖有夜襲，未肯分手返鄉也。誰知傍午警報又作。吾匆匆隨衆出南門，行數十步，始知並無警報，又隨衆返城。事後調查，始知出於誤傳。蓋是日爲市日，十字街口有某攤，因事收拾，其隣攤誤以爲警報將至，（宜山警報，每次先通知，後擊鐘，故未聞鐘聲，已先知之。）亦起而收拾，而動作急遽。諸攤見之，羣起而收拾，路人卽誤爲警報，紛紛逃走。吾亦隨之而逃。實則三人成虎，甚爲可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六月七日（星期二）

傍晚收拾行李，離城返鄉。鄉中三方丈，住十一人，非有巧妙之布置不可。爲此，今下午課及明晨課請假。周家驥君送來，與之飲酒于竹林下。飲畢，諸兒已于三方丈中布置周妥，十一人皆得鷓鴣巢林之技矣。周君允來此爲諸兒授課。幸有竹林，其下可設教桌。天雨則停課。

六月八日（星期四）

久住城市；初返鄉，自有新鮮之感。吾臥一帆布牀，書桌設牀前，晨起卽以帆布床爲椅而寫作。客來卽坐對面之板床上。憶元稹旅眠詩云：「內外都無隔，帷帳不復張。夜眠兼客坐，同在火爐床。」吾今有類於此。

六月九日（星期五）

下午上課，講漫畫。國人皆以爲漫畫在中國由吾倡始。實則陳師曾在太平洋報所載毛筆略畫，題意瀟灑，用筆簡勁，實爲中國漫畫之始，第當時無其名，至吾畫發表于文學週報，始有「漫畫」之名也。憶陳作有「落日放船好」，「獨樹老夫家」等，皆佳妙。今爲學生詳說之。

六月十日（星期六）

梅迪生君屬畫扇。扇之一面已有馬湛翁先生書法。所書爲其舊作五律一首。詩云：自古言皆寄，從心法始生。清涼成月義，普徧與天名。飛動羣分命，山川亦有情，林園隨處好，裘葛順時更。

詩意深遠，卽譯爲白話，亦恐少有人理解。吾卽取「山川亦有情」一句爲作畫。扇面已上骨，不便揭下，用筆拮据，未能配湛翁詩，甚愧。

六月一日（星期日）

入城逢市日，見磁器担上有嘴茶碗，形似抗戰前緣緣堂中所備者，但形式拙劣。姑買一具，以慰懷舊之情。持歸細玩之，見其形與線，皆率直，不優美，遠不如舊藏者之玲瓏。新舊相較，正如宜山與杭州之比。傍晚訪星賢兄，得贈詩一首。詩云：「分手田間去，清言信可珍。感茲朝夕別，懷子性情真。斗室天倫樂，疏籬燈火親。反當重結伴，南嶺倚松筠。」

六月十二日（星期二）

行經宜山之小學校，見無數廣西兒童，或奔走，或朗讀，遂憶某古人詩，深有感。

詩曰：

躑躅趨講席，誦讀門高聲，我亦曾如此，而今白髮生。

六月十四日（星期三）

今下午授藝術欣賞，講葛飾北齋漫畫。此人因常作小畫，人譏其小，即用一百數十紙相接，作一大達磨，各部寸法比例無不中節。復於白米一粒上，畫二麻雀，以顯微鏡窺之，生動欲飛。因念吾懷中有小牙章一，上鐫心經一篇，亦須用顯微鏡方可觀。遂出以示學生，令觀賞云。同是雕蟲小技，吾牙章勝於北齋之麻雀多矣。下午張三小姐自桂林來，同往防疫大隊，見楊隊長，烏鎮人也。

六月十六日（星期五）

大熱，城中九十四度，鄉間八十八度。

錢君甸寄來香港英商不列顛公司出版「戰地漫畫」，下署「豐子愷著」。內刊畫數十幅，皆吾抗戰後發表於各誌報者。此人擅自收集出版，吾全不得知。倘編選適當，則掠奪吾版稅而已，猶或可原。但此書編選，十分惡劣：一者，名爲戰地漫畫，其實吾之畫皆後方現象，名不符實。二者，且內載之畫，有許多幅與戰事毫無關係。最是昔年贈錢君甸之一幅，寫書齋中情景者，亦被收集在內。可知偷編者不管畫意，凡見吾畫，一概剪取，編入，而統名之爲戰地漫畫，欲利用抗戰以發財。三者，卷首居然有一序文，乃吾在桂林時所作藝術講話，曾刊登宇宙風，今被取去，下註「代序」二字。不倫不類，尤屬可笑。如此，故凡知我者，皆能一望而知其假冒。受其愚者，恐只小孩及香港之外國人耳。本應追究，但在此時期，吾實無閒心情對付此種宵小，則姑置之。此宵小料吾不會追究，故乘機偷竊，所謂趁火打劫者是也。卽以此意復君甸，請其將信公布於雜誌，以明真相。但不知君甸敢公布否？

六月十七日（星期六）

夜請王星賢兄及其子鈞亮來便酌，目的在補分手後漫談廢止之憾。星兄於六時來，

共坐竹林下吃茶漫談，繼之以飲酒漫談。直至九時始散。今日之漫談，題材意外奇特：初談賊，次談小便，終於談鬼。所以談賊者，緣前日吾訪王厲，見其壁上揭「每日課兒詩」五絕一首：

鑿破青苔地，偷他一片天。白雲生鏡里，明月落塔前。

乃杜牧所作，絕妙，堪畫，今晨爲畫一圖，面呈星兄，攜歸補壁，爲其諸兒助詩興。因談及此「偷天」賊，高於偷花，偷酒，偷書，偷畫，又勝於於偷閒，可謂賊中之最高尙者。所以談小便者，因星兄言此詩乃被髻齡時在私塾中所誦者。爲言私塾先生課學之嚴，因憶某日先生不准學生小便，彼竟遺溺於綿袴中。吾遂憶李笠翁一家言中，書房內設竹管通小便之法，於是小便亦成漫談題材。所以談鬼者，因星賢兄將長衫脫下，掛樹枝上，遙望形極難看。話題遂轉向於鬼。一直談到燈昏月落，毛髮悚然，然後散歸。門口送別時，吾觀鈞亮執燈伴父夜歸之狀，忽憶日本人所作「漢詩」二句：

月暗小西湖畔路，夜花深處一燈歸。

臨歧亦爲誦之。此句甚佳，不知是中國古詩，抑日本之「漢詩」？唯此二句所寫之歸人，倘是女人，則尤相稱。

六月十九日（星期一）

讀樂記。至「大樂必簡，不禮必易」，憶托爾斯泰及尼采。此二人皆反對「曲高和寡」而主張「曲好和衆」者。今世音樂，技術已呈畸形發達，循流而忘源矣。此事明日當爲浙大學生述之。

六月二十日（星期二）

校刊出版，登載前週吾之講演稿，剪貼於下：

中國文化之優越

——豐子愷先生演講辭——

「文化範圍甚廣，我今所欲講者爲其藝術方面，然各種文化猶似同根之枝葉，則舉一亦可以反三。

五十年來，只有中國留學生而無外國留學生，但在古昔則否，西洋交通阻隔，自可不論。日本則自唐代即派留學生來中國，且曾請中國人去教千字文及論語。直至明

清，來華之日本留學生絡繹不絕。迨明治維新，中國通商，而形勢反變，留學生遂成中國之特產。

先生降爲學生，學生升爲先生。此事實似乎表示外國文化近來忽而優越，中國文化近來已經衰落。其實不然。保有中國靈魂之留學生，想亦確信其不然。留學不過參仿外國之所長，非欲用夷變夏。吾國物質文明雖未發達，精神文明實遠勝於東西各國，藝術則尤非在東西各國所能望其項背。故以藝術界觀之，五十年來，全世界號稱文明之國，無不派大批留學生來華學習。特其所派者非身體，而爲精神，故一般人不易見到耳。

瞿君倘不信，請略敘近世藝壇之概況，以證明之。五十年前，西洋畫界忽起一大革命。千餘年來之西洋畫，面目爲之一變：昔日專重寫實，今日亦重筆意。昔日忠於客觀之模仿，今日亦知主觀之表現。約言之，昔日之西洋畫皆似「照相」，今日之西洋畫始似「畫」。此革命畫風，卽大名鼎鼎之「後期印象派」，五十年來，此畫派向爲西洋畫壇之主將，其影響波及全世界各國。探求此革命之來源，實爲東洋畫之模倣。此模倣之因緣有三：第一，一八五七年，孟契斯泰博覽會中，陳列西班牙畫家之作品。西班牙與日本交通甚早，其畫家凡拉史侃及谷雅等，早受日本畫影響，用

明快之色彩，清新之構圖。此種東洋風俗品，最初給西洋畫以革命的暗示。第二，其後十年，即一八六七年，巴黎博覽會中，陳列日本版畫甚多。日本版畫者，猶中國之繡像木刻圖也。此種輕快陸離之表現，與昔苦澁沈重之西洋畫相並列，比較之下，清濁迥異，巧拙判然。遂使法國藝術家競捨故技，刻意摹倣。此為西洋畫革命之策動。第三，其後三年，即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起，法國藝術家避難於荷蘭。荷蘭與東洋交通甚早，其博物館中藏有日本畫甚多。流離中之藝術家，皆消磨其日月於博物館中。彼等在此東洋畫之新天地中，觀摩欣賞，終於悟得表現之技法，遂在油畫布上，試作龍蛇飛動之線條，單純明快之配色，以及清新雋逸之構圖。初曰「印象派」，更進而為「後期印象派」，再進而為「野獸派」。千餘年來囚於客觀摹倣之西洋畫，至此遂大解放，而為陶寫胸懷，發揮主觀之自由藝術矣。故近世西洋畫，可謂「東洋畫化」。此非吾之臆說。現代歐洲有名之藝術批評家謨推爾在其名著「十九世紀法國繪畫史」中詳明言之。

既知近世界西洋畫摹倣日本畫矣。則日本畫又如何？請續述之。日本畫者，中國畫之一小支流也。彼邦文化，盡從中國舶來，盡是中國模倣。藝術更是亦步亦趨。試考中日兩國畫史：我國六朝魏晉盛行佛像畫，被日本學去，其推古天皇時代亦盛行

佛像畫。我國唐代盛行山水畫，王維倡南宗，李思訓倡北宗，海內畫家聞風景從。日本亦來模倣。其飛鳥時代，奈良時代，藤源時代之畫，即為唐與五代畫風之餘映，我國宋代以畫取士，盛行「院體畫」。日本鎌倉時代足利時代亦從而模倣之。我國明清畫藝人材輩出，流派灼彰。日本一一模倣，如影隨形。凡馬遠，夏珪，米氏父子，趙松雪，倪雲林，唐寅，董其昌，以及至江左四王，直被日本人視為己國之畫祖而崇拜之，研究之，模倣之。故日本自己實無畫，所有乃中國畫之一小支流，此亦非吾之臆說，乃日本人自己招供。日本近代最老的大畫家中村不析氏在其所著「中國繪畫史」之序文中劈頭說：「中國畫乃日本畫之父母」。日本近代最大藝術評家伊勢長一郎亦在其著作聲稱：「中國畫加上地方色，即成日本畫」

西洋學日本，日本學中國。如此看來，中國文化始終優越。中國藝術在近世豈止為先生而已，實為歐洲各國之太先生，所以稱說：五十年來全世界各國都派大批留學生來中國學習藝術。不過所派來的不是其身體，而是其靈魂，所以中國人不易看見。倒反而實際地派許多留學生到巴黎去學習藝術。學了回來，就請他們辦藝術學校，還說這是外國來的藝術！其實這是出嫁女兒回娘家。又好比富人裝作乞丐，向街上窮人討飯，回來分給家裏人吃，還說這些飯是外來的。

爲欲闡明此比喻，請更舉一例：最近吾在此大學所任講之「藝術教育」，據說是近世德國人首先提倡的。故德國被稱爲藝術教育之先驅者。但試考其提倡之經過，則足令人發笑。千八百九十年，即距今四十九年以前，德國藝術教育之始祖，李希德華克有一天看見柏林市上之賣花人，不復將花用鉄絲扎成幾何形體之花束，（德國人死守理智，向來瓶花都作幾何形體）而就賣自然狀態之野花，不勝驚喜。認爲此是德國藝術教育成功之現象。曾在報誌上大吹特吹：「德國民衆已能了解自然的美趣！一千八百九十年是新趣味開始之年！是藝術教育大功告成的紀念年！」賴此成功，「藝術教育」這名詞就流傳於全世界，而引起各國教育界之注意。

此言對中國人說，直是小巫見大巫，魯班面前掉大斧！中國雖無藝術教育之名而富有藝術教育之實。「禮儀三千，威儀三百」，藝術教育之表現也。「溫柔敦厚」藝術教育之主旨也。至於自然欣賞，僅爲文化人之餘事；瓶花之插法，乃自然欣賞中瑣屑之一端，真不過餘事中之餘事耳，何足道哉！故我之講義，不從德國，而自定教材。吾儕皆富人，何必裝作乞丐，向貧人討飯吃？

藝術如此，則其他文化之優越可想而知。所恨我國物質文明不及外國。斗筲之人，眩目於外國科學與機械之「萬能」，渾忘自己精神文明之偉大，遂有盲從西洋，舍己

耘人，用夷變夏之傾向。實則物質文明必須隨從於精神文明而發展，方能爲人類造福，倘使脫離精神文明而單獨發展，必爲人類禍害。今日兩半球上法西斯暴徒之窮兇極惡，卽是一證。我國原有至高無上之精神文明。今後只須保住勿失，同時努力提高物質文明，使不落人後，則不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直可拯救全人類於水火之中，爲全人類造福，而實現世界大同之理想。日本這敵人是不可怕的。此民族只會模倣，只有小聰明。貧小者必失大，乃顛撲不破之生活原則。吾有一段親身經歷，可以說明日本民族之性格：十七八年前，吾在東京研究美術時，欲參觀一玩具工廠，被廠主人所拒絕，某日本友人忠告我曰：「君不識日本人性格，宜其碰此釘子。足勸君買三五元餅餌，明日持此禮物再去請求，必能達到目的」。吾姑從之，果得廠主人快諾，引導參觀，備極周到。次日吾向日本友人道謝。彼續賜指教曰：「更有一點不可不知：禮物奉呈後，務須立刻開口請托，方有效驗。若隔一宵，卽無效矣。」吾感佩此日本友人，至今不已。

如此小氣之民族，正如一羣傻孩子，安能在世間成大事業？故日本必敗無疑。彼等用此短小之眼光模倣我國文化，故千年來所得僅是皮毛。西洋藝術又從而模倣日本，恐所得不過皮毛上之灰塵而已！

故中國文化，始終非常優越。諸君是中國最高學府之學生，不久的將來的中國的嚮導者。發揚文化之責，端在諸君肩上。務請努力保住中國靈魂，以提倡物質文明及發揚固有之精神文明爲己任。這才不愧爲一個堂堂的中國大學生。吾與全體同學今日尙是初見。古人有「臨別贈言」之事。則初見亦可贈言。此話卽作爲吾對諸君之一「初見贈言」可也。」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今上午結束藝術教育課。選讀樂記三節。並爲結論曰：「半年來授課共十六講。要之，不外三語：

「藝術心」——廣大同情心（萬物一體）

「藝術」——心爲主，技爲從（善巧兼備）

「藝術教育」——藝術精神的應用（溫柔敦厚）（文質彬彬）

今日以樂記結束者，亦是表明此要旨之意。」下課後學生有以「如何考法相問者，答曰「出題作一論文，如作文然。不必與講義有關。」歸途於辦事處取得考試課程表，見吾所任二科，排在七月一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十時，二科同時攷試。明日尙有藝術欣賞一

小時，過後即爲悠長之暑假矣。

前托刻字人刻十字箋版，另托人印刷裝訂。今日取來，共十二冊，星賢兄分買四冊，吾自得八冊。每冊五十頁，印工裝工連紙，需價九毫子，即法幣四角五分，比杭州約貴二倍。外加木版工料法幣二元。然冊子形式甚精美，紙亦厚實而光潔，使人手癢。因立「讀書雜記」，將近來所見好文句，精細錄存，甚富興味，預料此事不致有頭無尾也。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下午到文廟上課，此是本學期藝術欣賞最後一課。結束講義外，又以米葉作品數枚相示，而指示其鑑賞之法。因此課名曰藝術欣賞，而半年來所講皆理論。今日以實際鑑賞結束，猶之作文，結束歸根於本題也。然吾授課半年，迄未知道學生之藝術素養如何。因起初旁聽者衆，不便一一探詢個性。後來旁聽者少，而選科者皆靜聽而不發問，一由吾信口講演。暑假將近，吾亦不復探撥聽者意見。故吾在浙大，實非授課，全是講演。今此長斯講演已告結束。三時半離文廟，心情異常輕鬆。行經城區，在西門內買金橋酒一瓶而歸。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暑假開始矣。才過一早晨，即覺生活冗長散漫，反不如上課時之有節。此心理恐不獨我有，乃人類的弱點。貧者苦不足，富者又苦受累。獨身者苦孤單，有家室又苦担負。無子者苦寂寥，有子則又苦作牛馬。如平民苦貧賤，做官又苦奔走。不學苦愚陋，學成又苦勞神，而反羨村夫豎子之無知。莎士比亞言「人是瞻前顧後之動物」，吾謂「人是到處尋苦之動物」。吾欲自拔於此惡習，則暑假不必視為樂事。暑假非樂事，則上課亦非苦事。苟能推度此心，則吾之辭典中可無「苦」字。

上午坐竹林下讀禮記。汪靜之君來坐談。前日吾畫宜山小景，郵寄汪一幅，今日彼來稱謝，吾甚慚。因自同客宜山以來，彼常來訪，而吾迄未回謁，因其家居小村中，路途甚難找也。然「禮尚往來」。今來而不往，非禮也。日內必當赴訪。

星賢兄今日課畢，返家時過吾寓，手持金橘酒一瓶，約吾晚間赴燕山共飲。小坐即去。晚六時吾赴燕山，相與共飲於茆屋後草地上。餚饌甚豐，復以周明生信作酒。周明生信上勸賢兄學酒並學菸，盛稱微醉微曛之法悅境。是誠賄酒之好菜，但既曰微醉，則不可浮大白也。黃昏持電筒歸。途中樹林下有男女二人高聲唱歌，其聲淫溺。鄭衛之音

，大約類此。

(全一冊) 教 師 日 記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渝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滬三版

著 者 ː 豐 子 愷

發 行 人 ː 章 桂

總發行所 ː 萬光書局

重慶蜈蚣嶺七號

分發行所 ː 萬光書局

上海福州路東華里六號
廣州漢民北路一三八號
桂林民權路四號

總經售處 ː 教育書店

上海福州路東華里六號

• 有著作權 • 翻印必究 •

每冊基本定價四元八角

(根據本漲落若加千倍發售)